

語寄窗書

二集

朱昌雲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語 寄 窗 書

二 集

朱 昌 雲 著



巨輝
冬
之
指
正

昌雲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2014/10/4
昌雲
自保

目 錄

| | |
|----------------|----|
| 不怕慢，祇怕站····· | 一 |
| 雲萍影合太匆匆····· | 八 |
| 檳城二日記····· | 一三 |
| 世外衣冠存大朴····· | 一九 |
| 湖光山色總詩情····· | 二五 |
|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 三〇 |
| 說人生境界····· | 三六 |
| 最愛定庵哀艷句····· | 四一 |
| 應繼續深造····· | 四七 |
| 又得浮生半日閒····· | 五三 |
| 合艾去來····· | 五九 |
| 書到用時方很少····· | 六五 |
| 衛塞節的一天····· | 七一 |

| | |
|---------------|-----|
| 博學必從勤苦得····· | 七六 |
| 財若儻來難久享····· | 八二 |
| 荒唐自古多遺恨····· | 八九 |
| 切莫失信和欺騙····· | 九五 |
| 散談學詩詞····· | 一〇二 |
| ○不忍娥眉有怨詞····· | 一〇八 |
| 試將心志祛艱難····· | 一一三 |
| 孤吟自媚空階夜····· | 一一九 |
| 吉隆坡紀行····· | 一二五 |
| 十賭九輸····· | 一三二 |
| 十年舊事翻疑夢····· | 一三八 |
| 莫妄論人非····· | 一四四 |
| 談讀書與從商····· | 一四九 |
| 不妨寂寞住天涯····· | 一五五 |
| 境當逆處要從容····· | 一六一 |
| 勤能補拙····· | 一六七 |

不怕慢，祇怕站

××：

據某兄來信說，你近來正在物色良師，要研讀英文，把英文澈底貫通。老實說，你的這種做法，實在高明。

我常覺得，一個真正研究學問的人，是絕不能祇對某種學問一知半解，必須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和雄心；否則，老是在一種狐疑和似通非通的學問中過日子，說來這真是人生的一件最可憐的事。

老實說，作為一個現代的讀書人，如果祇懂得其本族的文字，這不但諸多不便，並且無論在任何角度來講，都比那些多懂一國文字的人遜一籌。尤其是英文，那更是必須貫通的一種文字。如能兼途並進，再貫通本國的馬來文，當然更合理想。

英文雖然比不上中國文字的具有獨創性，因為英文有許多都是由希臘，拉丁，法文等脫胎而成。但是發展至於現代，它早已是一種世界上最通行和非常完整的文字了。何況英國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之多，以及著作的豐富，比之中國亦不太遜色呢！所以，英國文學實在就是世界文壇上最重要的主角，若果我們不懂得這位重要主角的文

字，這樣，我們的學問是不是要大打折扣？譬如說，你想研究莎士比亞的作品，但是你看不懂它的原文，那末，你該怎麼辦呢？結果，你祇好藉中譯本來解決你的閱讀難題了。不過這畢竟比不上直窺其原文更爲暢快和透澈。因爲裏面有許多高妙的哲理以及耐人尋味的詩的最高想像（指莎氏的十四行詩(Sonnet)），這祇有懂得原文的人才能深一層的體會出來。除此，又何況在英國的文壇上，還不知有多少名著至今尚未被譯出呢。如我們懂得英文，我們可以隨時買來或到圖書館裏爲所欲爲的盡量欣賞了，人生之樂，還有什麼比此更樂？

但是某兄又說，你的英文老師至今還沒有找到，在未找到之前，你簡直一點也沒有自己作些自修的工作，以致白白的浪費了那大好的時光，說來實在可惜。

爲了想激勵你馬上開始在英文上用功，我只好將我以前學英文的經過，簡略的告訴你。本來，普通來講，個人的隱私是不大高興洩漏給別人知道的，但我的想法卻正與此相反，我認爲祇要對朋有點獻益，這又何妨表白給人家知道呢？這何況又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壞事。

我在唸初一的那年起，因爲教我們英文的先生正是我的由港大歸來的堂叔（港大肄業二年），所以課餘之暇，我老是不厭其煩的差不多每晚都拿了一本節略本(Abridgement)

的英文小說到他家裏去請益，同時我還開始用那簡單的英文作日記請他爲我修改。就這樣，讀完了一本又一本的繼續下去，以是到了初三畢業考試的那年，我平日所下的苦工見效了，我的英文分數是全班最高的呢。

可惜由高一開始，我的那位堂叔就往別埠去任政府某部門的傳譯員了。雖然此後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有機會每天向他請益，但是我在初中時已經打下了不錯的基礎，普通的流行小說，靠了字典的幫忙，我差不多可以了解到七十多巴仙，那些實在會意不到的，我便毫不放鬆的用紅筆畫出，等到星期六的下午，我便騎了單車，老遠的跑去住在三里多外的一位表姐處全部請她講解，因爲她那時任職的學校離開本地有三十多英里，祇能每星期返家一次。雖然這位表姐沒有我堂叔那樣的「大資格」，但她的劍橋攷試文憑也是A等的，加以她的中文相當好，所以在分句釋義上對我的啓示非常深入。

時間就這樣緊張地過了一年，到了高二時，我祇好遵從父親的意思，離開家庭，轉學於K埠，住宿在學校裏。不知是否我的八字生得好，還是上帝有意安排我要懂英文，不知怎的，那位教我們英文的也是住宿在學校裏的某先生，他卻格外對我好感，不但毫無不耐煩地替我解答許多英文上的問題，甚且還不斷的鼓勵我每天要看英文報紙，最低限度必須將那篇社論看完，假如遇到不懂的，他則負全責爲我解決。老實說，像這位真正

爲教育而教育的老師，真是遐邇少見呢。在他的薰陶之下，我除了學校的課本和英文小說之外，閱讀英文報紙就漸漸的成了我每日不能缺少的習慣了。二年過去了，我的英文程度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此後幫助父親管理某處商務的數年期間裏（有一個短時期在某中學兼文史課），我一面要在晚上往「詩社」去研讀中國國學，一面又要到某下午班的英文學校報到，精力的消耗，實在有點吃不消，不過見到自己學問的不斷上升，那愉快的內心早就足以補償了一切。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的屬於英文論文方面的書是林語堂先生的「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t of Living)。因爲此書是論文性質，而裏面又徵引了不少中國的古文原句，所以讀起來頗爲困難，不得不在旁邊再放一本中譯本來參照，我用中譯並不是先看了中文才看英文的無頭無腦的對照，而是先把英文的一節讀完，再自己的腦子先再三思索的含義而實在有懷疑時，才來對照中文本。因爲我認爲唯有經過自己的腦子先再三思索之後，才去看中文本，無形中早就在腦中加深了一層印象，等到發覺中譯本所譯的和我所思索的有出入時，那末，我馬上可以知道我的不對處是在什麼地方了。這樣，假以時日，浸淫成習，你不難對於英文文法運用的奧妙處，豁然貫通。想自修英文的人，用此

方法，絕不會誤入歧途。在此我得特別聲明一句，市上流行的所謂「英文一月通」之類的書，並不是正常的學習英文的好對象，幸勿爲所誤。現在拉回本題，當我讀完了「生活的藝術」之後，接着我又讀他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讀這本書時，我的困難很明顯地比讀「生活的藝術」時已經減少了大半，以後再讀他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我簡直一點也不須翻對中文本，並且能讀得很快了。

論文方面的英文書，除了上述的之外，我記得那時我還讀過愛倫坡的議論文集，愛默生的「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喀米爾(Thomas Carlyle)的議論文集等，至於小說方面我讀得更多，其中有好多還是頂頂有名的世界小說名著。

我又記得，大學第一年開始上課的時候，我們用的「世界通史」(World History)是英文本，不知是否那些由大陸來港的同學的英文程度太差，還是他們在中學時對英文不加注意，所以他們一直都在那邊叫苦連天，並要求那位教授改用國語(普通話)講解，但學校當局爲了要提高英文水準，無論如何也不肯改變既定的方針。不得已，他們只好到書局去買或設法去借中譯本來參攷了。而我卻免掉這種麻煩和省卻多一筆的開銷，一點也不覺得困難的聽課着，真是不亦樂乎！這種便利，老實說，都是以前用功所得的

結果。你瞧，用功和不用功，其差別實在相差太遠了，我們怎能不孜孜努力呢？

第二年同學們又碰到一個大難題了，這就是那位教經濟學的博士指出亞丹斯密（Adam Smith）的英文本「國富論」譯「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爲此課的重要參考書，還聲言攷試的時候要在裏面出題；因爲此書的中譯本價錢頗高（二十多元港幣），並不是每人都能買得起，結果那些買不起的同學，有些祇好集幾個人公司買一本，而有些則跑到圖書館去參閱了。老實說，經濟學這門學科，就是看中文本亦不容易無師自通，何況是英文本呢。雖然在這英文本裏有許多經濟學上的固有名詞使我傷透腦筋，但大致上我還是比一般同學強得多。除此，陳伯莊先生（據說前三年已在香港病逝）的英文名著選讀和作文，一般同學還是有點「談虎色變」，而在我看來卻不算是一回事了。由此亦足見用功的好處。

自從離開了大學之門，我一直還是不斷地中英並進的閱讀着，所以，到了今日，英文再也不是我的一種生疏的文字了。你瞧，此中的經過，實在是吃盡不少苦頭的，如果我當年也像你那樣連字典也懶得去查，不消說，就是到了現在，我充其量亦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不恭之處，望你多多鑒諒，因爲事實就是如此呀，我何必昧着良知一味恭維呢！

荀子在「天論篇」裏說：「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這雖是警告農人唯有順着四時來勞力耕作才有收穫，是絕不能坐待天賜的話，然而，在求學上亦何嘗不是如此？

俗語說得好：「不怕慢，祇怕站」，從此開步走吧！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



雲萍影合太匆匆

××：

如落拓江湖的倦客，如滿懷失戀創傷的多情書生，今日黃昏，我又孤寂地徘徊於近打河畔上，在這種祇有清風浮雲作伴，戒鐘暮鼓相與的清幽景物裏，不能自禁地我又掀起一縷縷感觸的思懷了。屠狗功名非吾願，雕龍文卷復無成，雲天嵐樹，能否體會得到我的鬱鬱內心？而我們萍踪偶遇成了知己，誰知很快的卻又被無情溝水冲散，鬱鬱加上離緒，真是情何以堪？恐怕晏殊的「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都不能表盡我此際的況味呢！

你畢竟是走了，不僅是你個人帶着滿懷惆悵而走，就是我這個走不動之人，也因爲你的走而愁眉不展呢，然而我又想，自古以來，天下雖難有不散的歡筵，但亦沒有永遠的離別，誰說我們再也沒有重聚的一天？離別的期間裏，更深夜靜，我們在那往日的歡樂隙縫中去尋思迴味，不也是作詩的好題材嗎？我有點寬解了。

我和你雖是只有半載的新交，但由於彼此興趣十分相投，以誠相待，所以了解之深，十年老友也不過如此。我對你的印象，除了你的坦白見性最得我心之外，尤以你那

中西學問兼通，娓娓健談的恂恂儒者風度，更令我無限欣賞。老實說，天下滔滔，想在這勢利的世間找一位誠以待人，且有相當的學問造詣的人做朋友，那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快就成了無所不談的知交，就是由此而成的。

原來你是福建省人，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父親是K埠的一位很有地位的茶商，又有無數的茶園，經濟環境屬於中上，你在K埠高中畢業後，即以瑤華公子的翩翩英姿，負笈中國××大學文學院深造，誰知剛滿三年，即逢中國戰亂，迫不得已，你祇好遵從父親的命旨，買棹返歸故鄉，此後你就一直在父親的茶行裏做起生意來，成了你父親的一位重要助手。

就在前幾年，你父親替你物色了一位老朋友的千金，強迫你結婚。因你對於那位從未交談過的女子，一點也不了解，不消說，你當然是不願意閉着眼睛將終身大事給人安排的了。你內心雖是非常不滿意這種盲目的婚姻，不過你卻是一位十分有修養的人，並不像時下的一些自以為新得了不得的青年那樣，一點不對，就怒髮衝冠，聲色俱厲的向父親提出嚴重的抗議。因為你知道，有那一個父母親不是愛護兒女的呢？而你更明白，關於婚姻一事，父親的選擇，也是很夠眼光的；祇是老人家對於婚姻的看法，有時未免全以自己的觀感為定，在他老人家的眼裏看來沒有問題，但未必是適合於結婚的年

青人的。於是，你誠懇地婉辭向父親解釋；誰知你一直如此卑辭的陳情了兩個星期，但結果呢，你父親不但一點也不轉變初衷，反而惱羞成怒，嚴重地打出最後的一張皇牌，即如不答應，從此就滾出家門，脫離父子關係。

於此，你知道事已不可為，只好淚別雙親，走出家門，跑進那黑攘的社會，靠自力更生。老實說，你離家時的那種君子風度，以及你的敢於面對無情現實的奮鬥精神，實在值得那些氣冲斗牛把父母親當做是老頑固，非將之打倒不可的人，以及那些驕生慣養，毫無勇氣面對社會現實的公子哥兒，引為學習的楷模呢！

離開家庭寄居於一位老同學的家裏一月左右，即承蒙你以前中學時的某位老師的介紹，往北吡叻的某一個小地方當高小教員了。數年來，你一直在教育圈內輾轉遷移，吃盡不少的苦頭，而今年你又遷移來到了怡保；我和我的認識，就是半年前的某個星期六晚上，在青年畫家L君處開始的。

由於大家都是喜歡研究學問的人，又由於你在茶園中生長，對於煮茶一道，有豐富的經驗，於是，我的書齋中，從此增多了一位文雅的朋友了。你不但喜歡喝茶，對於煮茶也有豐富的經驗，就是購買真貨的門路也十分熟悉，如此地難得到的香片，以及如假包換的來自中國福建的龍井，

幾位喜歡研究學問的朋友，卻老是在我的書齋裏聚合，一面向你學習煮茶，一面卻又模仿以前的文人雅士那樣清茶細賞，縱論天下古今。老實說，像我們的這種無限樂趣的情懷，又豈是那些整天庸庸碌碌，爲蝸角虛名者所能領略得到呢？

關於飲茶這一道，說真的，雖然我也曾讀過陸羽的「茶經」以及許次紆的「茶疏」之類的書，而在香港唸書的那些歲月裏，也附庸風雅地跟着一班北方同學上北方人開的館子，或跟一班廣東同學上廣東人的茶樓品茶吃點心，但無論如何，總是不能對茶有進一步的體會，這可能是沒有親自下手煮茶有很大的關係吧？然而，自從我們認識以後，每個星期日在我的書齋煮茶的日子以來，我不但對於品茶品上了癮，能分辨得出那一種茶是什麼顏色，是什麼味兒，並且於煮茶這一道，似乎也有點內行了。而從此，我才真正知道了什麼初巡的茶像是十三歲的少女，再巡的茶是十六歲的少女，三巡的茶是婦人，以及「賓朋雜沓，止堪交鐘觥籌，乍會泛交，僅須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辯，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吸水點湯，量客多少，爲役之煩簡。」（見「茶疏」）這一套茶論。尤其是我們的怡悅氣氛，實在大有「吾齋之中，不尚虛禮。凡入此齋，均爲知己。隨分款留，忘形笑語。不言是非，不侈榮利。……清茶好酒，以適幽趣。」的韻味呢！

如今，你爲了轉任某洋行的高級職員，祇好棄教再從商，整裝南行了。俗語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你的離開，雖使我們若有所失，但看到你由赤手奮關中而獲得這個難得的職位，我的惆悵離懷，也漸漸平復了不少，願你好自爲之，更願令尊早日回心轉意，重聚家庭團聚的樂趣。因爲「秋晚尊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的有家歸不得的情味，到底是不太好受的呀。

我的近況，你是知道的，除了讀書和寫些不倫不類的東西，以及吃飯跑河堤學那滯酒愁腸的傷感詩人找尋那無聊的詩的靈感之外，一切依然故我，別無進展；而羅帳昏燈，今晚又是失意書生的輾轉難眠之夜了。

來信說，你現在租宿的地方，正與碧海濤聲爲鄰，風景壯麗之極，但有否妙解人意的溫柔洛妃靜聽你傾訴幽情呢？因爲這是人生最寶貴的才子佳人的韻事啊！一笑。

此問近好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於怡保

檳城二日記

XX:

學校早已放假，近來作何消遣？我想：星嘉坡的嘉東海濱，從此又要印下你的許多履痕了。假期裏，要來怡保作舊地重遊嗎？前幾天我們幾位老友心血來潮，往檳城去住了二天一夜，時間雖然很短，但卻實在賞心樂事之極。記得郁達夫先生曾寫過一篇「檳城三宿記」（見溫梓川先生編的「郁達夫南遊記」），而我現在也來一篇「檳城二日記」，當然未免被人誤會附庸風雅；但實際上，我是決不敢高攀郁達夫先生的生花妙筆的，我只是想忠實地將這兩天來的生活片斷寫下來，作為一個日記來紀念此行吧了，不消說，這更不是什麼精彩的遊記了。那麼，你就聊且當作是我的近況報告吧。

檳城山水，誰也知道，是全馬來亞之冠。這個美麗的東方花園（按郁達夫稱爲花縣），我自從懂得旅行的時候起，真不知遊過多少次了，但我總是百遊不厭呢！記得自從一九五六年的那一次遊檳之後，那時你也在內，曾幾何時，和檳城相睽又將近四年了，而這一次重遊，雖不致有一樣風景兩樣心情的大感慨，不過往日的那種青年豪氣卻的確消盡了大半呢，於此足見，歲月對一個人心境的影響是相當重大的。以下就是我的

「檳城二日記」的本末：

十二月十二日，此行我們共有四人，因陳C兄要帶他的夫人和孩子往檳城岳家渡假，所以早二日先去，以是我們去的時候，車上祇有三人，即車主伍YK兄，余ST兄及我。早上六時許，伍兄先來載我，接着即往新和園載余兄，然後再往市內的珠江酒樓喝早茶，解決了肚子，我們便正式出發了。一直到了瓜拉江沙，我們才停車喝茶休息，過了北海抵達檳城時約十一時左右。在北京酒店租定房間後，我即電告老陳，因老陳不熟路，祇好由老伍把他載來酒店。沖洗完畢，我們即遵從老余的提議，往某街去吃印度人的咖哩飯，那芬香可口的咖哩，真使我們吃得津津有味，胃口大開。之後我往附近打電話到報館告知溫先生我們已「駕到」，因此時溫先生正在編輯部忙着工作，不克抽身出來，祇好約定五時左右到酒店找我們。

那時正是中午時分，豔陽似火，熱得要命，我提議不如到丹絨武雅去吹吹海風，聽聽海濤，結果，大家一致同意。到了新賓大酒店，便揀了一張靠近海濱的桌子坐下，三瓶汽水，一包香烟，我們沉醉於那風帆點點海濤浪花之中了，今天雖不是星期日，但卻不是學校假期，游泳的男女「健將」，還是非常熱鬧。尤其是那身材健美的水邊麗人，更平添了檳江的豔麗。我們四人，可能都是上了中年，頗得動彈之人，因此雖已及了

水的興趣，只想靜靜的坐着觀望。我們一直在水天一色的詩情畫境裏坐了二小時才依依不捨的離開。接着即驅車往蛇廟和新開闢的峇都茅；峇都茅背山面海，規模宏大，風景壯麗之至，將來全部工程完成之後，一定是檳島的另一個大名勝了，據說此地的某塊大石上，還印着三保太監鄭和的大脚印遺跡呢！歸途中我們還順便跑進「新花園」觀遊，那雙雙對對的情侶，真使我們的王老五伍兄觸景生情，感慨萬千，五時左右，我們才回到酒店。

不久，溫先生即駕到了，數月不見溫先生，加以他最近又病了數天，看來似乎消瘦了一點，不過那恂恂儒者的文雅風度卻更形瀟灑。因老余也是老暨南，話匣一開，自然侃侃而談，不知日薄西山矣；老同學相逢話當年，老實說，這實在是人生的一大樂事。也許是我讀過溫先生的「文人的另一面」的那部大作之故吧，所以他們所談的當年上海舊聞和暨南情形以及各教授，同學們的軼事，我特別有印象，特別有興趣，就是老陳和老伍也聽得津津有味，一致承認增益不少。「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一句話，實非虛語。飯後溫先生作東，使他破費不少，真是過意不去。

用畢晚飯，我們即坐溫先生 Tiara 牌的橙紅色汽車，到海濱夜總會去欣賞音樂，一邊眺望那浪濤沙沙黑黝黝的海洋，一邊欣賞那美麗歌星的甜蜜的歌聲，再一邊傾聽溫先

生和余兄談上海舊事，三管齊下，還有什麼比這更多彩多姿？一直到夜總會職員收拾桌椅，準備打烊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時間已不早，應該歸去了呢。此晚因天氣太熱，我們都睡得不甚好。

十二月十三日，七時起身到街上作 Morning Walk（其實是吊兒郎當）；八點驅車往亞雅依淡吃早餐，順便買了一些檳城名產豆蔻和豆蔻油；九時回到酒店恭候溫先生，因溫先生昨晚說今早九時左右要來。未幾，溫先生駕到，談了一會即載我們去吃鷄粥，又使他破費，真是慚愧。聽溫先生和老余說，檳城極樂寺的詩籤很是靈驗，當年郁達夫就是好例，老余極力慫恿我必須去求一籤，他見我無意於此，便「威嚇」地說：「求籤是文人雅士的韻事，如果你沒有此好，你只能算是半個雅士。」老實說，我並不是不想做雅士，而是惟恐萬一所求的是劣籤時，會老是耿耿於懷也；結果，我爲了不想做半個雅士，祇好「頂硬上」的去了。平心而論，燒香點燭這一套手續，我是一點兒也搞不清的，我更覺得，在那廣庭大衆之中，尤其是在姑娘們的注視之下來這一套，實在很難爲情，多謝老余窺悉我的心意，自告奮勇的幫我的忙，替我解決了這個難題。老余對於燒香點燭這一套玩藝，真是熟悉之至，不知從何學來？這難怪他要說我祇是半個雅士了。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祇好硬着頭皮拿起籤筒，跪在神像下的墊上搖籤了，結果搖出的

是第十九籤，是「伍子胥過昭關」，此籤雖然不盡如人意，但還不致於太劣，我的心情消釋了不少。老伍求的籤最好，是上籤，問的是何時得佳人，大概不久他就要請我們喝喜酒了。

極樂寺之遊，蒙溫先生的指示，我欣賞到許多以前從未注意到的名人筆蹟，如康有為的「勿忘故國」，光緒帝的「大雄寶殿」等等都是，真是獲益匪鮮。

遊了極樂寺，「籤也求了」，溫先生便載我們到他的府上去，溫先生的家離開市區約三英里，環境清幽之至，真是一個讀書著作的好地方，料不久溫先生又要有新著問世了。溫先生的藏書實在豐富，尤其是那些難買的珍版書和絕版書，更使我羨愛不置。因我在他的大著「文人的另一面」裏，曾拜讀過當年在上海開「金屋書店」的名作家邵洵美先生其人其事，早就心儀其人，此時又蒙溫先生給我看邵先生當年的照片，那英俊瀟灑的風度，真使我愛不釋手。大概是溫先生見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吧，於是慷慨地割愛送給我，同時還送一本難購買的印得很古雅的「小滄桑齋詩草」，和一張影印下來的郁達夫的筆跡卡片；卡片上是郁先生甲戌夏在青島寫的一首「青島雜事詩之一」，詩云：「萬斛濤頭一島清，正因死士義田橫。而今劉豫稱齊帝，唱破家山飾太平。」這一次到溫先生府上，不但大開眼界，還滿載而歸呢。

回到酒店，溫先生也上來在酒店的客廳裏和我們談了很久才告辭，因為他要回報館辦公了。溫先生去後，我們黯然久之，好在月底溫先生要來怡保過年，那時我們又可重逢了，以是離緒飛去了不少。沖過了涼，吃過了中飯已是三時，再回酒店收拾妥行裝，我們即此踏上歸途了，回到怡保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這就是我的「檳城二日記」，讀之，會不會索然無味？

近來寫了多少的詩？祈寄來欣賞，此問聖誕快樂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稿於怡保

世外衣冠存大朴

××：

晚飯以後，細雨霏霏，書齋寂寂；此情此景，我雖沒有「秋燈瑣憶」作者蔣坦的「秋來風雨滴瀝，枕上聞之，心與俱碎」的重大感慨，但多少也興起「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的淡淡哀愁呢！於是，我燃起一根香烟，獨倚窗前，靜眺後花園中一片迷濛的蕭瑟景色，觸景未免傷懷，傷懷未免連帶思遠，我們的前塵往事，不召自來的又隨着我的鬚鬚烟影飄然散開了。

南海之濱，有一個彈丸小島，在這數十萬人口的小島上，住着你那麽一位俊賞風流，翩然塵世的書生。

你是廣東省人，自從祖上移居香港，至今已歷三代；祖父創業，父親擴之，是香港的一位相當有地位的造革廠老板。不消說，你當然也是一個悠然自在的公子哥兒了。你雖生長於富裕之家，但你決不是一個畏書如畏虎的不學無術的庸俗公子，而是愛書愛詩如命的書生；祇因你耽於書卷，性癖詩詞，所以你一直以詩人自居，孤芳獨賞。

而我和你根本就天涯遠隔，全不相識的，就是在潛意識中，也從未泛起你的影子；

但誰又能預料，自從十年前我在暮靄沉沉中踏上這個小島之後，即萍踪偶遇，和你成了最篤密的知交，因為我們既同級又同系，興趣十分相契，以是數年以來，我們不外出則已，否則，沒有一次不形影相與。更蒙你以我為知交，因此我才能躬陪末座，享受了不少那珠舫聞歌，香車美人的旖旎情趣。雖然老是走馬歡場，藉倩影琴聲以遣興，但只因我們一向都抱着「我是瑤華公子，從未識，露花風絮。」的高貴姿態，結果，我們並不學作荒唐，在歌星舞女中留下什麼孽債。玩物而不喪志，老實說，這實在是值得自傲，那班庸庸碌碌，志在千金買笑之流，又豈能和我們相提並論呢？因為其時我們所懷抱着的正理想，卻是另一個創大業的壯志啦。

但是，自從離開了學校之門，離開了那天場下來也不當着是一回事的學問之宮，跑進了這個紛紛攘攘的現實社會，處處碰壁之後，不但往日的那種瀟灑情懷幾將散盡，就是讀書時期的萬丈雄心，即所謂幹大事也者，也變成了過午的太陽，一分一秒的往下消沉了。雖說是涉世漸深，見識比前老練，再也不會任意幻織不着邊際的幻想，輕舉妄動了，不過把那一顆純潔的童心，換來了這個俗世所寶貴的老成持重，老實說，這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我想，假若一直如此這般的下去，不用多久定會變成老奸巨猾了呢，耽思於此，我真惶惶然如臨寇兵。如欲挽救這個不可避免的劫數，除了恭聽孔孟老莊論

談，與淵明杜牧板橋爲友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蘇曼殊詞云：「年華風柳共飄蕭，酒醒天涯問六朝。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歲月匆匆，人生草草，我們怎能不更加珍重我們的白玉之姿呢？

而你這位濁世公子，才華自負的詩人，自從父親逝世以後，迫不得已，祇好收起那畫船載酒，梅邊聽笛的雅致吟情，從那天香國中，從那凌波仙子的羣隊裏，走進市聲喧擾的十字街頭，去秉承那子承父業的古訓了。不但如此，聽說三年前，你更別出心裁，用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在一處面對大海，靠近兵頭花園的美雅地區，開起一間上等餐館來；由於地方美雅，交通方便，又有瀛粵名廚師主持炊事，所以生意很是興隆，聽了不少的鈔票，你之所以會搞出這個玩藝兒，似乎不是志在牟利，那定是太受了當年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韻事影響所致了，是否？不過平心而論，其時司馬相如雖然是落拓不堪，而經濟上亦決不能望你項背，但在精神上，他實比你暢快得多，因爲他畢竟有一位溫柔美麗又多情的卓文君當爐呀！不知老兄也有此種豔福嗎？哈哈！有機會我一定乘風破浪，往你的餐館做數月食客，爾其當心，一笑。

商場與文人，自古以來，簡直就風馬牛不相及，詩人更不必說了；但你不僅祇子承父業，一點也沒有虧損，反而擴創新猷，鴻圖大展。別的不用說，光是你的那種能文能

武的能幹精神，就值得人欽佩。文人經商無術這一句話，証諸於你，實在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而你更替詩人掙回不少的光榮。

來信說，這七、八年來在商場上打滾，雖然頗有些成就，事事都相當亨通，但由於老是和一些商人與推銷員打交道，隨俗浮沉的結果，以前的那種濃厚的讀書興趣，以及吟風賦月的閑達情懷，差不多已不復存在了。故此，你決定於明年起，要在水明沙淨的淺水灣畔，弄一間幽雅的小別墅，將那無數的將被蠶魚蛙蝕的書籍搬進去，每天無論如何必抽出數小時，撇開那些多餘的應酬，平心靜氣的繼續讀書寫作。同時，你還決定明春往東南亞各地作數月旅行，實地觀察東南亞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欣賞嚮往已久的名山勝水，回到海濱別墅後，即按部就班的將此次旅行所得，先寫一、二部旅行見記，之後，再一步步的以這些地方的風土、人情、景物為背景，創出數部俱有地方色調的小說。

聽了你的這個計劃，真使我高興得要命，除了萬分讚同之外，我還希望你早日實行哩。於此亦可見，你到底並不為物所役，把金錢看做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富貴不忘讀書，做生意不忘著作，這非有高瞻的眼光和入污泥而不染的脫俗個性，誰能辦得到？這又豈是那些腰纏萬貫之後，就把書本束之高閣的讀書人之可比？張潮曾經在其「論閑與友」一文裏如是說：「能閑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閑。人莫樂於閑，非無所事

事之謂也。閑則能讀書，閑則能遊名勝，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酒，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這些話，實在是人生哲學的至理名言。張潮的這寥寥幾個字，真是寫盡人生的真諦，這比那些探討人生真諦，而著論洋洋數十萬言的人生哲學家，似乎更夠份量。你實是張潮的得意信徒。

記得陸放翁曾經寫過一首這樣的詩：「孤村寂寂潮生浦，小院昏昏雨送梅。蔬食一簞宜面稿，畏途九折自心灰，古人骨朽有書在，今雨泥多無客來。散髮陽狂非寄傲，世間萬事總悠悠。」尤其是「古人骨朽有書在」一句，更是深透人生的經驗之語。的確，人生數十寒暑，儘管你生前怎樣富有，怎樣養尊處優，吃用不盡，但過後不用多久，誰也不曉得了，欲留名於後世，唯有著書立說最有效力。老實說，陸放翁之所以至今依然為人廣知，為人深敬，決不是他是高官大人，留名千古，而是他的那部厚厚的心血結晶「陸放翁詩文集」呀！希望不久的將來，我的書架上不斷地有你題名惠贈的大著擺着。

也許是你太相信我的過份渲染所致吧，所以你一直都以為馬來亞的姑娘是既漂亮又賢慧的，老是念念不忘。當你來到之日，身為地主的我，當然要設法介紹數位給你認識和選擇，不過能否盡合你的心意，能否無爭無吵的做你的終身伴侶，那我可沒有把握負責到底了，特此聲明，以免後來見怪，哈哈！誠懇地盼望着你的光臨。

寫到這裏，一壺咖啡早已喝盡，一包香烟也只剩下四根，窗外雨聲依然未止，桌上的檯鐘已掛正二時，而我的精神也很疲乏了，深宵之談似乎是不可能了，就此爲止吧，啓程之日，即請函告。元好問詩云：「世外衣冠存大朴，」你可謂達此境界矣。此問
新年如意



一九六二年元月三日怡保

湖光山色總詩情

××：

也許是心情太鬱結了，也許是太多的現實俗務磨集在腦海裏不知何去何從所致吧，這幾天來，我的精神真是散漫和苦悶到了極點。爲了鬆懈一下那猶如無數蠹魚在作祟着的神經，昨晨，我像夢遊人似的，蹣跚地走向「的士」車站，坐上一輛開往太平的「的士」，默默地不知所措地讓汽車載我奔馳，等到那恍惚的思潮稍爲沉靜的時候，車已開進了江沙。再過不久，我便做了太平的貴賓。

下了車，在某熱鬧的咖啡店喝了咖啡和吃了炒飯之後，便去造訪我的那二位居住在太平服務於教育界的老友陳君和王君。他們見我無端端的一個人到來，都不勝驚奇的問長問短，到底來太平有何貴幹？爲什麼連信也不先寄一封來告知？此時我真是欲答無辭，只好唯唯否否的告訴他們，我是特地來找尋詩的靈感的，而他們也開心的不再追根問底的笑了。

於是他們就拉我到新開張不久的，建立於太平湖畔的「太平湖酒店」喝啤酒。老實說，喝酒這個詩人文士誰也喜愛的玩藝兒，我卻至今尙未學會，不過心情既然是那麼沉

鬱，喝它一兩瓶總是好的，結果，我當然是奉陪了。二小瓶下肚，精神和身體的反應馬上見了效，但那醉眼惺忪，恍惚迷離的樣子，倒是蠻有意思呢，幾天來的心湖陰影，似乎真個消散了不少。酒與詩人，真像結了不解之緣，如范仲淹的「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陶淵明的「試酌百情遠，重鶻忽忘天。」吳夢窗的「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李白的「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以及「借酒澆愁愁更愁」等都是。可能是我對於酒還是門外漢吧，所以我並不十分領略得到詩人們所吟咏的酒後風味。我祇覺得四周的環境都在旋動那樣。

一方面因為那坐落於太平湖畔的酒店對我太過引誘，另一方面卻想在夢中與那御風而至的凌波仙子傾訴幽懷，以是我決定在這兒住一晚。當我將這個意思告知那二位老友後，他們雖則不甚同意我化這額外的房錢，因為他們的家裏大可接客，但又不好違拗我的這種近於詩人情懷的雅意，結果，我的計劃得逞了。

付了酒資，我們便跟着侍僕到樓上選擇房子。我所選的那間正面對着整個的太平湖，凭欄舉目，青草綠樹，湖光雲影，盡收眼底，真是淺畫成圖，雅麗之至！我深深地呼吸了數口太平湖的清鮮空氣，即寬衣解帶，跑進浴室。沖了一個大涼後，先前的那種恍惚迷離的醉態，已減卻了一大半，未幾，精神也恢復了。

約四時許，老陳因有點家事待辦，老王也要回去陪太太去喝朋友的結婚喜酒，二人辭去。他們去後，我即燃上一根香烟，悠閒地躺在牀上徐噴烟雲。也許是昨晚不曾睡好，而今日又奔波一個下午之故吧，不多久，我的眼皮就隨着那根香烟的消盡，迷迷糊糊地瞌上了。在這種枕畔輕風，天黏芳草的境界裏午睡，照理夢中應有百花仙子曼舞給我賞心，或有如蘇小小那麼的既文雅又多情的女詩人和我酬唱才對，然而，一個鐘頭以來，即連一絲夢影也沒有顯現過呢，說來實在令我大不甘心。

午睡醒來，已經是牙簷銜照，鳥兒尋棲的時候了。我知道，玩水遊山最好的時分是在早晨，不然就是黃昏，以是趕快整衣，趁那二位老友未來的當兒，靜靜地在那落日黃昏的太平湖上，神思之所至，任其飄流。

到了湖上，那曉得有許多遊湖之人卻先我而至了，尤其是一雙雙的情侶，更是佔了大半數。那隨風飄擺的南國的芳菲柳樹，那偶然興起的蕩漾湖面，委實太像一個晚粧的少婦了，簡直使人魂飛天外！我此際的心情，此時的意趣，實在並不怎樣輸於龔定盦在其「湘月」詞中吟咏的「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的境界呢！老龔真不愧是天地間第一流的至情詩人，他的詩詞的自出機杼且不必說，光是他的那種懂得享受風景和憐香惜玉的風懷，就值得我們羨煞。他的詩詞集中的可圈可點的名句，真是舉不勝

舉，剛才所舉的，就是其中之一：原來他是個瑤華公子，家在西子湖附近，西子湖的綺麗風光，他可說是司空見慣。自從他離開故鄉往外邊折腰之後，乃感悟到在宦海浮沉太不值得，於是掛冠歸鄉；當他的身子重歸西子湖懷抱的時候，他得意地說：「是天上的風把我再吹回來拋在這千里旖旎的湖上的，這西子湖我雖是太熟悉了，但這番再看，它還是和以前那樣的清麗，深迷我心呢！」言外之意，乃是喟嘆爲那蝸角虛名實在太慢了，故鄉的湖光山色才是最可愛的呀（請讀他的「湘月」全闕）！太平湖雖不能與西子湖同日而語，不過那「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的韻味，此處還是有的。我想，假使太平湖有濶大的湖面以及有遊湖的畫舫的話，那就或可稍能符合老龔所吟咏的「兩般春夢，橈聲盪入雲水。」的仙境了。

我的那兩位朋友，大概是被太太拉住了脚吧，一直到八時多才來酒店找我。一鈎眉月，此時早已掛在天邊，樹影婆娑，清輝映水，如此景致，不消說，我們是決不肯躲進房間裏輕輕拋擲的了。步月芳草，臨湖賦詩，檀板金樽勾魂艷曲的奔放之夜，與此相比，真是太過庸俗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妙趣，老實說，非俱有些詩人雅士的心懷者，誰能深入領略？

記得呂碧城女士曾寫過一首這樣的詩：「拾翠無從拾墜歡，十年幾看六朝山？人間

何事堪回首，莫怪江流逝不還。」這是呂女士對景慨嘆那逝水的歡情！尤其是「拾翠無從拾墜歡」句，更深叩我心。的確，天地間的山水永遠是美麗的，但明年之遊，未必還有去年的歡樂啦。顧影蒼茫，客路辛酸，將來之事誰能逆料，我們實應珍惜那一瞥的風情與月華。

從湖上回至酒店已將近十二時，湖也遊了，人的精神也有點疲憊，但由於月色空濛，半夜湖景更好，於是我們又叫了幾瓶啤酒，在客廳裏淺斟閑談了約一小時左右才夠癡而散。西廂一角，孤枕獨眠，我滿懷高興的待盼着明眸皓齒，軟語溫馨的佳人早入香夢，與我作通宵之傾談！但結果呢？只有一覺到天明，半痕幻影都沒有。這也許是我缺乏那種雅韻的蘭因絮果所致吧？一笑。

翌日八時許，他們即來把我叫醒，用過早餐，再在晨光熹微中和美麗的太平湖作最後的話別，我便搭上一「的士」直奔怡保了。

如此作風，會不會過於疏狂？近況如何？希告。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五日於怡保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

自從你高中畢了業，再收獲英校九號班文憑之後，由於你在讀書時期，在學校中的成績優良，品行端莊，蒙校長的垂愛，才得推薦到S埠的一家企業公司做出納員。一出校門，即獲得這樣相當好的職位，在此人浮於事之中，你可說是一個幸運兒。每月百多元的薪金，雖是比不上不足，但比下卻好得多，何況你尚未結婚，飯食又是由東家負責，因此，家裏的一位母親和一個妹妹的費用，是頗足應付的了。祇因你父親逝世得早，又無半點遺業，只靠母親為人傭工，把你培養成人，而你今日實應知恩圖報，潔身自愛，勉力上進，做一個好男兒，使母親老懷寬慰，快樂地享受晚年才是。

初去的一年裏，你簡直是個無瑕可擊的孝子，每月除了必須零用的一些錢之外，其餘的都悉數匯回給母親，從沒有隨便地化掉一分冤枉錢。而每次你母親來我家，總是對你稱許，喜形眉梢呢，就是我這個做堂兄的聽了之後，也覺得有這麼的一位好堂弟，真是榮幸之事。

俗語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說：「物以類聚」的確，一個人是否人格

俗語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說：「物以類聚」的確，一個人是否人格

清高，行爲端正，這和他所處的環境和所接觸的人有密切的關係。與善人交，其德行無論如何不會變壞；與壞人交，老實說，其德行卻絕不會好。孟母所以要三遷，聖賢之所以叫人擇地而居，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據你的同事某兄前日來信說，你近二月來的行爲，簡直變得和以前判若兩人了。你不但學會了酗酒、跑歌台妓館，甚且連賭博這個使人喪家破產的魔鬼也與之結了緣，浸淫成癖，眼看著你愈來愈泥足深陷了。祇因你老是在牌桌上作通宵達旦的戰鬪，精神大爲萎頓，工作錯誤常出，以致老板逐漸對你發生了惡感，又據某兄說，你之所以會弄到如此的大轉變，全是受了公司裏的一位同事和隔鄰的二位花天酒地的人慫恿的後果。

讀了某兄的那封報告信後，當日晚上，我便跑去舊街場你母親處探詢消息，看看是否屬實。但我尚未啓口，你母親便飲泣吞聲地向我訴說你這個多月來，不但連一分錢也沒有寄回，更且最近還寫信來要二百元呢？因她老人家近日來身體不舒服，所以沒有來將此事告訴我，現在我既然自來了，她便叫我設法替她調查一下，到底你在那邊搞些什麼鬼？爲了你好，爲了不願隱蔽你的罪惡，我只好將某兄所報告的全盤轉告了她；我的這個不留情的坦白，我想，如果你還有些人性的話，一定不會責怪我的吧？孔子說：

「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老實說，我是決不肯昧着良心給你袒護做一個小人的。而你母親知道了這個原委後，更是傷心到了極點，老淚潛潛而下呢！後來我用盡了氣力，才算把她老人家平靜下來，並且我還答應了她，我絕對負全責把你勸回正路而後止。

你生長於中國某山明水秀的鄉間，父親雖不是一個通儒，不過亦知書明禮，且頗有一些田產，生活上實比一班鄉民好得多。一直到十一歲時，你才跟父母親移居南洋，由於我們的那位槃槃大才，通經博古的遠房叔公失意於仕途，憤恨之餘，乃息影家園，日以蒔花育鳥，讀書注釋為務；又由於叔公家與你家相距最近，而你小時早就聰明伶俐得要命，老是跑到他的書齋裏翻書問字，因此，叔公對你十分寵愛，認為你實在是個可教之材。以是，就在你八歲的那年，他就抽出時間教你讀書了。三，四年來，雖然他所教你的四書五經，你不甚怎樣理解，不過有許多你卻能朗朗上口，一字不漏的背得出來。到了南洋後，由初中而高中，而小時所受的那些古典教育，也逐漸地隨着年華的消長，更能作深一層的體會了，怪不得你自從受了新教育和英文教育後，還口口聲聲的在讚歎古聖賢的訓示，實在是做人處世的至理名言呢！

熟讀經書，心儀前賢，你可謂早已獲得了做人處世的哲理精髓，照理你的行為，無

論如何是不能那麼容易的轉變的。誰知到了二十年後的今天，你竟也學作了荒唐；讀聖賢書，而所幹的卻是敗壞身家的事，你將何以自解？

孟子不是說過：「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話嗎？孟子的這些話，實在耐人深省：一個人之所以會被社會、朋友所唾棄；一個家庭之所以會敗壞；一個國家之所以會弄到一場糊塗，政事蠅蟻；這都是由於自己，家中的主人，國中的主政者本身所造成的後果。這也就是「尚書」太甲篇所說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了。你之所以會弄到今日的荒唐境地，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別人的引誘而來，但老實說，你自己本身也要負一半的責任；因為若果你能在修身上貫徹始終，瞭然於是非妍媸的話，我想，外人也決不容易引你上邪道的。

孟子又說：「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這就是人人所唾棄的自暴自棄的成語的來源。的確，一個甘於自暴自棄的人，是決不會有所作爲的；自暴自棄的人，簡直就是有好的住宅不去居住，有正當的康莊大道不跑而要去跑後巷小路，人生至此，真是太可悲了。難道你真

的顯作這一類自暴自棄的人嗎？

「論語」說：「過則勿憚改。」不過我卻認為，能早知過則容易改，若是落地生根太久了，那就很不容易澈底改正過來啦。荀子有一個譬喻說得非常好：「儻跽者，浮陽之魚也，祛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掛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見榮辱篇）即是說：「儻跽原是一種浮在水面上生活的魚，假如一不小心落在沙上，想再回去水中，那就大費周章了，人亦如此，若果老是不端莊之行，那麼，不逢危險則已，否則，那就噬臍莫及了。真的，初患過錯知改則易改，若知而不改一直這樣沉淪下去，等到泥足深陷，病入膏肓的時候，那要改也來不及了。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這都是勸人知失足便趕快悔改的「一誤不可再誤」的警語，望你趁失足未深之際，立刻大覺大悟，脫離魔障，不然，你的一切前途，委實是從此完旦了。

大概你還記得吧？以前在你家的對面，不是有一位建築承包商因耽於酒色賭博，而把歷年來所積蓄的錢全都花光，以致妻子帶了二個孩子跟人而去，弄到家破財散嗎？而他自己不也是因為窮無立錐，失了信譽，淪於貧病交加的場地，不得已只好投水自盡了卻殘生嗎？這是誰為之，孰令致之呢？都是他自己作繭自縛的呀！設使當年他不荒唐亂來，是決不會有如此悲慘的下場的，爾其警惕！

爾來，是決不會有如此悲慘的下場的，爾其警惕！

寫此信時，你母親的那副正患着病和無限傷心的影子，一直都在我的腦際盪漾着，我對叔母還如此不忍，難道你這個蒙她養育之重恩飽讀詩書的親生子，一點也不動容？我警醒你必須立刻懸韉勒馬，從今日起改過自新，好好的再做一個端正的人，並盼讀此信後，即刻寫一封悔過書給你母親！此問
近佳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六日怡保

說人生境界

××：

今天是農曆年初一，二時左右，因有一家親戚帶了幾位孩子來拜年，把全個樓上吵得震天價響，睡午覺既不能，看書更是不行，沒辦法，我祇好穿上衣服，上街去找一間咖啡店喝茶了。

走到曉羅街頭，即碰見好幾個月不會見面的老W，他見了我，先「恭喜發財」了一番，然後即把我拉進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坐下了，叫了茶，他便問我近來有什麼新的發展？有什麼好的賺錢「路數」介紹？我坦白的告訴他，我除了喜歡讀書和不時的寫些東西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發表之外，一切都依然故我。不過我倒還有一個美麗的理想，這就是如果財力做得到和有機會的話，我一定在離市區不遠，找一處有山有水的地方，購二三畝土地，租也可以，蓋起一間相當雅緻的板屋——土地用來做菜園和養雞場，屋子用來做書齋，這樣，工作之餘，便回到我的小乾坤裏過那藝術化的人生。這種既不為害社會，又能陶冶性情的生涯，可說就是我的至高心願了。

誰知他聽了之後，不但不以為然，反而搬出他的偉言謔論來駁我的想法太不現實太

誰知他聽了之後，不但以為然，反而搬出他的偉言謬論來駁我的想法太不現實太

無聊。「老兄讀了二十多年的書，難道還不夠嗎？真的要讀到老讀到死嗎？文章一斤值得多少錢？作家的名銜如沒有大量的鈔票做後台，誰瞧得起？告訴你吧，我教了十多年的書，早就厭煩了，現正想設法改行從商呢。唯有從商，才能賺大錢做富翁呀，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有了錢，不但可以三妻四妾和食用不盡，就是名銜也會不召而至；住的是美奐美輪的大洋樓，出入的是流線型的大汽車代步，這才是名利兼備，這才是不負此生呵！老兄的那個所謂美麗的理想，實在太沒志氣了。……」

他的這一番汲汲於富貴的偉論，老實說，不但一點也不動我心，反而使我對他起了反感，覺得他這人愈來愈庸俗，把人生的至高意義弄彎了。那時我本想再和他辯難下去的，不過我想，這是各言爾志，我何必強迫別人遷依自己的理想呢？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志趣不投，少談一點也就算了，又何必潑人家以冷水？以是，我隨便再敷衍一下，便托辭有事和他告辭了。

誰也知道，初學詩詞或繪畫的人，幼稚還不打緊，最忌的就是思想庸俗，因為幼稚祇是時間上的問題，學力深了，人生經驗多了，自然會成熟，自然會高騫，但一落入庸俗的窠臼，就是終其一生，也很難寫得出超凡入化的作品。人亦是如此，一俗了，便覺言語無味。

老實說，我並不是自鳴清高，因為我不是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而魏晉清談以及阮嗣宗藉酒佯狂的時代到底是過去了，就是杜工部的那句「詩窮而後工」的名言，如用邏輯的眼光來細加分析，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理由是這樣：設使一家人的生活問題朝不保夕，而自己的肚子裏又飢腸轆轆，試問誰還有那種閑情逸致和充沛的精力來吟詩對對呢？所以，先解決生活問題，求其仰足以奉父母，俯足以育妻兒，這無論如何不可厚非。不過，飽食溫暖之餘，則還要竭盡思慮，席不暇煖，想出種種辦法來賺大錢做大富翁，娶三妻四妾去娛樂形骸，抹殺那人類最可貴的精神境界，這就似乎不值得去恭維了。

我常覺得，人和禽獸所不同的地方，只有那麼的一點而已，即是人有高超的思攷力和藝術的觀念。我們知道，一切的文學、哲學、藝術都產生於悠閑。如果知識份子個個都飽食之餘，自求多福，向那富貴的領域邁進，我相信人類的文化遺產，一定不會像今日的宏偉。人類社會如沒有文化作用，其生活狀況又能比禽獸高得了多少？豈能稱為萬物之靈？寫到這裏，我想起了金馬崙高原動物場裏所養的豬；那些吃了就睡，醒了又吃，簡直就是天之驕子的又肥又胖的豬，牠們平時雖是食用不盡，又不需自己去勞神覓取食物，但時日一到，牠們的肉便會往巴剎的釣鈎上釣售，而牠們的一生也就從此完了。豬

是如此，不過我想，一個飽食終日自求多福的無所事事的人，其生活的過程，似乎並不會比牠們有更多的意義。這樣看來，我的那位朋友的那種老是要做大富翁的思想，就很可能成了問題啦。所以，我最羨慕你的人生。

在我們的一羣朋友之中，各形各式的性格，實在有點像「儒林外史」裏的人物，有的是從商了，有的是學而優則仕了，有的卻一直在教育界文化界奮鬥着。他們的處世為人，雖是大多數都值得贊許，不過在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境界上講，你的卻最與衆不同，使我嚮往，你真的是做到了「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琴詩酒樂其志。」的融和境界。

我引用白居易的那幾句人生最有價值最美的境界的話奉諸於你，老實說，並不是對你的胡讚，而實在你就是如此。白居易所讚美的此種生活在現實社會裏的出世者的境界，平心而論，非有大修養兼大學問者實不易達致，亦即是孟子所說的「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境界，茲請分析於下，以證我言之非謬，而實值一般學者所學習：

○你學貫中西，日夜沐浴於高深的學問之海，但你无私其所獲，盡量將自己的研究心得，按部就班一層一層的釋授給大學裏的莘莘學子，此即誨人不倦的至聖先師孔子所謂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的至上喜悅；而你的「終身之憂」，只求一個最大目

標之實現，即培育英才和發闢學理，至若現實中人之爲錢財而患得患失的「一朝之患」，根本就不在你心，此非「外以儒行修其身」者何？

◎在這個「利益驅人萬火牛」的社會裏，你淡於功名，不汲汲於富貴，此「其居也，淵而靜」（老子言）的曠達情懷，如沒有「中以釋教治其心」的高深修養者，誰能致之？

◎尊夫人乃是畢業於英國某最高音樂學院的聲樂家，你和她的結合，簡直就是一個詩人的精神和一個藝術家的精神的結合，這種人世間最純潔最天真的愛，對於俗人真是太不能言傳了。閑暇之日，海濱觀潮，西廂賞月，淺酌賦詩，琴歌縈繞，人生之樂，孰能軼此？故「旁以山水風月歌琴詩酒樂其志」，你消受盡致矣！

元旦之夜，本該向歌台酒館作放懷之狂歡，但老大情懷，已無心於此。所謂狂歡的後面，誰也免不了散了席的空虛，書室孤燈，在此年首良宵，看來雖似乏味，不過此中的真正樂趣，則亦非俗者之所知了。白天得之感觸，趁此搦管和你談「人生境界」，這不正可證明我並不乏味亦不空虛嗎？一笑。

聽說老兄近來下大精神於「周易」，能否將心得先告？此祝

新年快樂

最愛定庵哀詠句

××：

有一位任職於某中學的詩友，今晚簡單地在他自己的家裏弄個小筵席，邀幾位最相熟的朋友到來，爲他兒子的彌月之喜，熱鬧一下，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來的來賓。

在他所邀請到的佳賓中，除了他的岳父和岳母和一位小姨之外，其餘的全都是我們以前詩社的老朋友。風塵小別，逸友重逢，沒有半點拘束地細剖衷懷，互吐肺腑，此種樂趣，又豈是與一班泛泛之交，應酬於燈紅酒綠的歡場中之可比？

散席之後已將近十時，由於這位朋友的住宅在近打河畔之旁，又逢陰曆十五，圓月高懸，皓色千里澄輝，一切景物，更其幽麗。房屋的一片花園，雖沒有萬紫千紅，朵朵飄香的花海奇觀，但張先所吟咏的那「雲破月來花弄影」的逸緻，可謂一點也不差。

向晚的清風，徐徐吹拂，真如一位深情愛我的雲鬢霧鬢的脫俗佳人，溫柔地在我的臉際輕吻呢！近打河的緩緩流水，在纖弱的清輝照耀下，鱗光閃閃，彷彿我已寄身於銀河之濱。我沉思着：若果此時有隨園那樣的能詩善舞的女子弟，與我們作蘭橈夕泛的話，我們的享受，總不會怎樣輸於姜白石「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

路，回首烟波十四橋。」的了。我此際的心懷，的確可比於那未曾受過客路辛酸所滲透的出岫白雲，因為一切的時乖運蹇，似乎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呢。那失去了的童心，也好像已經重又歸來了；此種境界，實在難得呵！

因為你也是愛作詩的雅士，所以我歸來之後，立刻將剛才的一霎風懷寫下告你，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惟有像你那樣的雅士情懷，才能對我賞心樂事深入了解，若果將這些告訴一個「什麼叫做詩？」的人，那簡直就等於一紙廢話了。

夜雖已深矣，但由於心情舒暢，我不但不覺得有欲睡之意，反而要準備徹宵不眠，等候那月裏嫦娥光臨我書齋互訴幽襟呢。剛好前天購得一罐「鐵觀音」名茶，於是一壺在案，一碟花生，我翻開龔定庵的詞集，吟咏着那感人肺腑的哀艷句，這正好消磨月裏嬋娟未光臨前的一段無聊時刻，一時心血來潮，選擇了龔詞一闕試注，祈為修正。

「我又南行矣！笑連年鸞飄鳳泊，情懷何似？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來鴻雁杳，莽關山一派秋聲裏。催客去，去如水。華年心緒從頭理。也何聊看潮走馬，廣陵吳市。顯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來歲長安春事早，勸杏花斷莫相思死。木葉怨，罷論起。」（金縷曲——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懷不賦

總意：寫他多年在京折腰，看盡宦海怪現象，以前所懷抱着的大理想都冷了，於是決定掛冠歸鄉，寄情詩酒，徜徉風光，做一個不爲物役的自由人。這和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有同樣的心懷。

箋注：鸞飄鳳泊——韓愈「岫嶽山」詩：「科斗拳身薙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本是喻書法之筆勢，但此處則喻與家庭分居，夫婦離散。文章驚海內——杜甫詩：「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紙上蒼生——即紙上談兵之意。戰國趙括精通兵法，每與其父趙奢談論兵事，都把父親說得無言以對，但他父親卻是個沙場老將，實際經驗豐富，以爲作戰時一切都死板地依照兵法上所說的行事，必定會失敗；後趙括爲統帥，果被秦將白起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滅，被坑者四十餘萬，而括也身亡（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似春水干卿何事——馮延巳「調金門」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元宗（即李璟）讀之，戲問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璟大悅。按李璟「攤破浣溪紗」詞云：「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看潮走馬——即錢塘觀潮，走馬章台也。中國錢塘江入海處，潮汐洶湧，蔚爲奇觀，尤以陰曆八月望日前後爲最盛，每年至此，往錢塘觀潮之人絡繹於途，故乘「七發」（觀潮）對此寫得最淋漓盡致，蘇曼殊的「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

歸看浙江潮。」亦即此。漢張敞爲京兆吏時，時常在章台街優哉悠哉的騎馬觀遊，因無威儀，有一次竟爲人侮辱。按張敞即爲妻畫眉之張敞。廣陵吳市——廣陵指「廣陵散」也，琴曲名。據說稽康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索琴鼓「廣陵散」以授康，聲調不同凡響，康誓不傳人，後康爲司馬昭陷害，臨刑之時，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從茲絕矣。」吳市即伍子胥吹簫吳市的故事，見「國語」、「史記」、「吳越春秋」等書。燕邯俠子——指荆軻那樣的慷慨悲歌之士。春事——春耕之事也。陶潛「歸去來辭」：「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

評：覺今是而昨非，眷戀家鄉歸心似箭的情懷，深蘊於字句中。旖旎幽怨，加上慷慨豪放，更是此詞之特色。

待盼嫦娥，修函致問之中，我竟掉轉筆頭，不憚煩瑣的將此闕詞注出，你也許會覺得莫名其妙吧？其實這是有原因的：①我覺得龔定庵的詞（詩亦如此），不僅只在清代詞壇上是自出機杼的第一流的詞，就是在中國整個詞史上亦是佔第一流地位的；②據我所知，他的詞至今還未見有人箋注出；這個工作我很久就想着手了，但不知如此分

「總意」、「箋注」、「評」三個步驟的法法，讀者讀了，能不能對全闕詞有徹底的了解，抑或最好加上語譯？故此先將一闕箋注出奉上給你批評，如你認爲如此注法已經

解，抑或最好加上語譯？故此先將一閱箋注出奉上給你批評，如你認為如此注法已經夠，或還有什麼缺點，或必須加上語譯才算完整更爲明瞭的話，那麼，請你來函盡量提出高見，以便有所參考。

龔定庵的詞，由於抒情的哀艷成份太過濃厚，青年人讀了，難免會有些着迷，思想旖旎，去做那才子佳人的美夢。但是，話又得說回來，能有那種學力來鑑賞他的詞的人，亦決不是一班無頭無腦的無知之士，就是着了迷，也是循至善純潔的旖旎情思進展的，這又豈是因受了那些淫穢小說的影響而誤入歧途的人可比於萬一？何況他的詞又是自出機杼的至情至性的至高藝術品呢（關於龔定庵的生平傳略以及其詞之評析，請參閱拙著「人物隨談二集」中之「自出機杼的詞家龔定庵」一文）

然而，箋注的工作是頗難順利進行的，不但必須有永恆的堅忍的毅力，而工具書和學識更是重要。就是我箋注這闕詞的時候，除了自己所記得的，以及案頭有的參考書之外，還要翻查那部並不是普通人能購買得起的前周向某中學圖書館借來的「佩文韻府」呢。老兄博讀羣書，學貫中外，是某大學的中英文講師，而貴校圖書館的藏書又非常豐富，盡可任君取閱，真是方便之至。假使老兄能撥出時間將龔詞注出（現在我覺得加上語譯更好），一定比我這個學識淺薄而又沒有大規模的圖書館做後台的人高明得多了。

若此書能著成，在學術上的獻益，不問可知；老兄有意，我絕對讓賢。如此好詞，不將它注出給予大家易於欣賞，實在可惜。願老兄本以往的學者精神，負起此項獻益於文壇的工作，最後還望給予我的箋注法一個詳評，增廣不逮。

寫完此信，月裏嬋娟，依然迢迢天際，難親香澤；不得已，只好留待夢中與之重逢，一笑。此請
教安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寄

應繼續深造

××：

前周你母親不憚勞頓，由亞羅士打來我家拜年，因各居一方，難得和我母親朝夕聚談，所以一直在我家住了四天才依依不捨的回去。她說你去年年尾已唸完高中，會考成績也已公佈，你各科都考得很好，總算是高中真正畢業了業。這次來怡保，你本來是打算和她一齊來的，但在將啓程的前一日，你忽然接得居住於檳城的愛人的信，要你一定要去檳城玩幾天，在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情況下，最後你還是選擇去檳城，讓你母親自己來怡保了。會考得捷，而又情場順利，我聽了當然是十分喜悅。然而，在夜深人靜的當兒，我再作深一層的析想，又覺得在此喜悅之中，還有一層陰影存在。此無他，就是唯恐你被愛情封住了壯志，永遠在目前的階段停留，這是人生最可惜的一回事啊。

我想，像你這樣的二十歲年紀，家庭環境也相當過得去的伶俐青年，是很不應該永遠停留在目前的學程上，是應該繼續努力，再求深造的。關於此事，你母親也說，你們的米較生意，每月入息，多則一千餘元少亦有七八百，供給你深造，可謂不成問題，問題祇在你要不要而已。而我也早就想寫信給你，鼓勵你必須深造的，誰知因俗務羈身，

一擱又是二個星期。就在這一日復一日之中，昨天，你的信卻來了。

承你對我敬重，以表弟的小輩身份寫信給我，和我討論深造和就業的問題，並要我提出「高見」，指示去留。不過緣觀你之意，你是想就業，不要深造了，而理由不外這三點：①學海無涯，要研究學問，窮年自修自可得之，未必要進大學，況且大學四年的時間，也微不足道；②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將來頗成問題；③精神不好，大學的功課又非下苦功不能應付。以上所論，既承你要我指示，那麼，我就不客氣的倚老賣老，要將我的話坦白奉覆了，老實說，你所提出的那些不欲深造的理由，我以為大有商榷的必要。

第一個理由：這粗看起來似乎不無道理，但嚴格的細心追究，則又未必全對。在學問上講，根本不會進過大學之門的自修者，成為名作家名學者的事例固然很多，然而，學海無涯，我們且撇開其他各國的文學不談外，即單以你所興趣的中國文史方面來說，若果無良師啓導，無良師講授，全靠自己暗中摸索，我相信，這決不是一件容易貫通的事。茲且舉我的一二例作為證明：在我唸高中的時候，我就知道「易經」和「墨子」二書是中國哲學的瑰寶，由於無法找老師逐篇講解，便自己去找有關「易經」和「墨子」的論著來先看，然後即按著論著裏的指引買了孔穎達的「周易本義」和孫詒讓的「墨子

閒話」來領略，易經全然看不懂且不必說，就是墨子也把我弄到一塌糊塗，不久我便將這二書擱在一邊了。直到入了詩社，陳居士正式講「易經」和「墨子」的時候，我才知道「易經」除了原書裏的根本原理什麼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什麼上下象，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即十翼）之外，還有歷代大經學家如鄭衆，鄭玄，馬融，孔穎達，皮錫瑞等等對「易經」的種種辯難考正呢。而墨子除了他的對人生社會的主要思想如兼愛，非攻，非儒，明鬼神等之外，還有「經說上」，「經說下」的對於物理方面的大發明呢。我今日之所以能對「易經」和「墨子」懂得一些，可說全是陳居士的不厭其詳的講解功勞。除此，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本「左傳」。這也是在一「高中國文」中讀「左傳」時聽老師說，「左傳」的文筆又簡練又有力，史事更精詳有趣，簡直是最好的「紀事本末」，但他並沒有告訴我們自讀的方法，而我在高中課本中所讀的也的確動人，以是，我對它發生了大興趣，祇因課本所選的太少，太不過癮，所以我便自動的去買了一本杜預注的「春秋左傳」來自己欣賞。誰知讀來讀去，人名既多，文字亦不甚了了，不但讀不到興趣，反而弄到索然無味，不用多久，我也即放棄了，其時我想，所謂文筆簡練和史事有趣者不外是課本中所選的那些吧了。迨至我進了大學，選了某教授的「左傳祈讀」聽課時，最先，他先來一

個「左傳」的來龍去脈論，接着便講杜預的那篇有名的「春秋左傳序」，然後才入正文。在講正文的當兒，他叫我們每人準備一本簿子，在簿子內分頁列出「左傳」裏的那些魯（按「春秋」是魯國史），衛、齊、楚、晉、鄭、宋、許、陳、莒等國名，一見到有人名和地名出現，即馬上將之錄進某國，假以時日，就這樣，以前那些使我頭痛的人名地名不但我很詳悉（如忘記了，一翻開那本筆錄，也馬上便可查出），就是「左傳」的文法結構，我亦明瞭了，如此，「左傳」雖只講了三分之二，但其餘的三分之一，我自己也讀得懂了，我之所以能「貫通」「左傳」就是這樣而來。試問若沒有名師指引，我能這樣嗎？

第二個理由：這可說全是自我解嘲的藉詞。大學生畢業沒有出路，難道高中畢業生的出路就很多嗎？你所謂出路，不外是指在社會上謀一個職位之意，我又問你，大學畢業生去謀職位，還不會比高中畢業生更有錄取的希望嗎？就是薪金方面，我相信前者也會比後者更多的。沒有經濟能力的子弟，想入大學不可能，不得已只好帶着一顆悲抑的心跑進社會，而你有升學的能力卻自願放棄，這無論如何，是決難得到識者的同情的了。你之所以要作此想，以我推測，真正的原因是捨不得愛人之故。其實你年紀這麼輕，就是在大學裏用功數年，充其量也只不過二十多歲而已，大學畢了業，才結婚，才

做事，誰說太遲呢？我有一位也算得是朋友的朋友（我如此說，是非知交和常在一起之謂也，無他），他在某大學裏讀了兩年，因高中時的女友變了心，和別人結了婚，而他聽了這個消息，便無心向學，第三年開學的時候，他不回校了，就在他父親開的大旅館裏當出納員。前月我有二位朋友自遠方來，正住在該旅館裏；那日下午我往那兒拜望朋友，見他還在，覺得很奇怪，便問他學校早已開課，爲什麼還未報到？他說一來是生意不好，二來是讀了大學也沒有什麼出路，所以決定不讀了。他雖是這樣講，但我卻很懷疑，因爲該旅館的生意一點也不蕭條，裏面一定另有文章。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剛好是他父親的班，他不在，於是我就順便問他父親，爲什麼他的兒子要停學，是否真是經濟不允？他父親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是他兒子自動不要去的，並且還感喟的說，做父親的既然再勸不從，只好任由他了，有什麼辦法呢？後來由另一朋友處，我才知道此中的真正原因，即因他失了愛人，哀傷過度，年終大考時，樣樣都不及格，學校當局要他留級，他只好藉詞這藉詞那不讀了。像這樣的自我扼殺前途的青年，你說可惜嗎？

第三個理由：這更是荒唐，怕功課多，怕下苦功而以「精神不好」來推托不進大學，這我想，也許唯有「西遊記」裏的豬八戒才會有此行徑吧。近得陳凡輯的「齊白石詩文篆刻集」，在「白石老人自述」裏，讀了他一生刻苦奮鬥的經過後，真使我感動得

要命。他本是窮人家的孩子，童年時即開始過着木匠的生涯，後來之所以會在畫、印、詩、書上享大名（按以我的卑見，他的畫和印的確是第一流，但他的詩我卻不太喜歡，因為他的詩到底缺乏了那種詩境中最高的「詩情」，不知你亦有此感覺否？）成爲中國近代藝壇上的炳煥人物，這除了天才和得到各名師（如王闓運、樊樊山等等）的感染指點之外，都是由於堅苦力學的成果。一個寫木匠，奔波於生計之餘，能勉勵不輟的努力進修，研詩讀文，而你有進大學的機會，反而怕吃苦要放棄，這種不長進的思想，如此懦弱的表現，我相信，如果你的愛人還有些眼光的話，也一定會劇烈反對的。不信，你可將這種觀念和她討論看看。

總之，我的意見是：一百份之百必須繼續深造，並望不久能聞悉你啓程的佳音。此
祝

進步

一九六二年四月四日怡保

又得浮生半日閒

××：

自從我的餐室生意租期屆滿，租者交回，自己當起「老板」以來，真是公私網集，忙得不可開交，莫說想好好地心平氣靜地寫一點東西，看一本論著，就是連寫一封像樣的信的心緒也提不起了。一月以來，我比一位在前線枕戈待旦的軍官的生涯更夠緊張，更加勞神。晚上關了店，結了賬，已是十二時多，上得樓來，早就身疲力倦，恨不得趕快爬上床去，大睡其覺了。明天七時一下床，又得開始一整天的工作。這麼一來，我那間滿是圖書的「齊物齋」，不用說，是很難能挽留得住「齋主」多逗留一刻了；不但如此，甚至有時一連幾天都未「幸臨」呢。由於我向來有一種不高興別人去替我打掃書齋的怪脾性，因此，這些日子以來，書齋裏雖不致變成蜘蛛蟲鼠的巢穴，但那滿地紙屑，塵封書桌的場面，是不足為奇的了。我想，假如一直如此下去，以前的那種濃厚的讀書的興趣，不一掃而清才怪呢。然而，生意到底是不能關起門來不理的，又有何辦法？

恰巧在我重又做起「老板」的第二十天，有一位親戚，因錫礦公司股東鬧意見拆了

股，而他又是生意癡很重的人，一天不做生意，便一天的不快樂，於是立刻來找我商量。要我將餐室租給他經營。既然租價和條件都合我的理想，我當然是樂意租給他了。以是，本月一號一開始，我的一月來的緊張生涯總算結了束，再回復到以前的那種不爲俗務打攪，心安理得的研究學問的歲月了。

至此，你可能會笑我太吃不起苦，太愛悠閒而放棄了自己的事業。若果你真有此想法，那就不夠了解我了。我覺得，做生意的日子來日方長，何況我現在僅是租給別人，並不是全部頂去，永遠不回頭，租期滿後（三年），設使自己果真有意於商場，屆時才來經營也不遲。同時，這行生意，時間既長，又不能任意行動，要想不使銀錢暗地漏出嘛，就得刻刻就在店裏，但年青人的活躍的心，豈肯受如此束縛？並且還有個更大原因，即⊙若老是整天就在店裏，外面有什麼好機會，就不能分身了；⊙學問的研究，正在方興未艾，日有新境，何不再以數年功夫，獲多一點學問，打好更鞏固的基礎？有了以上的那些對我有利的因由，料你也一定會領首讚同的吧？

在這短短的一月中，使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一些本來是喜歡讀書，但自從從商之後，便老是慨歎着沒有心緒讀書的朋友的苦衷，以及一些在工作冗繁之餘，還能孜孜不息地和興趣洋溢地努力進修者的敬佩。就以我本人來說吧，有時偶然閒空，在店中拿

起一張報紙的副刊來閱讀，但不知怎的，眼睛和心情總是那麼的不能集中，深入體會，

起一張報紙的副刊來閱讀，但不知怎的，眼睛和心情總是那麼的不能集中，深入體會，若是讀一本純是理論性的論著，那更是不堪想像了。我想，假如真的如此下去，我書房裏的一冊一冊的書，可真要被蠹蟲蛀蝕掉的了，不但如此，就是二十多年所養成的讀書靈魂，也要被蛀蝕殆盡呢！由此可見，環境給予一個人的心緒影響，有時是多麼的重大。借月色讀書，以螢光照字，這些歷史上傳留不朽的苦讀成功者，真是人世能有多少？租了生意的幾天來，我的讀書心緒，總算是慢慢復原了，明朱國禎著的「湧幢小品」上下冊，以及拾遺著的「杜月笙外傳」，我就是在這八九天裏讀完的，阿門！

昨日是星期日，我們幾位老友應了W君之邀，早上七時左右便坐C君的汽車，前往打捫埠W君的菜園會集，準備野餐野遊。W君服務於報界，平時也難得有真正的安閒，不過他還有一個相當理想的菜園，這總比我們老是住在城市裏吸灰塵的人幸福得多。他知我的生意已於本月一日起租與別人，時間和心情都很從容，於是趁這機會，邀了幾位最談得來的熟朋友，作一次無拘無束的郊外享受。

W君的菜園，環境十分清幽，舉目都是青翠的樹林，屋前又有一條河，晨光柔和，流水縈徊，真恰我心之至，W君不但能寫得一手好文章，更且是個烹飪能手，他的拿手傑作咖喱鷄，亞參魚，牛肉扒，凡是嚐過的人，誰也想再嚐第二次呢。到了他的家，還

不到八時，林中滴露，尙未全乾，出來迎接我們的，除了W君之外，還有他的二位妹妹，此二妹皆美麗玲瓏，風趣健談。大妹已高中卒業，性好音樂，打算明年往英國入音專學校；二妹今年亦已上了高中三，對於文藝，興趣很濃，喜歡耍筆桿。W君因忙着烹煮野餐食物，祇好由他的二位妹妹陪我們到菜園中觀遊。

九時許，W君的「傑作」已全部完成，於是我們，包括他的二位妹妹在內，便起程到半里外的一個更爲雅緻的河邊游泳野餐了。游泳這玩意兒，老實說，我自從十年前在檳城海濱學習時險遭沒頂之禍後，便一直談「游」色變，以致迄今尙未學會，既不能下水載沉載浮，我只好一人在岸上旁觀，好在W君的大妹了解人意，游了一刻之後，便爬上岸來陪我聊談，如此環境，更有美麗的出水芙蓉奉陪，不用說，我暗裏銷魂了。

天風徐徐，晨光熹微，夾岸草木，幽影婆娑，河水潏潏，鳥語鶯聲，處身於此，真如桃源避世，俗慮全消。鄉村之美，全在塵埃不揚，空氣清鮮，更猶如一位自然麗質，純潔天真的荆釵裙布的少女，盡脫鉛華，毫無半點人工修飾的珠光綺羅之俗氣。這和那充滿着酒色財氣，馳騁利祿，角逐功名的都市相比，真箇是人間仙境了。陶淵明之所以要敝屣功名，不屑富貴，高唱「歸去來辭」，神安心靜地過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淳樸人生，實是別俱慧眼。人生草草，浮世匆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一天忙

到晚上，老是在鈔票中患得患失，老是在那笙歌雜沓的浪漫氣氛中追尋色慾的人們，是否太無意義？

他們在河裏游泳了一時半左右，便上來開始野餐，老樹風前，桃源岸邊，談天說地，加以此二妹賞臉，清歌數闕，音韻嬌婉，此種賞心樂事，庸夫俗子，豈能體會。之後，我們便披叢林踏野草，如戴酒江湖的浪客似的，毫無目標地在林壑深幽之中漫遊着，不久我們即蕩遊至W君的一位親戚處。此個人家離河流亦不遠，河中某處，有數堆高聳水面的岩石，是個垂釣和浣衣的好所在。因為我們一時忘了攜帶魚釣，而垂釣之興又忽起，只好和W君的親戚借了二枝，又臨時做了一枝，於是每人再提了一個竹魚籠，去過釣魚癮了。釣魚之事，我十七八歲逃日本軍閥南侵，遷居於某山芭之時，雖也有一點經驗，但此調不彈已太久，釣起來未免毛手毛腳了，好在我們志在垂釣之樂，有魚無魚，並不在乎。結果，我們只釣得數尾小白魚，而我竟連一尾也沒有成績。

垂釣興盡，便回至W君的菓園中。此時已是十二時多，正是烈日當空的時候，因不願冒着烈日歸去，便每人搬了一張帆布艙床，在林風輕拂的菓園裏休息；鮮菓汽水，香烟花生，又是一番享福。而我們也就在此種清涼的環境中逐漸入睡鄉了，等到一覺醒來，一切的疲勞都已全消，四時左右，日將西斜，我們即與主人告辭，馳向歸途。

想你孤踪飄泊，旅食星島，而我們卻常在一齊，探幽尋勝，大享清福，能不悵然？不過你我之隔，僅是一衣帶水，共樂之日，不消說，是大有機會的，祈免介懷。此祝
健好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怡保

合艾去來

××：

有一位老友C君，因正在休假期間，身心都清閑，於是提議往合艾觀遊。旅行之事，向來最合我意，何況合艾我以前從未到過，當然是一口應允參加了。除我之外，還有兩位商界朋友，即N和W。這一次出外旅行，所相與的雖不是名副其實的翰墨文友，但亦同樣的興趣無窮，茲將其始末寫出告你：

四月九日：我們用的是N的 Volkswagen 牌新汽車。早晨六時，他們三人來我處，在我處樓下餐室吃了早點，便啓行了。清露晨流，涼風料峭，真是別有滋味。至瓜拉江沙，再停下喝茶休息；之後，即在旭日曦微之中直奔亞羅士打。因我們四人都出生於吡叻，無須預先做護照，只要在亞羅士打的移民局臨時出一張過境證就可以，而C君也早就和他的一位在亞羅士打警界服務的朋友S君聯絡好，當我們抵達時領我們去辦手續。所以，十二時許我們一入亞羅士打，即在某咖啡店電告S君，S君知我們不熟悉道路，乃派屬下駕車至咖啡店帶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起初我們都以爲辦理過境證是可以隨到隨拿的，後來才知道，無論如何要等到三時才能領取。不得已，我們只好找一家酒樓吃

飯休息。三時左右再往移民局，過境證如時辦好。我們便立刻在烈日當空之下前進了。

出了馬來亞管轄地後，路上的指路牌都是泰文，沿途風景雖也是一樣，不過我們已有置身於外國之感。由亞羅士打至合艾六十多英里，路途本不算長，只因一路上要在各關卡以及移民局等處受檢查和報到，就擱了不少時間，所以到達合艾時已將近五時。

恰逢合艾舉行商展期間，外客衆多；又因有一隊由馬來亞前往曼谷的旅行團，不知因了何事有大部份人不許前去，亦於本日逗留合艾，故此，比較好的旅店都被住滿，不得已，我們只好住在一間設備較差的旅店裏。

W有一位老友T在合艾附近開一農場，當我們租定了旅店後，W即打電話告知他。

他來到時，我們都已沖洗完畢。我們四人，誰也沒有到過合艾，剛才找旅店也是見到就問的，現在有了一位本地的朋友做嚮導，我們真是喜出望外。這時，我們大家早就飢腸轆轆，吃飯是第一要事，T便帶我們到一家客家人開的飯店去。在進餐的當兒，恰好碰見T的一位在某處任村長的泰國朋友，便邀他一同進餐。此位村長，年約五十，人很和藹，十分好客，能講得一口很好的馬來話，邊吃邊談，很是投契。付賬的時候，他無論如何要搶着請客。老實說，此餐我們也吃了不少，而他和我們祇不過萍水相逢而已，竟慷慨如此，真是難得，此可預料，泰國朋友定是非常熱忱的了。

亞羅士打與合艾之間的距離，不過數十英里，真想不到一入此地，馬來語以及英語、廣東語似乎並不通用，潮州語客語和普通話則比較吃香，而泰人之中能操華語的也非常少，若不是T君做通譯和嚮導，我們可真要遇到不少言語隔閡的麻煩了。由於合艾市面並不甚大，而晚飯後散步亦一樂事，我們便安步當車，慢慢的步行到商展場去。合艾店舖，雖是高低並處，甚至有許多還是板牆，然在裝璜上，亦燈光璀璨，有大都市之情調。路上也車人雜遝，喧鬧熱鬧。

商展市場，觀衆非常擠擁；可惜每家用麥克風播送宣傳自家貨品的皆爲泰語，到底說些什麼，我們全莫名其妙，唯有以眼睛來欣賞而已。未到合艾之前，早已聞說此地的燒鷄又肥又香又便宜，恰巧這商展場內有好幾檔正在發出誘人的香味，使人垂涎欲滴，N君更公開宣佈，非吃不可。T指着說，那一檔的燒鷄可說是全市之冠。C建議說，等到參觀完了商展市場後才來享受吧，反正吃飯還未久。邊談邊行，品人（指異國佳人）觀物，各處看完之時，不覺已是十時餘，於是回頭找燒鷄檔了。每隻燒好的芬香可口的燒鷄，僅泰幣二十 Baht，等於馬幣三元左右，實在便宜，我們五人，一共吃了三隻，連啤酒以及其他兩碟炒蝦在內，亦不過馬幣十幾元而已，真是大快朵頤。整日奔波，至此大家都已疲憊不堪，以是付賬歸宿。惜乎我們住的旅店，不但空氣欠佳，更且蚊聲繁

繞，此晚我們並不好睡。

四月十日：八時許，T君偕同夫人至旅店。早餐喝咖啡和吃合艾某檔有名的「豬什」。茶後香烟，是我平時的習慣，然而不知怎的，三個五牌和海軍牌等英國香烟，此地則全然未見，咖啡店的烟榻裏所擺售的皆是暹烟，暹烟味近美國的「幸運牌」，我那三位朋友因一向都吸「幸運牌」，現在雖買不到「幸運牌」，然吸起暹烟來倒也不會怎樣離譜，但對我簡直是一大威脅。T君見我非解決此問題不可，即設法到某熟悉的烟販處代我弄來十包海軍牌，我雖是無比興奮，但每包之價值卻貴得很，物以稀為貴，除了忍痛之外，又有何辦法？接着我們便去 Shopping 了。此地的美國製造的「夏威夷」衫式樣又多又便宜，可說是外來旅客最愛購買的對象，女服也款新價廉。反正有地主陪伴，決不會被亂斬「菜頭」，於是我們便盡量選購了。直到一時才進午餐。之後，我們即驅車前往離合艾十餘英里的宋卡去看海景。

宋卡海濱，不愧是著名風景區，可與檳城的丹絨武雅競美。此地海濱，食物攤林立，帆布躺床舉目皆是，實是公餘之暇的一個最好的消散勝地。燒雞炒蟹，啤酒炒麵，輕拂海風，芙蓉出水，肚福眼福，同時兼收，不用說，又是我們的「世界」。不久，去不成曼谷的兩位台英故人 W 和 L 也到來，也都遇故知，彼此都別有一番感受。W 君帶有

照相機，我們便在海濱等處選取背景拍了數張相片。之後他倆去游泳，我們即回至原處躺下觀海看潮各樂其樂了。四時左右，我們才馳回合艾。

泰國佳人，據說非常溫婉和妙解風情，更有所謂臨時夫人的任君選擇，招待週到，款款深情，簡直等於自己的太太。來到此地，以我所知，誰也想躍躍欲試；但捫心自問，我們四人並無一人有勇氣問津，這並不是說我們都是目不斜視的正人君子，而是大家都是有家庭之人，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那就不堪設想了，所以誰都不願在此惹上那個於人於己皆無益處的風流孽債。若有人要以此笑我們不懂人生，那也祇好聽其「嘲笑」了，一笑！

晚上閉着無事，加以合艾所可去的地方也有限，我們又進商展場去。T君有一位朋友在場內某咖啡座做音樂隊指揮，我們便來到此間。燈光微明，情歌淫蕩，酒色瀟灑，純潔青年，如常涉足此種場合，誰也難免逐漸荒唐。我們在此領教了約一個鐘頭，覺得不值徘徊，便告辭。出來之後，順便在商展攤購了一些東西，又來到昨晚的燒鷄檔。既飽且倦，便歸旅店。今日我們本來是要更換旅店的，但打電話去問，各旅店還在客滿，不得已，只好要求旅店老板按上蚊帳，以是，此晚我們總算有了個好睡。明日我們決定回馬。

四月十一日，早餐畢，隨便在街上逛了一會即回旅館收拾行李，十二時許便和合艾告別了。由於N無論如何要往檳城會見他的一個親戚，我們當然只好「奉陪」。到了北海，我們便將在合艾所購買的東西寄放在北海的某咖啡店裏，這爲的是避免由檳城出來時再抽稅。過了海到了檳城，租了旅店沖了涼已屆六時，此頓晚飯是N的親戚請客。飯畢坐了N的親戚的車子往郊外和植物園等地兜了一回，之後便下車在新碼頭休息消夜，因精神疲乏，十一時許即回旅店睡覺了。這次至檳，來去匆匆，檳城好友，我一位也沒有造訪，心裏實在過意不去。翌日早上九時許，我們便馳歸怡保了。

明日又天涯，去也匆匆，回也匆匆，我的合艾去來，就是如此，不盡之處，容後再面告吧，希諒。

爲何假期不來怡保一遊？此問

教安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於怡保

書到用時方恨少

××：

又是一個細雨昏燈，書齋岑寂之夜。不知怎的，每當遇着這種景緻，我老是會在心湖中掀起一種秋的情懷。我雖然沒有杜甫那樣的到處飄泊的重大感慨，不過心靈上一惹上這些秋的情緒的當兒，我卻會不由自主的放聲吟詠起他的「秋興八首」來呢！好像吟詠了他的：「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等「秋興八首」之後，自己的岑寂也會消散了不少似的。大概是由於我常常吟詠他的這幾首詩之故罷，所以每一個字我都能熟記無遺。

今晚，由於苦雨連綿不輟，晚飯後，不消說，我又只好躲在書房裏讀寫了。一直這樣手眼不停地過了三個多鐘頭，我的精神也逐漸地感到有些倦意，心情也起了一點「無聊」的滋味，「秋興八首」也吟詠過了，但今晚卻好像並沒有往日的那樣有效驗，「無聊」的滋味似乎還在心頭裏邊呢。爲了振作一下精神，爲了消散那無聊滋味，我顧不了下雨的事了，於是披衣穿鞋，撐了一把雨傘，步行到國泰戲院對面的那間我常到的茶店

去。叫了一杯熱咖啡，吃了一碟雲吞麵，然後燃上一根香烟，優哉悠哉的呼吸着，靜靜地在「欣賞」店中的各色各樣的男女表情。

這的確稱得上是一種別開生面且含有哲學意味的消遣！程灝的「閑來無事不從容……萬物靜觀皆自得。」真是深得我心之言。

回到家裏，再進書房，已將近十時了。因為我太癡愛時間，而何況書房裏又有那麼多可愛的誘人書籍堆放着，以是，我又躺下來恭聽古今學者們的讜論了。我老是覺得，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好書，而人的真正清閒時間和真正好的心情，又是那麼的難得，若果不趁這難得的機會多研讀一些學問，以後一旦要應用的時候，那就會弄到臨急抱佛脚，手忙脚亂，招架不來。與其到了其時才覺悟以前的光陰虛擲，不如現在不斷用功來得實際。而我此際寫這封信給你的當兒，已經是把程啓榮著的「雕菰樓易義」全部看完了，因為我們近來正「大規模地」研究「周易」。這時已是半夜十二時多了，不但窗外的雨聲還是浙瀝不停，而且冷意更添。當我起來把一件外衣加上，隨便走到窗前去望一望時，無形中又有別一番味況湧上心頭，凝眸處，我似乎頓時變成了「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一詞裏的主角。

來信謂，這個學期你已升任了高中一的華文。不過由於學校裏所採用的卻是以前中

華版的「高中國文」，而第一冊內所選的幾乎全是上古的文章，這些文章自己看起來還大費周章，何況要詳細地講解給學生們聽呢，真是吃力之至。尤其是「書經」的「湯誓」，「牧誓」，「老子」四章，「易經」的「乾文言」，墨子的「法儀」，「非樂上」，莊子的「養生主」，「秋水」，荀況的「勸學」，「樂論」，更使你頭痛得不得了，至此，你實在悔恨以前對學問沒有下大功夫，大有「書到用時方恨少」之浩歎。

聽了你的訴苦，我實在不勝同情。雖然此「高中國文」第一冊全選上古之文甚不妥當，因為我覺得：一個初中三的畢業生，其年紀還很年輕，思考力還不夠深刻，一下子就要他們讀上古的那些充滿着哲學意味，而其文法結構又與現代大不相同的文章，似乎太不容易消化；然而，其所以要如此選法，也是另有道理的，即先搞通了上古的難讀的文章之後，以後接着讀中古以及明清的文章就很容易了，不知此意你以為然否？不過我又覺得，假如一位做教師的有深厚的學問修養，一直都研讀不輟的話，就是先講近代的也好古代的也好，他都一定會講得頭頭是道，決不致弄到師生皆吃力而不討好的窘境的。

無可否認地，你所舉出的那幾篇都是思想與衍，文字簡古的文篇，但是，設使你平時有對這些書下過大功夫的話，你決不會弄到今日的難以招架的地步。尤其是墨子的那

篇「非樂上」和荀況的「樂論」，由於你對音樂一竅不通，我相信如你教此二篇時，一定不會教得怎樣出色。我記得以前我讀這二篇關於論音樂的文章時，那位老學者還特地將他所搜得的鐘，磬，竽，笙，簫，篪，箏等樂器搬進課室指示給我們認識呢；現在這些東西雖然你一時不易找到，不過你可在同事或師友之間請教懂得這些東西以及有音樂素養的人，如能這樣，那你教起來就不會怎樣離譜了，這是最好的補救之道。

承你瞧得起，要我幫忙你解決所述的那幾篇非教不可的課文。能「幫忙」別人，當然是義不容辭，但你的這種對我的過份信任，真使我慚愧之至。中國的經，子，雖說我也曾下過不少精力，然而我所知道的並不會比你高明得多少，現在我唯一可「幫忙」你的，除了扼要地寫出一些我會經讀過的關於所述的那些書的參考書之外，我還有什麼「餘勇可賈」？遠水雖是救不了近火，但若果你真的照我所舉的詳細地去研讀的話，我相信暫時是足供你應付的了，即：

書經方面的：（一）「標點書經白話解」——許德厚譯，劉鐵冷校；（二）「尚書通論」——陳夢家著；（三）「經學通論」——皮錫瑞著（所舉之書皆可用）；（四）「羣經概論」——周予同著（所舉之書皆可用）；老莊方面的：（一）「老子義疏注」——吳靜宇著；（二）「老莊研究」——嚴靈峯著；（三）「老子道德經」——葉玉麟

著；(四)「莊子集解」——王先謙著；(五)「中國哲學思想」——趙紀彬著(所舉之書皆可用)；周易方面的：(一)「周易的構成時代」——郭沫若著；(二)「雕菴樓易義」——程啟榮著；(三)「周易哲學」——朱謙之著；(四)「BOOK OF CHANGES」——C. F. BAYNES 著；墨子方面的：(一)「墨子閒詁」——孫貽讓著；(二)「墨子學案」——梁啟超著；(三)「墨學發微」——譚戒甫著(此書雖全是闡發墨子的關於物理學的發明，似乎與你所要教的那二篇無關，但此乃作者數十年心血結晶之作，是研究墨學者的重要參考書)；(四)「墨子」——陳世鴻編著；荀子方面的：(一)「荀子」——王先謙著；(二)「荀子簡釋」——梁啟超著(即梁啟超之弟，此書似比不上王先謙的完善，但卻亦有另一些新見解)；(三)「荀子通論」——嵇哲著。除上舉的之外，還有一部大部頭的著作卻是研究子學者不可不備之書，即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也。

其實屬於此類的參考書何止這些，就是我的書架上亦不止這些，因惟恐多舉了，反而會使你不知何適何從，如你真的從此就心於學問，以後你可逐步的去研究其他的。老實說，我所列舉的那些書，貴埠未必能全買得到，若買不到時，請來信告知，我可暫借給你，但我得先此聲明，我祇答應暫借而已，是不能好像劉玄德之借荊州那樣，一借不

會還的，一笑。

從親身的體驗中，你知道了「書到用時方恨少」，這並不是老生常談的濫調了吧？不過你的年紀還輕，還不致於到了悔之已晚的地步；若暇時，你不將寶貴的時間化在亂看電影和睡午覺或無所事事上，你將來還是可以和那些學養深厚的學者競賽的，朱熹說：「爲學讀書，須是耐煩。」願你深記此言，且貫徹始終的研讀下去。唯有不斷的在學問上努力，方有日新之功，這樣，你才不會變成尸位素餐誤人子弟的「先生」了。黃庭堅說：「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些話似乎太過其辭，但老實說，不僅三日不讀書，就是一日不讀書也是一件莫大的損失呀！孔子說：「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清代大學者郭嵩燾說：「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的確，人是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求更深博之知識的，何況你還是一位傳道授業解惑的高中教師？此問

教安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於怡保齊物齋

衛塞節的一天

××：

衛塞節（佛誕）快將降臨，我是吡叻佛教會的會員，又是陳居士門下的「詩社」學員，當然，在情在理，我是非出來「幫忙」一陣不可了。不過，年來我對於社交活動早已斂跡，最怕在公共場所趁熱鬧，何況這一次的衛塞節，更是破題兒的第一遭要舉行大慶祝大遊行呢。因此，義不容辭的必須參加，和怯於參加這種大場面的念頭，一直在我的腦海裏矛盾地激蕩着，不知何去何從，如何是好。在不能自我決定之中，我只好唯陳居士的馬首是瞻了，如他要我們參加，我當樂於從命，如他沒有什麼表示，那我也樂得從旁做個觀眾。結果，衛塞節將近的三天，他便在講堂上興高彩烈地向我們宣佈，希望我們全體能出來參加「助陣」。大家都樂意參加之後，第二天上課之時，他便把編好了的各人工作表及襟章分派給我們，我的工作是在未啓程前擔任招待和遊行時擔任糾察，是以，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下來。

時間過得真快，今天便是衛塞節。因為這天已蒙批准為公共假期，政府各部門和學校等都放假。早上九時許，在某中學任教也是我們的學員的老林已駕車至我家門口，向

我嗚車吼了。出了門，在某茶樓吃了早點，我們便驅車往佛教會，看看有什麼特別工作要我們做——老林亦是招待員和糾察員，是我的「同隊」。抵達會所，許多善男信女卻比我們早到了。會所內外都旗幟飄揚，爐香縈繞，真是另有一番與俗不同的莊肅氣象。請教了陳居士後，乃知此刻還用不着我們，又因會所裏人羣摩肩接踵，很是擁擠，我們便暫時偷懶地離開了。隨便在街上兜了一陣，老林說，不如回去把前天未改完的卷子趁此動工，於是，他便把我載回家去，約定下午三時左右再來載我，因為遊行四時半才開始，佳賓們也至少要在下午才光臨。

回到家裏，和妹妹帶來的約四個月大的孩子逗玩了一會，我就躲進書房拿起那本看了十之六七的狄更斯著的英文本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繼續讀下去。一直到十二時許吃中飯時才暫停。用畢中飯，隨便和家人在客廳裏聊談了約半句鐘，又進書房閱讀該書，到了一時多，那本五百〇八頁厚的書，終究給我看完了。讀完此書，真一大樂事，這為的是我又多讀了一部名著，又多吸收了一股智識。你瞧！能爭取時間，是多麼的利益！的確，與其在這些時間內，白白的在無所事事中度過，何不將那一逝不同的寶貴光陰用在既可修心又能長識的閱讀上。想做文豪的你，此很重要。我雖不敢說如能這樣，將來必定成爲一個學識宏博的大學問家大作家，但許多學識宏博的大學問家大作

家，卻的確是在這樣的爭取時間不斷地讀書中成功的呀！這一小小的插話，看來似與本題無關，不過因感而發，料亦不怎樣無的放矢的吧？

又看完了一部書，心情實在不勝愉快，以是，我便燃上一根「雪山」牌的薄荷香烟，躺在窗前的那張藤躺椅上，眼皮半開半閉的去迴思書裏的故事內容和哲理警句，此種樂趣，此種享受，老實說，也唯有內行人方能體會。二時許，便跑進浴室沖涼，整裝待老林到來。一切準備就緒，我又燃起一根香烟，凭窗閑眺，聊作休息。但當我翹首天際，我的心中便立刻被一層憂鬱的陰影籠罩上來，這為的是東方的天上，已陽光不照，烏雲密佈了。再過不久，連西方的半邊天，也日影隱沒了，而烏雲更像一枝兇悍無比不可抵抗的大軍似的，層層的向西方壓來，並且還夾帶着一股相當強勁的風呢，此情此景，真有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我擔心，這樣的一個好日子，若果天公不作美，真的來個大雨傾盤或霖雨連綿，那實在是太掃興太沒興趣了。不過我又想，今日既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誕辰，而他的慈悲為懷捨己救世的偉大精神，早就感天動地，天公豈有不收雲斂雨之理？尋思着，直到壁上的鐘叮噹地鳴響，才把我的思潮拉回，這時已是二時四十五分，約時快到了。爲了不想使老林浪費車吼，我便下樓在樓下的餐室喝咖啡等他。

十分鐘後，我們便抵達了佛教會。由於所有的花車，樂隊以及參加遊行的人等都在

兒童遊樂場集合，所以，來會的外賓，僧侶和女尼等並不多，據說大家已直往集合地點去了；雖是如此，不過此時會所裏的人士還是十分擁擠。這時的天上，不僅是滿佈烏雲，而且已開始下着不小的雨。我們在會所內忙了一陣，逗留了半句鐘，便被吩咐到集會地點去招待和幫忙維持秩序。雨還是下着，但此時卻似乎小了很多，爲了表現我們的熱忱，以及表現我們還充滿着青年人的活力，我們便冒着雨點往露天的兒童遊樂場「執行任務」。正當我忙着招呼來賓和維持秩序的當兒，忽覺背後有人拍我一下，我機警地回轉頭來，原來是全副戎裝的老友C警長，想不到他也在今日 On duty。

將近五時，我們的社友老張即在台上拉響喉嚨開始序幕了（他任司儀），在一片柔和的樂聲和掌聲中，州務大臣閣下緩緩步向台去。剪了綵，訓了辭，即奏國歌。等到一切名人演講完畢，正要開始出發時，天上雖還是一片陰沉，不過雨卻真的完全停止了，而參加遊行的隊伍，便從容不迫地在繁鑼緊鼓的舞獅樂中和抑揚頓挫的西樂中逐漸啓程。

這次的遊行陣容，別埠的我不知道，但怡保方面的卻相當壯觀，光就花車就有十數輛之多，參加遊行的人和汽車更是一條長龍，真是熱鬧之極。而經過各街，也都萬人空巷，盛況不遜於任何的遊行場面。這次的經過路線是：由兒童遊樂場，經柯士曼街，波

士打律，列治街，休羅街，高溫街，然後回至兒童遊樂場散隊。在遊行的時間裏，一滴雨水也沒有，直到遊畢歸來，「前頭部隊」早已抵達原來的集會地點時，雨才「及時」地不斷下降，此實乃今天的一件值得尋味的奇跡。不然，若真的一直在滴瀝不停的雨中勉強進行，我想，不特參加遊行的有心人士要滿身濕透，就是整個隊伍也要弄到狼狽不堪，「潰不成軍」哩，佛光到底有靈，慶幸慶幸！尤其最使我深深感動的，厥是在遊行的熱心人士中，有兩位年屆高齡步履維艱的老齋婆，她們卻拋車不坐，一拐一拐的由她們的親人扶着步行到底呢！此種老當益壯以及虔誠的精神，愛閑散的青年與一些不分皂白的任意諷刺誦經膜拜的人士視之，當亦不無一些感觸的吧？

七時多才回到家裏，由於相當疲乏，以及外面還下着不小的雨，稍事休息後，即將今日之經過記出給你。讀之，有否與故人挑燈夜談的親切之感？但願如是！

代購的朱子家著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及何遁翁著的「老子新譯」等書，已於前幾天收到，勞煩之處，謹此致謝。

學海近來有何心得？希告。此問

敬祺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博學必從勤苦得

XX:

巖巖峭壁，小橋流水，一抹斜陽；今日黃昏，我又來到了一片綠色的加冕公園。清風徐來，浮雲輕移，人靜心靜，真使我不忍捨去。此時剛好有一位母親帶了五六個男女兒童到來，而那母親卻靜靜的坐在草地上看着一本雜誌，任由那羣小孩子自由自在得手拉着手，圍成一個大圓圈，嘻嘻哈哈的在唱着歌戲笑着。也許是見了他們的天真活潑，引動我去追尋自己已往的童年快樂夢痕所致吧，於是我不由自主的一步一步的跑近他們。誰知他們見我來了，卻忽然的靜下了聲，如小學生之見了莊嚴的老師似的，不再胡鬧了。這真使我不勝愴然，感慨系之！於此，我才意識到我已步進了中年；因為人到了中年，小孩子的天地裏，是再也容不了我了，要想學作活潑，也不成了。歲月的催人，是多麼的匆匆呵，童年時的自己，不也是和他們一樣的無憂無愁，天真活潑嗎？那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猶如昨日的事呢，誰知祇旋踵之間，我已而是而立之年！古人說光陰如白駒過隙，撫今追昔，實非虛語。

陸放翁曾經寫過這麼的三句耐人深省的詩：「流光莫恨去聯翩，見事還疑勝昔

年。」的確，時間雖是沖去了人的青春，轉變了童年的心情，但是，無可否認的，我們的學識，我們的人生經驗，以及見事之多處事的穩重，委實都是時間所累積下來的成果呢。誰也知道，時間的巨輪，任何的大英雄、大力士，都不能將之挽住片刻的，若果我們在這決不能停留的時間過程中蹉跎歲月，長吁短歎，不如也學陸放翁那樣的達觀情懷，盡量在學問上跟時間的脚步賽跑更來得實際。想到這裏，我的感傷情懷不特冰釋了不少，並且還在此中感悟到一個真理，即我們如不想虛度時日，除了努力讀書，加緊追尋更高深的學問之外，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補救方法？

俗語說得好：「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這個譬喻，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老調，但它卻實實在在的是一句含有深刻意義的鼓勵人向上的警語。淵裏的魚真是又肥美又可愛，然而，你老是站在淵頭觀望，羨慕不已，這又有什麼用？就是你在乎不吃不喝的觀望了三天三夜，你依舊還是一無可獲的。設使你想捉得三幾尾那又肥美又可愛的魚的話，你除了馬上回去把網結好，拿着網來網它們之外，難道那淵裏的魚會自動地跳進你的手裏嗎？我之所以要特別去闡釋引申這個譬喻，一方面是由於這個譬喻太好了，而另一方面卻是針對你的來信而發的，因為你看到許多學者的論著不斷問世，而他們的學問又是那麼的深博，於是羨慕不置，希望自己將來也會有這麼的一天。

老弟，你有這種羨慕之心，最低限度已是個大可造就之材了，但是空有羨慕之心，而缺乏那堅忍的讀書毅力，這還是無濟於事的。告訴你吧，讀書和一個農夫之犁田耕地是一樣的道理，如果一個農夫不在烈日當空之下冒着大汗，手胼足胝的先把田地犁好，然後再下種，下種之後又要不斷地鋤拔蔓草和施肥，那麼，那些可愛的穀米和甜蜜的菓子怎會生長出來呢？讀書亦是如此，如不一日也沒有間斷地埋首於書堆中，沒有吃得起苦的堅忍毅力，是決不會有所收穫的。這和那位老是站在淵頭觀魚羨魚，而懶得去結網的仁兄，又有什麼分別呢？

記得在大學唸書時，有一位有史學家權威之譽的C教授，老是用這樣的話來激勵我們：即你們爲學，決不要像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字，必須得像雕刻家用雕刻刀刻進板裏的字，因爲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字，只須粉刷一抹，什麼都完了，唯有經過雕刻刀刻出來的字，才能歷久不滅呵！他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非下大苦功決不能得到淵博的學問，沒有淵博的學問，決不能寫出誰也欽佩的不能推倒的作品。如果只是爲了一張大學文憑而讀書，一切潦草從事，考試過後什麼都忘得一乾二淨的話，那麼，此人就是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字了，那還能談得上會有什麼與日月爭輝的傑作傳世嗎？平心而論，我的學問雖至今還是那麼幼稚，不過我能一直沒有間斷地在書齋中打滾，這簡直就是受了

C 教授的那些話影響的成果呢。我實應永遠對他銘感。

至於你，因我對你的認識十分透澈，所以我能正確地知道你的毛病。你不但天性聰明，同時亦非懶惰之人，而只是沒有那種堅忍的讀書耐心吧了。如以你的聰明好學，再加上堅忍的耐心的話，我敢相信，不出數年，你一定可以在你所癖愛的文史上有一個比較深入和有系統的認識，即此以往，再下十年八載的苦功，你不難有相當的造就，可以寫出夠水準的作品了。不信，你大可以試試看。老弟，時間是決不會等人的，專心用功的人，一二十年後必能脫穎而出，和前大不相同；苟且偷安之人呢，一二十年後，他除了依然故我，難道皇天會助他成功嗎？時間消逝，吾亦隨之成功，那時的你，一定不會掀起流光一去不復返之歎的了。我們爲什麼不趁此綺年，做一個將來問「時」無愧之人呢？

說到埋首書堆的堅忍，我實在敬佩中國文壇上的那班箋注家和考據家，如歷盡數十年心血閉門注書撰有「墨子閒詁」，「周禮正義」，「古籀拾遺」，「契文舉例」等的孫詒讓（清），覃研經史，考定五經撰有「漢書注」，「匡謬正俗」等的顏師古（唐），博洽經傳注易，詩，書，禮，儀禮，孝經等的大箋注家鄭康成（東漢）等等都是。若果那些古籍不經他們精心考正箋注出來，我們現在讀之，真是更要大費周章了，

他們對於後人的偉大貢獻，我想，只有知道此中三昧者才會感激涕零呢。而他們的一生心血，簡直全用在此上面，堅忍的毅力，天若有知，亦要動容的！這就難怪他們要永垂不朽了。

蘇東坡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朱熹亦說：「立志不堅，終不濟事。」蘇東坡和朱熹，他們之所以會終於成爲閃爍千古的大學者，撰寫出那麼豐富的精且博的大塊文章，這都是由於他們有堅忍的毅力才能達致的成果。而他們所講的那些必須要堅忍的話，到頭來到底證明了並非是信口開河擺老師架子的口號，他們實在就是依此而苦幹的呀！你想做文學家，做學問淵博的學者，但卻沒有那種堅忍的讀書毅力，這，這怎能濟事呢？

老實說，想做文學家，做學問淵博的學者實非容易，不過亦不如登天之難，這只要你堅忍的讀書毅力，一日也沒有間斷的在學問上下大苦功，你的憧憬，必然會隨着時聞的脚步逐漸實現的了。

泛泛之交，猶如莊周之貸粟於監河侯，管你什麼死活；惟有關情至友，才會馬上提斗升之水來活轍中之鮒呀（取意於莊子「外物」篇）。我之自比於活鮒之人，自未免太過誇大，但愛你向上之心，則毫無半點虛假，所謂「貴善者，友朋之道也。」料你定不

會以忠言爲逆耳的吧？則幸甚！

我的事業雄心，雖早已如走了氣的烈酒，失掉了原來的烈性了，但我的讀書興趣，卻又正似正在燉着的冬歸，一直都在不停地發出香味呢！唯此還值得一告。

杜工部會寫過一句這樣的詩：「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要讀五車

書，不勤苦，不堅忍，怎成呢？並頌

康適



一九六二年五月廿九日怡保齊物齋

財若儻來難久享

XX:

這幾天的氣候，實在熱得驚人，用「艷陽似火」這句話來形容，可謂恰當之至。莫說在烈日之下在街上亂闖，就是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披書寫文，汗水也自動地淌淌而流，如此氣候，這種燥熱，加於汗流浹背，不斷地要用毛巾揩擦的環境中，精神不振，昏昏欲睡，案牘勞神，其興致和毅力難免要大打折扣了。沒有辦法平心靜氣地精神盎然地看書之餘，我祇好重進浴室，再來個冷水涼。沖過了涼，然後即慢慢地沿着騎樓，步行至離我家不遠的一間有冷氣設備的牛奶吧（Milk Bar）冷飲消暑。一直在那兒逗留了約一小時多，才回到家裏。

剛把書房的門打開，女傭人即交來一封信，說是剛到的。未看內容，一見信封上面的字跡，我馬上便知道是誰寄來的了，即和你在K埠同事的T君。信的開頭二段，是報告他的近況很好，並且已於上月提升為營業主任，公餘之暇，除了間或看場好電影之外，其他的空閒時間，便都在黃昏散步之後，全都用在閱讀上，至今已讀了不少世界名著和文史方面的論著了，又增進了許多學識。接着便談及你的近況，這為的是我們都

是無所不談彼此關心的老友之故。

他說四月前，你非常倖倖地中了四千多元的百字票。橫財倏然飛至，不用說，你真是開心極了。無端端的獲得了如此不少數目的橫財，以是，你的喜歡揮霍的個性，則更其擴展，更加從容，吃喝賭玩，更變本加利，樂而忘返。祇因財來得這麼容易，就抱着有財不用非君子的荒唐觀念，大開慷慨之囊，祇要是能消受能銷魂的玩藝，你都不惜代價的盡量尋賞，以為用完了這筆款，以後還是可以再中的。結果，不用二月工夫，你所得的數千元，就如此這般地花光。自從花光了那筆錢後，你還一直迷戀着那個再中百字票的發橫財幻想，於是，每逢賽馬的日期，你無不大量地向百字票上下注，甚至還與一班天不怕地不怕的賭友，到處求神拜墓，祈禱真字呢。然而，一期期的不斷地將鈔票奉獻，但你幻想中的那筆橫財，卻猶同石沉大海般，並沒有如你所預期的降至。橫財不至還不打緊，不過你每月的入息，反而弄到不足應用，到處向朋友借貸了。T君見你發狂似的在做着發橫財的夢，老是在橫財眼裏打滾，情勢相當不好，遂將此事告我，要我也從旁勸告，免得將來真的淪於為財瘋狂為財墮落的困境。

俗語說得好：「財若儻來難久享，力能自食豈終貧。」的確，世間能有幾人是靠不勞而獲的橫財過其一生的呢？所謂財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因為那些意外的橫財，是

不靠自己的勞力得來，所以用時也很難會興起一種愛惜和痛心的感覺，唯有自己由勞力中所賺得的血汗錢，才會依依不捨地將之花用的。同時，有了橫財，有時不但於己無益，反而會傷身哩！這話怎麼說，即是財多思淫慾，何況又是從天而降的不勞而獲的橫財，因此，難免惹上吃喝賭玩之惡習，胡天胡帝，極度地放浪形骸起來，這樣，過度的荒唐，身心不是要大受影響嗎？不是反被橫財害嗎？

據我所悉，社會上一向都存在着許多不務正業的專在賭場上找尋生計的撈家。這類人有些也的確夠本領，他們一早起來，喝過早茶，便到各俱樂部去閒蕩，賭局一開，他們即先在旁邊觀風看色，一見到可勝的機會，就及時下注；輸贏雖是不可知之數，不過這些有經驗的撈家，結果總是贏的機會居多，而他們多數是不耽迷賭場的，一撈到一天的開銷後，即悄悄地「鬆人」了。他們純靠這種「清閑的職業」來維持個人的生活不算外，有許多還以此來養家育兒呢！不過老實說，這類不務正業，專靠儻來之財生活的人，又有幾人能終生如此？那更談不上什麼人格尊嚴，社會地位和大把的積蓄了。如此做人，如此過活，有何人生意義之可言？此亦是不勞而獲之財之不能使人光明正大地做人的一例。

有一位同鄉，老夫婦兩十多年來都和某英國工程師做工，男的任啟事，女的任洗衣

兼保姆，工作雖不怎樣清閑，但亦不十分煩勞，而薪金加上一些外快，每月兩人合起來，至少也有三百多元的收入，兩個兒子，也都很舒服地在中學裏唸書，生活過得相當美滿。除此，每年還有機會跟着老板往外埠旅行一個半月呢。前幾年，他忽然中了馬票，六十多千，取錢後的另一星期，他倆便辭職不幹了，打算自己找生意做，這種想法，當然值得嘉獎。

有了資本，要做生意，那真是一件最容易的事。不到一月，他便在新街場某熱鬧的地區，找到了兩間相連的店舖。一切手續辦理清楚了，即將那兩間店舖打通，大事裝修，準備經營茶室餐館，再過一月，他的生意便正式開張，那天，叨蒙他的邀請，我也去參加他的開張大吉鷄尾酒宴，以後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每月都賺錢。他這人，本來賭博之事是無所不懂的，祇因愛惜由勞力中所得的血汗錢，所以，十多年來，他全不涉足賭場，即連麻將也從未摸過。誰知自從中了馬票，創立了生意不久，在朋友的慫恿下，他的那差不多早經死去了的賭性，卻又死灰復燃了。有了相當可觀的錢，又是不勞而獲的，因此，對於錢的愛惜，也已經逐漸地不把它當做了一回事。須知，賭這個東西，最怕的是開頭，因為一開了頭，一定會上癮，一上了癮，那就天大的事情也不管了，我有一位麻將癮太深的朋友，就是因為常常打到通宵達旦，弄到賢良的太太憤厥和

他離婚的，你瞧，可怕不可怕？我的那位同鄉，亦是迷於賭，於是不用三月，他的那筆除了一半用在生意上的馬票錢之外，其餘的都給他在牌九和番攤上輸光了。

賭博的人，大半是這樣，即愈輸愈熱，愈輸愈想贏回，破產的人，往往就是在此種熱和想贏回的狀態中失卻理智地逐漸消沉的。現款輸去了，我那同鄉便用生意的商號作押，蓋章簽名向各放高利貸的人借款，東借一筆，西借一筆，利上加利，不得已，他只好將其中一間店舖頂與別人還債。你瞧，人家做生意是越做越大，而他不到一年，卻由兩間變成一間。老實說，若在此時，他能理智大開，覺悟前非，從此戒絕賭場，雖祇剩下一間生意，不過以後的生活，是絕對可以足衣足食，不愁匱乏的。祇因一念之差，理智為賭魔所迷，此賬還清了，於是又慫恿地步其覆車之轍，如法泡製的東借西借大賭起來。再過半年，他的那兩間生意不但全部破產，即連幾十年的積蓄，都一齊付諸流水，蕩然無存。他的老妻，就是在如此重大的刺激下發了狂的，現在已下落不明；他的兩個兒子，也因此停了學，各在一方，寄人籬下的過着艱苦的學徒歲月；而他呢，聽說自從破了產，過了一個時期的近於行乞的破落戶生活後，由於貧病交煎，臥倒路旁，被好心人發現送進了老人院，現今亦已神智不清了呢。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含酸茹嘆，銷落烟沉，人生至此，還有什麼比這更加淒慘？橫財，這個人人仰慕的美人，有時不但不能使

得者與家擴業，還要使人一敗塗地哩！類我那同鄉之人，我相信世間是很多的。

還有一位在洋行當書記的老友，他是個馬迷。在馬場中輸了不少錢之餘，覺得賭馬這一門，贏的成份實在很渺。不過從數年的經驗中，他又深深地相信唯有經營場外賭馬，才有贏錢的大把握。以是，他便邀了幾位同道，每人出資二千元，公司經營此業。初時，他們的「生意」的確財源並進，發了不少橫財。誰知自第三個月起，卻開始呈衰象了，接着更在連敗數場中，連本帶利，全部輸光。還虧他是個很有理智的人，自從那發橫財的美夢被粉碎之後，立刻立下最大的決心，從此戒絕一切的賭，安份守己的做人。浪子回頭，的確是金不換，以後他本人的身心和家庭生活，不但過得非常舒暢和美滿，而且每月還有剩餘入息存進銀行，以備不時之需呢。設使他也像我那位同鄉那樣的執迷不悟下去，其結果，我不敢相信，並不會比我那同鄉怎樣好的。其實，人的一身，足衣足食，生活有保障與有餘款儲備，已經是很足夠的了，又何必貪那儻來之財？况且那儻來之財有時還是福兮禍所倚的呢！快毋再耽於那發橫財的夢想，好好的安份守己地幹你的正當工作吧！

君不見漢朝那有銅山鑄錢的鄧通，結果也要餓死嗎？我們又何必做那過份的非非之想？

朋友勸諫之情，止於此矣，聽不聽由你，而我可說已知無不言無愧於心了，阿們！
「財若儻來難久享，力能自食豈終貧。」這實在是飽經世故的前人的經驗之談，願
你記取！此頌

近祉



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怡保

荒唐自古多遺恨

×××

你離開了高級中學的教育搖籃之後，因人浮於事，各方奔波，到處拜託，整整的一年時光過去了，你依然賦閒在家，無從謀得一職位。去年恰巧你叔父有事，由星洲往檳城，路過怡保，在你家寄宿一宵，你便將謀職之艱難以及急於謀得一職之事情訴說於他，請他多多留意，介紹聘用。你叔父是星島保險公司的重要職員，交際範圍廣泛，認識的人很多，以是不到一月，你便接到好消息，往檳城某保險公司做書記兼保險招徠員。月薪加上額外佣金（Commission），每月起碼有二百多元，老實說，一個剛步入社會的青年有此進益，可說是相當幸運的了。做你這一行，不消說，除了八面玲瓏，誠懇客氣是最好的資本之外，還要廣為結交各界的人士，這樣，生意才會源源而來，老板才會特別垂青，而你本來精明幹練，口才也很好，因此，不到半年，你便在其中搞得頭頭是道，大有後生可畏之慨。

爲了工作，爲了生意而必須應酬朋友，以及必要的時候，就是陪朋友們往夜總會和燈紅酒綠的場所玩玩，這當不可厚非，亦是無法不如此的。不過說真的，那種場所，最

容易使人墮落，也是容易使到一個人好像飲了一種蠱酒似的，以後欲罷不能，沉淪忘返，許多有爲的青年之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弄到身敗名裂，這些地方可說佔着一相當重要的因素。我所以要溯本追源，先從你謀職之艱難敍起，這無他，一方面爲的是聽說你近來變得太厲害，除了老是一班「志同道合」的聲色朋友跑夜總會載酒吧女郎打通宵麻將之外，還學會了喝酒和玩不三不四的女人這些本領；另一方面是警醒你，恐怕如此下去，可真要弄到失職敗身的下場呢。若果既成事實的時候，你將何以面對培育你的父母和提拔你的叔父？我你乃是表兄弟，所以我得趁你還未深入魔障之前，義不容辭的給你一個不客氣的規勸。由於你還涉世未深，世間之事還知道和目睹得很少，故不揣鄙陋，將我目見過的許多事例中擇其二則寫給你，雖然這算不是甚麼懲前毖後的「教條」，但亦不無「以爲汝曹後車耳」(「顏氏家訓」語)的警惕吧？望你聽了以下二則故事之後，能即刻懸崖勒馬，覺悟前非。

以前我在某埠教書時，由某同事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二十多歲的也是做保險業的朋友，他父親的保險公司能有如此的相當規模，全是由刻苦耐勞而來。這是個大家庭，我的朋友是老二，亦是家中最得寵的人。這位仁兄的天資不算壞，但不知怎的，華英校只輪流地浸了數年便不讀了。停學後他便在父親的公司裏學做生意。只因他好動成

性，口才非常了得，他父見他是個好人材，即派他出外招徠生意。以是，不到數年，他便成了保險界的一位活躍人物，而經他招徠的生意，簡直就佔了公司裏整個營業的三十巴仙，這不用說，他父親更加對他另眼看待了。爲了鼓勵他和方便他招徠更多的生意起見，他父親便買了一輛新汽車給他（他原來用摩托賽）但這麼一來，可真糟了。

他本來是個喜歡在風月場中獵艷之人，有了新汽車之後，他真箇如虎添翼，如臂使指，更是威風十足，更其方便了。這不用說，往日的那班徵歌逐色的朋儕伴侶，也更此老是圍攏在他身邊，做了他的食客。此後歌台舞榭，妓館酒吧，當然是他最銷魂的去處，而他就在這一連串的風流歲月中，勾搭上某間酒吧的一位酒吧女郎；這位酒吧女郎，因時常和他出雙入對，所以我也和她相當熟稔。她的芳齡約雙十左右，雖不是甚麼天姿國色，但攢眉擠眼，的的風騷，卻確是不勝醉人，難怪我那朋友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自他和酒吧女郎如膠似漆般進入愛情階段約半年後，便不顧一切地要她放棄工作，願供應她所有的費用。向來的風塵中女子，有無真情是另一回事，但善於刮索，善於揮霍，卻是她們至拿手的慣技。供衣給食，兼且額外的奢侈花費，每月必須奉獻三四百元，老實說，這並不足奇。負此重任不算，還要應酬其他類似的女人和那班「難兄難弟」，我那朋友，逐漸入不敷出了。

祇因他已泥足深陷，荒唐養成，不敷之處，他當然要出點心裁，另謀辦法，希望能在冷灰中爆出一些熱粟來。既不能偷也不能搶，難道真有鈔票由天降落，計窮智盡之餘，卻忽然靈機一動，大胆地要出偷天換日的手腕，在公司的賬目中（公司賬目半部份歸他管理）操奇計贏，弄款取用，此種僞賬，老實說，苟若不被揭穿則已，否則，免不了要吃官司。據說，他盜用了約數千元之後，僞賬始終被查穿，這時，他父親真是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上把他的汽車拍賣賠款了。不但如此，他父親更在盛怒之下，叫他滾出家門，和他脫離父子關係。後來他的命運，不用說，當然是很淒涼的了。這是誰為之，孰令致之的呢？還不是荒唐招致的罪孽。

另一個是我當年的同學。此君的家庭，亦是中上之家，父親開有一間大規模的雜貨店。他的聰明才智，說真的，都在你我之上，在初中的三年裏，中英算三科，最是他的拿手本行，分數總是優等以上；考試成績，也總不出三名之外。這樣的稱得上是「書種」的人，其脾性應該沉靜才對，但他並不如此，打從唸初中一的那年起，他即便開始和歌台舞榭結下了緣，不僅每個周末要至深夜方歸，就是平時也常徘徊其間，玩到十二時多才肯回家。而他本來就有音樂天才，自從在歌台結識了一位音樂能手後，於是玩各種樂器和唱歌之事，更逐漸進展至爐火純青的地步。初中畢了業，他便離開本地往P城升高中，我也即離開怡保往K埠唸高中，以後大家便慢慢的睽隔了。

三年不見，就在我高中畢業由K埠回至怡保的那一年某日，他也即和P埠的畢業班旅行團路過本市前往星洲，那晚是他來我家找我的。那時的高中畢業生可說相當吃香，要在教育界找一個飯碗，決不成問題。他問我打算怎樣？我說打算暫時先教教書，以後才籌備再升學。不過他卻不但不打算升學，也不要教書，而是決定在他父親的店裏做生意。自從那次的一別，此後彼此便音訊杳然了。約三年後的某一次我由港返家渡假，聽某位在P埠任教亦是回怡保渡假的同學說，他因太浪漫荒唐，在歌星舞娘身上化掉店裏許多錢，被父親查悉痛罵了一頓，便十分不服氣的鼓起如虹般的「壯氣」，走出了家庭。

他走出家庭後，由於對歌台十分熟悉，又玩得一手各種樂器和唱得一口好歌，以是很容易地便得到一個席位，加入歌台的行列，去過那獻藝的飄泊生涯。雖是在輾轉奔波中，但他的舊性依然未改，數年來還一直在歌女叢中過那迎新棄舊的胡鬧歲月呢。近年以來，他已「轉碼頭」到泰國旅食了。在泰國他除了在那些不三不四的歌台玩音樂和歌唱之外，還兼任舞女大班和開設小型的跳舞學院教暹女們跳舞。

風流成性，加以暹地的女子又是那麼隨便，不消說，他一直都在享受着艷福。然而風流孽債到底是不會放過風流之人的，而他就在這種縱酒放慾的消受中，由性病而弄到百

病叢生。貧病交煎，生命危在旦夕之際，幸虧他父親得悉其慘況，不念舊惡地託人把他載回醫治：留醫半年餘，這才逐漸恢復原狀。而他自經這一次的死裏逃生後，總算大悟前非，根除了以往的壞行爲，重新做了一個好人。祇因荒唐亂來，白白地浪費寶貴有爲的青春，和弄出一場幾乎被奪去生命的風流病來，你說可悲不可悲？

我想，你決不願步此二人的後轍的吧？深思深思！此問

近佳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於怡保

切莫失信和欺騙

××：

昨午往舊街場繳納電費，返家途中，經過曉羅街，見某大洋貨店門前，懸着一幅寫在長布上的大標語：「××周年紀念特別大減價」，以是，我猝然若有所悟：何妨進去看看有甚麼真的價廉物美的恤衫，以便購買幾件；並且還可藉此歇息歇息一下，主意既定，我便也趁熱鬧地跑進去了。正當我在店裏東張西望，物色我理想的物品的當兒，忽聽見令姐從旁向我招呼。老實說，自從半年前，你將往丁埠任某商行之職的前夕，在你家吃過那餐豐富的踐行飯後，可能是因你不在，也可能是我懶得造訪之故吧，所以，我不見你令堂和令姐，也和不見你有同樣之久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時真是妙不可言：怡保市本來不甚大，而我家與你家的距離，充其量不會超過半里遠，誰知卻一直到了昨日，才得偶然地遇到令姐，你說可笑不可笑？

和令姐在一齊的，是你的鄰居某夫人。此時由於店裏的觀衆非常擁擠，而我也口渴唇乾，稍作寒暄，我便邀她們至對面的咖啡店冷飲解渴。風扇底下，汽水消暑，大家的精神陡振，心情也不像先前的那麼緊張了。首先我當然問起你的近況（久未寫信致候，

真是罪過），誰知一提你的近況，她便顯出驚奇與不安，驚奇的是我你是常在一起的好友，你的近況，我那有不知之理（此我向她解釋，我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不安的原因是你在一月前，被某商號老板控以「欺騙」，「失信」的罪名，為你的經理不諒解革了職，現在暫時寄居在丁埠的一位親戚家裏，等候另一個職位。被控的原委，聽說是你先前向該商號收取了數百元，答應半月後必定將貨送交，但半月過去了，儘管該商號老板怎樣的打電話向你催促，你總是以「貨還未到」推延下去。後來激到該老板惱羞成怒，便叫律師以「欺騙」和「失信」罪提控你，你的經理卻認為此事太丟公司的令譽，不但不肯為你緩頰，反而將你革職。等到賠款了事，你已是失業之人。至於你為甚麼會弄到如此這般，據你丁埠的親戚證實說，你並非有心欺騙和失信，而是將收得的一半款項，用來作為購買一輛 Secondhand 的摩多賽上，無法按期將款交出商行取貨送交該商號老板所致。

但，這在商場上，法律上甚至人事上講，到底難免頂上「欺騙」和「失信」的罪名。如此作法，你畢竟是太鹵莽了；如此作法，若果一旦養成，將來還有甚麼光明的前途可言？一個人出來社會做事，能幹不能幹是另一回事，最要緊的是人格和信譽，一個人的性格和信譽，簡直就等同一間公司的招牌，招牌好，有信用，顧客自會聞風而至，

隨便招牌和信用成了問題，任你怎樣自吹自擂，大家也決不會與你來往的了，這樣，生意不門可羅雀那才怪呢。所以，要想做一個人人敬愛有燦爛的前途的人，保持信譽，可說是最必須培植的行爲。不過，人誰無一時之錯，如知錯能改，以後還是大有希望的，何況你祇是初次無意犯的過？

由於我是在商人的家庭中出身，茶餘飯後，我父親不時將他目覩過的許多因失信，欺騙而弄到不好下場的人的往事告訴我們，所以，我一直都對這類人懷着極不好的印象。他之所以要時常對我們談舊，並不是老人話多，更不是自我標榜，而是想以前車之鑑的感染方法，培養我們將來無論是從商做人，切不要幹那失信和欺騙的勾當。老實說，我至今猶能一直潔身自白，在社會上的任何場合都敢挺起胸膛光明正大見人，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學問的薰陶與聖賢的垂訓所致，但少時受父親的那些無形的莊正的教益影響，可說是不可抹煞的一環。而他雖早已作古，不過他的那些含有無限警惕的遺音，還不時的在我的耳邊縈迴着呢！願此擇其中一則寫出，聊作此信之殿，然而，這對你畢竟還是有點獻益的吧？

以前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在中國某鄉設立一間收買農產物的農產公司，如穀、米、蕃薯、瓜果蔬菜、鷄鴨豬羊、蛋等，都是收買的對象。用平價買來，運到城市以高價出

售，這不用說，實在是一門好買賣。鄉下人因交通不便，而路途離城市又很遠，用肩挑進城裏，不但十分辛苦，而且也挑不了多少，加以他們並不熟悉市價，都以為農產公司既近又方便，一拿去便有現錢收得，真是何樂而不爲？是以，誰家要出售餘產，都拿去該公司。

一個貪得無厭的人，真是沒有良心，得了寸即想進尺，鈔票愈多愈好，管他別人的痛苦。那位世伯就是如此，後來他除了抑低價格之外，還想到一個除欠鄉人的方法，以便利用人家的那筆款來生自己的利。他的這個方法，是含着逐漸蠶食的深遠步驟的，真不愧是一個標準的市儈。初時，每個鄉人拿貨物賣他，他總低聲下氣的說，因市面銷路不旺，一時還收不到現款，下次拿第二批的貨物來時，才付還這次的暫欠吧，鄉人本來是耕織自給的，很少有甚麼急需，既然他暫時沒有現款，那就下次才拿也無所謂。須知，他所處的那個鄉，是很大的，附近至少有千戶人家，雖然每人被暫欠不多，但合計起來，那筆數目可就很可觀了。你想想看，那一筆欠的錢，他用來放高利貸也好，自己另做生意也好，總之，都是自己的利益。言出必行的諾言，在當時的一兩個月裏，他的確是做到了，即鄉人的第二批貨物一到，上次的欠款他便如數清還。然而，慢慢地，他的錢款除謀出現了，一批三批，甚至是四五批的貨物都不給錢的也有了；他之所以敢胆

狠起心腸這樣幹，是以爲鄉人是愚蠢的，鄉長又是和他互通聲氣的朋友，誰都奈何他不得。

起先，鄉人還不以爲意，但問債不還的數次多了，誰也會噴有煩言光起火來。老實說，鄉人雖是忠直，不過他們卻是講義氣的忠直，苟若一旦給他們發覺到，你簡直是欺人太甚時，他們的憤怒也可真不可小視哩！鄉人幾次三番的拿不到錢，回到家裏，當然不免和鄰居伸伸怨氣，誰知一伸之下，隔鄰的也是這種情形，以是，一傳十，十傳百，差不多所有人家都鬧動起來了，動怒之下，很多人便不約而同的去他的公司跟他理會。可能是他聞得風聲不好了，所以早就有了預防，等到鄉人到時，只見他公司的四圍已站着許多荷槍實彈的如臨大敵的兵勇。鄉下人到處見識比較簡陋，一見到這些兇神惡煞般的雄糾糾的兵，便即時忐忑不安，惶恐殼殼。有些甚至還偷偷地作鳥獸散。回去之後，有幾個見過世面的父老，便叫大家集在一齊，向他們慷慨陳詞，說這是他無理，我們何怕之有？商量之下，那幾個見過世面的父老，便被推爲代表，寫下一張告狀呈進鄉公所告他一狀。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時中國的社會，不客氣的說，多數的確如此，有幾個能像包龍圖那樣的好官，處處爲老百姓打抱不平的呢？這難怪這告狀，一去便如

泥牛入海，毫無動靜了。接着的第二封第三封告狀，亦莫不如此，鄉人祇好忍耐下去。正當第三封告狀呈上約一月，恰巧有一位在南洋發了財的老鄉返梓省親，準備將家鄉的父母接去南洋享清福。這位老鄉的大兒子其時正在省城某大學唸法政，下月便是畢業之期；接了父母往省城乘輪南下，剛好三代相會。而他在鄉間聞悉此事，亦大表不平，答允到了省城必為大家設法。以是，他到達省城見了兒子，即一五一十的將家鄉所發生的不平事件告知；青年人聽了，不消說，滿腔熱血，更是沸騰，立言必要將此市儉去掉掉而後已。

世間之事，往往就是那麼的不可逆料，尤其是機緣這東西，有時鐵鞋踏破卻毫無覓處，有時卻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老鄉的兒子，正待尋求機會，剷除那貪官污吏和那土豪惡劣的當兒，剛好該縣的縣長魂遊天國；因他是該縣之人，又是大學裏的優等生，於是在校長的極力推薦下，居然獲得京師的批准，那空缺便由他補上了。到了任所，接受了縣長印綬，他便立刻頒令鄉長，將那人拘案究辦。既是縣長的命令，鄉長除了唯命照辦之外，還有甚麼說，這時要包庇也不能了。再過數天，新縣長即帶了衛隊，親自下鄉調查，人證物證，豈有狡辯的餘地，結果，他除了乖乖奉還所欠鄉人之款，還被控以欺騙罪名入獄數月，而他的農產公司，也自他入獄的那天起被封了；那位鄉長，也同時因

貪污和包庇劣紳罪名失了職。這真是大快人心，不但鄉人得以出一口烏氣，即連我這個不關痛癢的小子，聽到此處，也痛快淋漓哩！

如果他不貪心欺騙，安份信實的經營下去，以後不是一生享用不盡嗎？祇因一念之差，而弄到如此丟臉的下場，你說可悲不可悲？失信和欺騙的行爲，到底要不得呀！

此請

近佳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怡保

散談學詩詞

××：

因你特嗜文學，尤好詩詞，而詩詞這兩門，平時你雖是散漫地讀了不少，但所讀的也僅是由一些「文選」和「詩選」之類書中選出來的並加以語譯與注釋的作品，不但沒有語譯的你不能自己領略，就是單是注釋而沒有語譯的你也不可能作通篇的理解。至於詩詞的格式和平上去入四聲及押韻這些必須懂得的規則，你更是一點兒也不明白；職是之故，每當情感泛濫詩思奔湧時，你除了以白話詩來抒發之外，要作律絕和詞，簡直是毫無辦法。因此，你老以為這實在是一件最大的憾事。於是，你下了大決心，非找一位懂得此兩門的師友當面指點至澈底貫通不可。你的這種對學問「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實在非常可嘉！

承你瞧得起，以為我是最好的請教對象，乃於上個假期將結束之前一週，寫了一封誠懇的信給我，當你回恰保渡假的期間裏，無論如何得抽暇給你貫通。這一個提請，真使我又驚又喜，驚的是我自己的詩詞，也正在學習之階段，豈敢當此重任？喜的是你有志於此，以後我們的圈子裏又多了一位可以唱和的作手了。我雖明知我的燭火之光，決

不能與日月爭輝，不過我到底答應了你，盡量的將我知道的告訴你就是。以是，上個假期裏，憑着你的聰明和力學，我畢竟竭盡了微力，潦草地完成所託，使你明瞭了作詩詞必須懂得的基本知識——格律四聲及押韻。由此足見，一個意志堅強，用心苦學的人，不管怎樣艱難的事情，他都能學得成功的。

想不到假期完滿，你回至K埠以迄於茲，已經寫了三十多首的律絕和十幾闕的詞，於昨日由掛號寄來要我修正了。有此成績，實在可佩！披閱之中，我的一股大快樂之情，我想決不會比你的遜色。不過老實說，改詩實在比教詩難得多。記得以前我初學作詩詞，交上給我的那位詩詞能手的老師修改，就是僅有一兩首，他也要費很大的功夫才能竣工。他時常對我們說，修改者首先必須要了然於作者之意，移易一字，也必須要有其所以要移易之故，不然的話，因一字一句之移易，改者與作者之間的意向就要不能融合，而硬以改者之意加於作者了，這種破壞作者意向的改法，是不高明的。不但如此，每當他改好了一首詩或一闕詞，在上課時，他便叫作者將原作在黑板上抄出，然後他即另用紅粉筆在被改的原作之旁寫上他所改的，接着就不厭其詳地講給我們聽，作者用此字怎樣的不好，而改用此字又怎樣的好，如果用這字，讀起來又怎樣的不夠韻致，而意境又怎樣的不夠深刻，如改用了那字，立刻就全部改觀，有時遇到我們用典，用得對他

非常讚賞，用得不合時，他便指出這樣用法，不僅剽竊之痕迹鮮明，更且太過生吞活剝了。他更不斷地提醒我們，一首詩或詞，用字最忌是「生」，最好是「新」，因為「生」和「新」根本恰恰相反，「生」是生硬，是無理雕琢，是等於用羊頭安在狼身上，初看雖是奇異，但壓根兒就是變態，就是不通；而「新」呢就是舊的反面，就是創新，就是脫開前人的窠臼，也就是詩詞上最難得的名句。除此格式和用字上的修導之外，以後他便按部就班，深入淺出地剖析一首詩詞怎樣才是達到最高境界的內容問題；十數年來，我就是在那種諄諄善誘的講解和舉例分析中知道一些詩詞的妍蚩道理的。你瞧，詩詞之學既深妙如此，而飽讀羣書的詩詞能手在改我們的習作時還慎於下筆，一字之移易也要推敲盡致，試問我有這種改別人的作品的的能力嗎？所以，我所能做的只是修正你的某字撞聲某字出韻，充其量也只能做到我認爲某字似比某字佳而已，這你不會見怪吧？

話說得太複雜太長了，大概你已有點撲朔迷離了吧，不過詩詞之學，實在就是易學難精，以後你慢慢深入了，自會明白此中的道理。寄來大作，我已於前日讀完，平仄錯得很少，這可證明你對四聲已是九十多巴仙的了然，詩詞的格式，雖間中還有些誤亂，如律絕的第二個字「頂」，詞的某些處絕不能以平聲代仄聲和某些處亦絕不能以仄聲代平

聲等，不過這些也只是因一時疏忽所致，並不是你不懂。而律詩中的對聯，你可說比較差；但律詩中的那必須的肩聯和腹聯，就是大詩人有時也要大傷腦筋的，因為既要合平仄又要合韻脚，而且更要有情感有意境，實在是不容易應付的事，何況你是個初作的人，不過這亦不要緊，假以時日，你不難到家，勿灰心。至於內容，當然有嫌幼稚，然而，雖是幼稚，卻是純真的，你知道，詩詞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有了真情感，已經入了詩詞的正途的難得之作，幼稚是決無關係的，以後經歷多了，思辨力深了，自然會老練。要知道，有志於詩詞，最怕的是沒有詩人的風懷與思情，如這樣，包管他一生也不能寫出超塵脫俗的作品。

初學寫詩詞的人，還有一個習慣，這可說是誰也免不了的，你當然亦是如此，即喜歡摘用前人的辭句，不過這亦是必經的正常過程，無害。清代大詩人袁子才曾經對此說過這樣的話：「初學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又說：「人閒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見「隨園詩話」）他的這些話的意思是說，想寫得好詩，第一必須先讀許多前人的作品，前人的作品讀得多了，落筆之時，文辭才會老練，引用典故才不會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第一步的工夫圓滿了，然後才到第二步的創作工夫，亦即是盡吸

前人的辭句和意境的精華，而由裏邊化煉出前人未有的新辭新句和新意境，亦即脫離前人窠臼自出機杼之謂。這第二步工夫最難，有些歷數十年心血於詩詞的作手亦不容易做到。普通來講，詩詞能夠做到像某派某人，以及能舒展自如，清雅揚芬，動人心弦，沒有一句弱句，已經稱得上是第一流之作了。詩詞達此境地，詩人詞人的銜頭，可說可受之無愧矣。

關於詩詞的道理，簡單一兩句可以說完，但十萬廿萬字的洋洋詩論，有時也還不容易盡所達意呢。總之，此兩門學問，全在多讀多作多體會上，多讀多作多體會了，你自然會在心靈深處悟出其最深的道理，想達到最成功之境，除了多讀多作多體會之外，別無他途。又嚕囉了這樣多，現在應該拉回你了；綜觀大作的思想情懷，你已經俱備了上述的詩人詞人的條件，以後再多讀多作多體會，將來的成功一定是很可觀的，此可預卜。

在詩的方面，你既喜歡律絕，現在可開始多讀杜甫，王維，杜牧，李義山，陸游的作品，最好是能得到他們的全部詩集，而有注的當然最合理想，然後再按部就班繼續的讀其他各詩家的詩作；至於詞，你最好先從五代的短詞讀起，而歷宋至清，當然亦是有注的整個詞集最合理想。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即一遇到不懂的典故和不明瞭的意義時，

你必須遍查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最好置一部「佩文韻府」）和請教師友，唯有這樣，方能日有新境，因為我們無論研究某種學問，要的是全通，並不是「半桶水」就算；這是實話，亦是我二十年來在這兩門學問中所得的管見，祈勿等閑視之。

除此，詩話詞話的書亦很重要，不過這類書歷來的撰作太多了，就以我書櫃裏所搜購得的已至少有二十種，當然不能悉舉。茲只介紹數本比較重要的給你，其他的以後你可慢慢的去尋閱。以下諸書，你最好趕快購齊：（一）「後村詩話」（宋劉克莊著），（二）「後山詩話」（疑是宋陳師道著），（三）「人間詞話」（近人王國維著），（四）「蕙風詞話」（近人況周頤著），（五）「白雨齋詞話」（清陳廷焯著），（六）「詩詞曲語辭滙釋」（近人張相著）。

寫到這裏，已是午夜，容後再談。你的詩詞稿另郵掛號奉回，祈查收。

有近作，希寄來欣賞，此問

教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怡保齊物齋

不忍娥眉有怨詞

××：

今日收到一張由香港寄來的女友的照片，現在她在香港某著名的夜總會駐唱，是相當窈紅的名歌星。那相片，據她說，是最近照的。人間久別，對影端詳，我覺得她的姿顏，比前更美麗幽嫻，更風華綽約。睹物思人，我的那本來是不甚平靜的心海，即刻便激起洶湧的波瀾，往日的那段不能解脫的錯誤戀情，又開始使我的精神不勝繚亂了，況且她還在信中盼切陳詞，要我於最近往香江一晤，盡傾別後幽衷呢，真是情何以堪！

七年前我由香港返家，停舟於星島之濱，寄宿於我父親的一位好友T先生家裏。閒着無事，又適逢星洲學校假期，以是一天到晚，總是與一班在星任教的朋友東奔西走，很少就在寓所。記得就在我在星洲逗留的第二天晚上，約十一時左右，當我由外面歸來，進入房內的當兒，我瞥見主人夫婦等，正在殷勤招待着二位女客，原來那上了年紀的是T夫人的胞妹，那少女却是胞妹的女兒，她倆都是昨日由香港來的。等到我再弄清楚了之後，才知道那少女並非別人，卻是報上所宣揚的名歌星呢。脈脈含情，活潑健談，隔座聞音，我暗自銷魂了。

其時我年少英俊，側儻自賞，又是由大學之門出來的佼佼者，而她更流眇多姿，美麗誘人，在此種自以為是才子佳人的詩境中，我當然提起最高的熱情，抒出最旖旎的心懷，天南地北，談書論世，一展才華了。直到一時左右，才依依不捨地分別。她們去後，T夫人告訴我，由於她們寄宿的地方太嘈雜，已邀請她們明日搬來居住了。聽了這個消息，真是興奮加上興奮；那晚，我輾轉反側，陶醉着玫瑰色的幸運之神已蒞臨了我，難於入夢呢！

聽T夫人說，她妹夫以前是在廣州市做生意的，很有資財，膝下只有這一位女兒，愛若掌上明珠。後因嗜賭好吹，債台高築，不得已，祇好跑去香港避難，而女兒也轉學來香港肄業，來到香港，便將以前在此地的二間屋產變賣，準備在香港重振旗鼓，東山再起。祇因他對於香港的環境十分熟悉，信用方面也還不太壞，所以他的出入口商行，也就天天進展，困境似乎慢慢好轉了。但人畢竟是一種奇特的動物，不知怎的，多數的人一經染上某些壞嗜好後，好像並不容易根除，等到環境稍為好了一點，那老毛病又蠢蠢復發。於是不數年，他在香港的商行，又因嗜賭好吹而再倒閉。而她也祇好在高中二的那年輟了學，披上藝衣，到夜總會和舞廳獻唱了。祇因她有一副好腔喉，更是天生麗質，善歌善演，不用半年，便成了相當賣座的紅歌星。此後，一家人的生計，完全由她

一人的入息支付。至此，她的母親對她更加愛憐了，惟恐她涉世未深，落入陷阱，所以步步衛護，每晚都在她工作的地方陪到她打烊才一同回家，一從不讓她單獨與客人出去過。這次來星馬，當然更要如此。

第二天早上，她們提着行李搬來了，而當日我也變了性，撇開了朋友們的邀遊，靜靜地就在家裏陪伴佳人，直到她上了工，我才電約朋友們到她獻唱的歌台做座上賓。朋友們見我這樣六神無主，都覺得莫名其妙，經我向之解釋了，才明白了我的居心。

可能是T夫婦在她們母女面前盡力對我宣揚的吧，第三天早上，她老人家竟允許了我單獨和她的女兒出門到星洲各名勝去瀏覽了，我和她，就這樣的在數日的相處中打下了友誼的基礎。她在星洲的聘約是半月，而我有此佳人陪伴，可真樂不思蜀，連回家的思念也不知飛到那兒去了，要不是我母親在我抵星的第六天來電催歸，我可能一直要在星洲繼續住下呢。和她話了別，收下了她的香港地址後，我只好帶了一顆百無聊賴的心踏上火車，在那黑黝黝的長途中獨自神傷了。初戀的甜酸苦辣情味，我輕輕地嘗到了一點。

她除了在怡保以及北馬一帶沒有聘約之外，諸如吉隆坡，蕪坡，馬六甲等地，都響澈了她的歌聲；而每到一地，她總是芳箋頻傳，告訴我她的一切觀感，我呢，不用說，寄給她的信比她的更密，嘖嘖獻唱，在星馬將近月餘，她們母女倆便回去了香港。以後

我們當然是繼續傳書，說盡了許多旖旎的辭句。

也許是思念她太過厲害，一面紅妝非見不可所致吧，於是，一九五八年春，好像有一股看不見的魅力推動我似的，我毅然決然地冒着家庭的大不韙，買棹前往香江，去做那千里追夢一睹別後紅顏而後止的「勇敢」勾當了。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簣貪歡。」李後主因荒於酒色而招致國破身亡，哀怨綿綿。我呢，雖不顧一切的千里奔馳，但老實說，我並沒有胡天胡地，把理智拋到後邊，一任情感的盡量奔騰，一直閉着眼睛將錯就錯下去。我只是想適可而止，滿足那抑抑的思慕情懷吧了。誰知結果，她竟不能自拔，弄假成真起來，就在淺水灣頭的某晨閒遊中，提議願在香港與我組織另一家庭，不然，她便要自暴自棄了。我知道，少女的感情是最脆弱，但也是最勇敢的，如果在她死心塌地的要委身於你的時候，你便立刻提出強烈的拒絕，後果可能會弄到很悽惻的了。爲了不忍傷了一顆少女的心，我只得暫行答應，等到她的情感緩弛下來，再慢慢的去開導吧。

登山望海，落日觀潮，時間一天天的過去，看着她那無限喜悅的笑臉，那無限輕快的天真驕態，我的想開導她的言語，也漸漸地失去了表達的能力。這些日子以來，我真猶如喝着味甜質烈的酒，到了更深人靜，獨自在長夜漫漫中思量的當兒，一切的難言

苦衷，一切的矛盾衝突，都湧上了心頭，不知如何辦才對呢。而她更不知在那和暢溫馨的後面，還罩着一層逐漸擴大的陰影。後來我到了實在無法解脫了，祇好忍受着人世的重大哀傷，借了回去籌辦組織家庭為藉口，盡量裝着萬分高興的喜悅心情，在一個細雨霏霏的早晨，由尖沙咀碼頭乘汽艇登上那艘荷蘭郵船解纜了。因為我畢竟做了一件欺騙感情的壞事，使她錯拋青眼，枉損冰心，所以四白的航程中，我一直都默默無語，老是對着碧海青天懺悔，庶幾能減去一點我的罪戾！

返家之後，我雖是竭盡思慮，想出種種辦法，盡量拖延時間，想藉時間來減低她的癡情，但我到底提不起勇氣來，表露我的難與她成好夢的苦衷。而她呢，從她的每次來信中，還興緻不衰的候盼着我的歸來呢！然而，青春易逝，我怎忍心她一年又一年等待下去？更何況是遙遙無期？如果一直如此，那我的罪戾不是更深沉了嗎？望你能以旁觀者清的立場，替我想出一善法，圓滿地交代清這一段難以解脫的情債。真是感盼之至！想起了我使她的自由自在之身惹上無端煩惱，更是悔恨縷縷，不勝愧怍，請早日來書獻策。

蘇曼殊詩云：「槭槭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空山流水無人蹟，何處娥眉有怨詞？」我更不忍娥眉有怨詞呢！此問

近好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一日怡保

試將心志祛艱難

××：

「一片西風作楚聲，臥聞落葉打窗鳴。不知十月江寒重，陡覺三更布被輕。霜壓啼鳥驚上月，夜驕饑鼠闌燈明。還家夢繞江湖濶，薄醉醒來句忽成。」這是清代的大詩人查慎行（著有「敬業堂集」傳世）的一首寒夜詩，寫的是寒夜獨處，掀起旅愁。今晚，蕉風夜雨，寒氣欺人，我覺獨書齋，除沒有旅愁之外，情況的蕭瑟，都依稀似之，故憶及此詩，順手錄出，以爲我此時的概狀和心境。至於「薄醉醒來句忽成」一句，因我沒有如查慎行樣的洋溢詩才，詩是作不成了，只好在咖啡與香烟的助興中，勉強成此信寄給你。

來信說，你教書之餘，除繼續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探究之外，還下大工夫於戲劇的鑽堅研微，目的是想能在最近編著一個劇本，以爲馬華文壇的點綴。然而，不知怎的，愈對戲劇作深入的研考，則愈覺得這一個玩藝，實在是不容易搞好，不容易做得十分出色。所以，你決定知難引退，從此不再在此打念頭了。意思即是說，你現在連那嘗試寫劇本的勇氣也無復存在，今後永遠放棄。

讀了你的這個意興闌珊的訴說，真是不勝驚惜。驚的是想不到像你那樣能任勞任怨肯埋頭苦幹的人，也會因怕難倒退，甚至連嘗試的勇氣也失掉。惜的是你愛好戲劇，且在其中歷盡無數心血，如今卻兒戲地作功虧一簣的放棄。若真的如此，這直可說是你一生最大的一件憾事了。

你誕生於馬來亞K埠，父親那時是個很有資財的商人，所以自高中而大學，你一直都在北平唸書，有機會遊歷中國大江南北各名城。這種幸運，這種際遇，老實說，是很少數人能夠有的，據你說，打從唸初中的時候起，你即對戲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閱讀過許多中外劇本和看過不少白話劇之外，至於京劇，自到中國後，也知道了門竅，後來還是一個頂不錯的票友，而梅蘭芳、周信芳、楊小樓、孟小冬等人的演唱，你也見識過。在中日戰爭的期間裏，你更是個很出色的白話劇演員。前兩年，你還特地跑去香港，實地的到攝影場作客，詳細地研察了很久。說真的，以你的文學修養，以及對戲劇的歷史淵源，此門的基礎，可說早已非常鞏固，大有提筆編著劇本的資格了。這比一些半內行半外行的人，真不知勝了多少倍。而今竟要敵履良才，埋沒瑰寶，這，任誰都會大歎可惜的。

你的年紀比我高，經歷比我豐富，說到「訓示」，我絕對不敢。祇因你俱有年青人的

豪爽，年青人的熱情，決不擺老大哥架子，以是五六年來，我們一直都相處得水乳交融，無所不談。憑這一點關係，所以我才敢胆向你致一進言：決不可在尚未嘗試之前，即因怕難而放棄宏願。俗語說：「世間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又何況你所要做的是你最熟悉的本行工作呢。只要用心做去，包管一定成功！

老實說，文史詩詞，我倒懂得一點皮毛，但戲劇我則是一百份之百的外行，明明是老粗而要充學者，外行人硬要說內行話，這不消說，笑話馬上便要鬧出，所以，關於戲劇的話，我是不能和你討論了。雖則如此，不過我還知道劇本乃是一種綜合的傑作，裏邊有文學、有藝術、有音樂、有的人生經驗等，真是缺一不可，這種玩藝，要想搞得好，實在不容易。而這些必須的條件，你可說樣樣俱全，只待東風；更且目前馬來亞的文壇，寫劇本的人才又是那麼稀少，如果你能抱着不怕難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精神，努力創造出一二部，我相信，誰都會對你致於萬分的敬愛的（當然是水準以上的作品，而你不消說實能做到），這實在是我們馬華文壇的光榮。不但如此，說不定還會被搬上銀幕，名利兼收呢。然而，在此我得交代清楚，我勸你不要怕難的執筆，並不是以牟利為出發點，而是設使真的被搬上銀幕，獲得一筆著作費，那又何愧受之？因為這是光明正大的收入。否則，你大可將這筆收入，購買一批圖書，贈送給學校或圖書館，利人利己，何樂

不爲？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一句話，雖說不上是絕對的真理；如一個完全沒有科學頭腦沒有數學基礎的人，硬要異想天開，要努力做科學家，或人根本不能飛，而老是妄想要尋覓真人，修練飛天的本領等，這任你怎樣不怕艱難，到底還是一無所成的。不過，在我們的能力實在是辦得到的決不是幻想的事業上用心，不怕難努力幹下去，結果一定會成功，如你的要編著劇本即是。

我的妹妹看見許多姑娘們駕車招搖過市，真是羨慕不置，以是對於駕駛汽車，老早就發生了興趣。她想，如果自己也能如此，那多好！不過她卻是一個非常胆小之人，有時坐朋友的汽車，經過鬧市，前面是車，後面是車，她的心便惶恐撲撲跳了，而恰巧經過的街道，又剛好遇着電影院散場，人車洶湧之時，那更幾乎把她嚇昏，若果其時是自己駕駛，她又暗自驚慌地想，那真不知怎辦才好呢！還有，你瞧，汽車上有駕駛盤，有踏油機，有制動機，有車笛，上了汽車，汽車一開行，就要眼到手到脚到才可，實不容易應付，要想做到十分老練，駕輕就熟，真不知要經歷幾許歲月。以是，她的羨慕之心雖一直存在，但那怕難學和懼畏之念頭則更濃，因此，數年來她都提不起勇氣嘗試。

約一年前她結婚了，丈夫有一輛「米納」牌車子，於是那學車的念頭又掀起，但怕難

之心也跟着而來，依然不敢開始。三月前的一天，她教書回來休息，閒談中我忽然向她提起學車之事，她說太難了，還是不要學的好。因為她丈夫是經營店中生意的，難得離開店舖，汽車在白天簡直少用，而所住的地方距離她服務的學校又是四英里之遙，早上六時許便要起身候巴士，要早起候車已是相當沒趣的一回事，若遇到下雨天，那更是沒趣加上沒趣了。既然家裏有汽車，而又很少用，何不自己將之學會來返，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呢？因此，我極力慫恿她快點學吧，爲了她積極進行，我便以一種諷刺性的口吻（其實是激將法）對她說：「你由初小而高小而初中而高師及劍橋九號班文憑，其中所經過的考試階程，真是不知多少，但一切的難關都在你不屈不撓中破除了，難道這個只講技能的學汽車關你破不來，這真是太氣短了，這個難關，我想，總不會比考畢業試更難吧？既然比學汽車更難得多的畢業試你靠着努力通過了，汽車怎能學不會？這真是天曉得！」後來她畢竟給我說服了，決定嘗試。而這個教的責任，她本來是要我擔任的，但由於我實在分不出時間，結果，我只好負責爲她找一位高明的教車師傅。

那位師傅，是我多年的朋友，是某汽車駕駛學院的老板，於是一星期後，她便正式開始上課。初時，當然免不了手忙腳亂，滿頭大汗，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但是學了五六天，初步的工夫即成熟了。接着，開到鬧市也能從容應付，決無問題。約三月後，她

的正式駕駛執照便考到了，以前她所恐懼的難題，經過了實地的努力學習後，甚麼都烟消雲散，無復存在，現在，她已經是一位很老練的駕車人，一向所羨慕於人的，都全達到了。你瞧，只因怕難一念，她便耽擱數年，也只因立意要祛除艱難非達到學會的理想不可，她便到底成了功，怕難和不怕難，其相差是多麼遠，而成功與不成功，也即完全繫在怕難和不怕難之上。學汽車如此，做其他的事，何獨不然？

我之所以會記下這一個小事，目的固然是想以此激勵你，不過，如撇開這個激勵的主旨不談外，叨在知交，而我們又相睽了這麼久，料你看了也一定會有很濃厚的親切之感的吧？若是，則不費筆墨矣。

舍妹最近產了一「千金」，眼大體肥，很少哭，實在可愛，她似乎對我特別親熱。假期如你來怡見了，也一定是很喜歡的，相信屆時，她的這位來自星加坡的叔父，難免會被她敲掉一些玩具錢了，一笑。

假期如來怡，最好與尊夫人一道來，因為舍妹最近置了一架半新舊的鋼琴，但總是苦於無人再作深一步的指導，尊夫人是鋼琴能手，她希望趁此盡量請益，並託此致候。

最後還要奉勸一句，即試將心志祛艱難。此頌

優安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於怡保

孤吟自媚空階夜

××：

今日十一時許，即墨雲佈天，氣色轉涼，接着就在天低欲壓之中下起了滂沱大雨。老子曾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他這兩句話，本是用以譬喻一個人或一件物發展到了高點之時，得格外小心，因為無論是人或物，都決不會永遠如此的。尤其是人，到了紅透盛極，得志之至的當兒，更不可橫行逆施，更要刻刻做省，不然，衰落頹敗，一定免不了。誰也知道，老子是個哲學家，但真想不到數千年前的他，竟也懂得天文運行的道理，而以風雨來寓其哲學思想呢。今天的雨，當然亦沒有例外地逃出自然的規律，約下了一小時多，其勢便逐漸消滅。不過，其勢雖是消滅，卻並沒有全停。直到下午二時多，才告晴霽。因下午我無事，天邊也現出了一絲可愛的微弱的陽光，氣候更是涼爽之極，見到如此好景致，於是，我的那有點詩人氣質的情懷又來了，我想，詩人所讚美的「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陶人韻致，此時可說是很相像的了。由於這種氣色和這種心情的驅使，我便換上野遊裝束，獨自步行到近打河隄去，以便更深一層地領略享受那詩人所讚美的「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風光。

雨後河隄當然是積水的，河流也比平時泛濫漲高了，好在我亦有準備，穿的是泥污了也不要緊的將近破舊的灰色長褲，腳上着的是不怕水的膠質運動鞋，盡管河隄是濕漉漉的泥污，但這不特不使我覺得討厭難行，反而別有一番由理學圈中解放出來的大愉悅大風趣呢。這個時候，莫說正是大家在市廛工作之時，我想，就算沒有工作拘身的人，除非他亦有那種像我這樣的書生優勤，否則，誰願來此既濕漉又泥污的河隄上受罪，而那些恣情富貴，夤緣奔競者，更不用說了。所以，此刻的河隄，除了間中有一兩人因住在附近不得不經此路歸之外，簡直就寂靜得像禪林古寺。

我慢慢地徘徊，從容地欣賞懷思，我想，這時若有一兩位清雅的佳人和一兩位風趣的詩友聚遊，大家即景聯句，吟詩相酬，當然是無限的賞心樂事。然而，也許是我太慣於獨處的生涯吧，也許是太慣於孤吟自媚吧，我並未因只我一個人的躑躅閒遊而感到索然，而反而覺得「此時無聲勝有聲」更無拘束哩。約半小時，我來到那條離山巖不遠的木橋上，板橋斜日，流水旋鴉（那時剛巧有兩隻烏鴉飛來飛去），我恍如江上泛舟，飄然置身於詩的國度裏。神馳久之，我才又回到了現實的人世，繼着，我即舉步行向近打河隄旁的巍峨山巖。

此處山巖，雖沒有詩人筆底所寫的四川巫山的絕壁天懸，亦沒有猿蹄鶴唳，不過壯

遊幽峭，卻並不遜色。「世說新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是的，只要對山水會心，其高低大小，又有何妨呢？豪雨之後，這兒則更顯得蒼鬱陰森。這種地方，老實說，對一個愛好繁華，喜歡在紙醉金迷的銷金窩裏打滾的人，當然是不想作多一刻的停留，但對我這個有點書生的優氣的爱幽靜的人，卻正是深濯胸臆，導啓性靈的好地方。吳夢窗在其不朽之作「鶯啼序」詞裏寫道：「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淡塵土。」此可見古時的詩人詞客，大都嗜愛在頹牆山壁之上寫詩寄興，以爲是一種雅事。此處山壁，雖也有數不清的題句，但我所看到的，簡直就沒有一首或一句不粗俗肉麻，而不通，那更是特其餘事。如此「詩人」可歎也。

山巖之上，生長着叢叢密密的野樹，可能是石山之故吧，所以其生長年代雖是很久遠，但並不古木參天。豪雨過後，枝葉承水未乾，我在下邊徘徊，頭上衣上，不時的被滴着，滴我頭，濕我衣，我不但不取出手巾揩抹，不但不怨隙於心，還喜於這是一種至高的享受，塵襟盡滌。間或有一兩位乘腳車的工人樵夫經過，大概是見到壯年之人，竟也在此山僻之地獨自徘徊而覺得奇怪吧，都向我行注目禮。不過，我是決不管旁人的注視或訕笑的，因爲我覺得，在絕不傷害到別人的利益之下自樂其樂，誰又能干預我的自由疏

放，我又何須因怕旁人的注視訕笑而放棄了自認爲是至高的樂趣？我的這種行徑，清雅有學之人知了，我想，一定不會以爲是德行的贅瘤的。

約四時許，我便回步至剛才的木橋，沿着另一邊的河隄慢慢行歸。行至那間面對河面的某廟時，見廟宇門口有一聯筆飛墨舞的對聯，因爲對聯清雅，那一筆草字也寫得很動適，以是引我駐足欣賞。正當我對其墨迹沉思的當兒，裏邊忽走出一位十五六歲如學生模樣的女子，見到了她，我知道如此張望，早已是啓了主人的疑竇，那好意思再就下去，所以舉步欲行。但當此際，那女子竟秋波含笑地向我招呼了，並謙衷地邀我入去參觀。豈惹年華，加以言語不俗，可能爲此妹吸引所致吧，我竟不由自主地真的隨她進去。隨便的參觀攀談了約十多分鐘，我便致謝告辭，說異日才整衣潔服的再來燒香求個願吧，那女子送我至門口，還微笑地囑我有暇定來呢。

回到家裏，褲腳，鞋都泥污了，而且衣也濕了不少，家人見狀，都以莫名其妙的目光向我注視，問我是不是去打足球？天呀！這十多年來，我連那以前讀書時所嗜好的戶內運動乒乓球也不會玩過，還說那要出大氣力的足球嗎？人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一上了中年，少年時的一切心情和嗜好，都變了，變得一無遺存了。而我在爲衣食之餘，還能保持着一顆恬靜的讀書的心，這一點，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誰還有那餘勇可買精神

去作那氣喘如牛汗如雨下的劇烈運動呢？這還是留給天真活潑的少年人去稱雄吧。雖是滿鞋滿褲脚都泥污，但我此日的心懷，卻的確深深感受到「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的蕨鞵探幽不拘世俗的愉悅呢！

洗過澡，吃過了晚飯，天上又在下着霏霏的細雨。我推開書房的窗牖向外眺望，後面的花園中已經霧氣裊裊，氣沉蕭瑟；暮色蒼茫裏，加以由近打河吹來的晚風，樓台獨眺，景物空濛，涼透肌膚，此情此景，雖不是在荒山僻野之間，雖不是佇立於古寺的閣頂上，不過那「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韻味，卻實在依稀似之。因為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境況，所以我凝佇久之，直到對面舊街場的商店燈光大放光明很久，我才放棄。

接着，我便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向窗外噴出幾口後，便在窗前的那張伴我十多年的藤躺椅上躺着，在那如秋的气候中開始閱讀了。那本尚未看完的管道中著的「二程研究」，和喻血輪著的「綺情樓雜記」第二集，我就是在這以後的數個鐘頭裏讀完的。讀「二程研究」對二程的理學，我又增進了不少知識，讀「綺情樓雜記」，我知道了中國近代學壇政壇上的許多著名人物的趣事，這兩本書，你有讀過嗎？

寫到這裏，已是深夜十二時多，陳散原（著有「散原精舍詩集」）詩：「孤吟自媚

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我此信所寫的，不外是我此日的閑情逸興的經過而已，而字裏行間，也似乎近於「孤吟自媚」（僅此而已，決不敢有「翻大海波」之想），不過老友讀之，料當亦有些同遊的親切之感吧？

你揮冲天之翼，負笈日本東大，志實可嘉。而離家迢迢，西風客邸，當然難免尊羹鱸膾之思，但履綦遠勞，志在求學，暫時感受一點鄉思之苦，到底還是值得的，何況僅有兩年，你便可以學成返國了呢，盡量抑制一下鄉思，用全力向學吧！

東京之遊，我已嚮往久矣，苦的是沒有充足的鈔票，不過我卻渴望能於這一兩年裏以償夙願，若能，屆時有你在東京做嚮導，多好！

此詩

旅祺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日怡保齊物齋。

吉隆坡紀行

××：

假期裏，尊夫人帶着你們的兩個孩子由S埠返回娘家度假，她說你在假期裏要擔任補習班的課，所以不能同來，只託她向我致候。知故人無恙，慰甚！但不能與你秉燭夜談，則又覺得有點黯然。而我爲了想找尋一些絕版書和一些在此地購買不到的學術論著，也於假期裏往吉隆坡住了兩晚。並且，想不到在這兩天裏有了「艷遇」，真是不虛此行。現將我此行的始末寫下給你，料你也會感到興趣的吧！

星期六（八月十一日）那晚，我在某書店看書，忽見數年不見的老友L由外面進來（L是我們詩社的老朋友，在教育界服務數年後，於四年前往台深造，得文學士位前幾日歸怡），同窗舊友，四年不見，當然是喜出望外，於是，我立刻拉他到附近的一間茶室詳談。他說，因是臨時決定乘機返家，故行前誰也沒有通知，而回家之後，又一直都在奔走找職位，但迄今卻毫無頭緒，所以又沒有閒心來找我，只好在此致歉了。接着說，他打算後天與幾位朋友往星洲試試運氣（按那幾位朋友也是我們的詩社社友）問我也有意去否？我說，星洲是不想去了，但如果還有車位的話，我倒希望到吉隆坡去，他

答應有車位即通知我。我們一直談到十時許才分別。

第二天一天過去了，都得不到L的通告，我想，可能是沒有車位了。十三日早上十時許，我在樓上料理一些雜務，忽聞車主程兄（按程兄著有「曉珠詞選」）在樓梯下喊我，原來他要我趕快檢拾行李，他先去把其他三人載至，即行開車。剛巧此日是華人習俗祭鬼節，我家也正在割雞燒菜，準備過節，而我卻在整頓行李要過埠，這難怪家人都在那邊不高興了。之後，我便在樓下茶店吃咖哩飯等候他們的到來。約十時半左右，我們便正式啓行。

只因我們都是詩社的老友，個個都是書生，所以上路上談書論學，不但誰也感不到旅途的寂寞，反而興趣盎然。直到丹絨馬林，我們才停車喝茶休息。至萬撓，經過某大街時，見那條長街的右旁，如長龍般的擺着一桌桌的祭品，由於這樣大規模的祭鬼禮我們從未見過，爲好奇與想見識見識一下，我們便停車下去觀看，而L還取出相機，照了數張相片。這一行祭鬼長列，就我約略估計，光是全豬至少有二十隻之多，其他如鷄，生菜以及芬香撲鼻的各種佳餚，更是不勝枚舉，的確是我有生以來未曾見過的祭鬼大場面。看夠了，喝過了茶，我們便開車前進。

下午三時許，便抵達吉隆坡。他們四人打算在芙蓉過夜，只好於用飯後繼續趕程。

我則在茨廠街某旅館租房住下。沖過涼後，我便步行到離該旅館不遠的妹妹及妹夫寄宿的親戚家去，他們是比我早兩天來的。到時，他們外出未歸；隨便和主人敷衍了一陣，我便到隔幾間的商務印書館去。裏邊的琳瑯滿目的充棟宇的書籍，真使我高興得要命，一直到妹妹回來過去叫我，我才提着一大包書出去，前後約逗留了兩個鐘頭。之後，我們即驅車往外面兜遊，消過夜，回至旅館已將近十二時。

十四日，早上七時許起身，吃過早點即去妹妹寄宿處，在那兒和他們聊談了一小時多，便叫妹夫載我到馬來亞圖書公司去（按該公司與世界書局在大減價，即買一元叻幣的書送一元港幣的書，算起來實在便宜），由於該公司尚未開門，我只好轉回世界書局（亦在茨廠街）因為我不想妹夫不耐煩地等我而影響我的選書心境，我打發他先回去。購畢約十一時許，我便乘「的士」往馬來亞圖書公司。一直在那裏逗留了約兩個鐘頭，我才滿足地離開；在該書店附近吃了飯，我即回旅館沖涼休息。這兩家店書，做了我不少生意。找了好久的清馮浩箋註的「李義山詩文全集」，和影印平裝本「淮南子」，始終給我獲得了，快哉！四時左右，我借了妹妹的汽車到某保險公司找一位文友，而我的「艷遇」便在此拉開序幕。

到了該公司，我詢問營業部的一位職員某君在否？他說他不認識此人，要我到隔壁

的詢問處查問，詢問處是一間有玻璃門的小房間，裏邊只有一位年約二十多歲的漂亮女職員，我只好鼓起勇氣叩門請問。她很和氣的告訴我某君是外勤招徠員，很少在公司裏的，不過她倒知道他的住址，但她又說那住址相當難找，問我吉隆坡熟不熟？我說以前我雖在吉隆坡唸過書，在市區內跑大概不成問題，然而在郊外的地區，我實在沒有把握找到。她想了一想說，現在距離她下班時間只有十五分鐘，如我能等待的話，她可陪我去，這我當然高興之至，立刻就答應了。也許是我不脫書生本色吧，也許是我是個性情中人吧，因為我一進到她的辦公室，一瞥見她桌上擺着的那本「莎氏樂府」中譯本時，我早就對她掀起敬仰，引為同調，想和她交上朋友了，現在既讓我有時間與之懇談，你想，是多麼的正中我懷！好在我對莎士比亞也有一點認識，於是我便從莎氏原作為引線，繼而說及譯莎氏全集的朱生豪的中文譯筆，一直談到她的工作情況與教育出身，原來她是吉隆坡華校高中暨英校九號班的畢業生，不但如此，真想不到她還是我的拙作讀者呢。大概是詢問處的工作比較清閒吧，那十多分鐘之內，卻一直沒有人來打擾我們的談興。而我們就在這短短的十多分鐘裏，將「一面之交」化成「一見如故」的。四時半到了，我們便雙雙離開辦公室。我們出去時，我感覺到她的同事們都對我們行注目禮，是妒？是恨？是羨？我實在沒有勇氣回頭詳察。

我那文友住的地方實在難找，而到時又有一點雨，我們一直冒着微雨找了很久才找到該住址。後來他的住家是找到了，但人卻不在，辛苦奔尋，終歸還是撲一個空，不用說，這最是一件倒霉的事。不過老實說，因有佳人奉陪，我的心早就在此不在彼，找到沒有找到，倒無多大關係。這時她已淋了不少雨，而腳上的白色高跟鞋也爲泥污了，她雖口口聲聲說不要緊，但我的心裏卻實在不安。既然受了苦而又找不到人，我們只好離開。爲了想報答她的屈就賞情，我邀請她用晚飯，初時她是婉謝的，但由於我的誠懇陳情，她到底很大方的答應了。以是，我們便像情侶似的走進某飯店，邊吃邊談，真教我樂不思蜀。用完晚飯已是七時多，加於天又下着雨，她說不如回去，將來有機會再相會吧，這在我當然是不勝悵然，但情形似此，豈好強留？臨分時，她寫下她的住址給我，因爲我已答應她要寄送她我的拙作。我們就這樣地分別了。回到妹妹處，她問我是不是因駕車犯規爲警察拉去？我只唯唯否否的告訴她是被朋友留着吃飯之故。由於下雨，我們都沒有出去，十時許，我便回旅館休息。但這一晚，她的倩影卻老是在我的腦海盤旋，難於入夢呢！

翌日（即十五日）中午十二時許，我便回到怡保；二時多便實踐我的諾言，將我的拙作投郵，還附上一信給她，那封信這樣寫道：

XX女士：

今早八時許，我搖了兩次電話到貴辦事處，但都說你還未上班，不得已，我只好九時左右帶着一種惘然若失的心情，不告而辭地歸去了。雲萍影合，遇也偶然，別又匆匆，人間的聚散，難道真個如此？

這一次的邂逅，由陌生成朋友，已纏是夢想不到；而蒙你屈勞玉步，爲此不速之客响導，則更是值得懷思。因爲普通訪人，只要同事告知一聲不在就算了，誰會想到一個矜持高貴的少女，竟肯躬尊親自引路同行呢！多謝你了。

我常覺得，讀書人雖然不免有一種呆氣，但那時時都以「以文會友」尋覓同趣之心，到底還是純潔的。我之所以在你的辦公室裏不忍捨去，亦正是爲「以文會友」之情所引動，這就是說，當我一瞥見你桌上擺着的那本「莎氏樂府」之時，我就對你掀起無上的敬慕，想與你結交了。由於志趣相投，坦白見誠，結果我們真的化「一面之交」爲「一見如故」；這在我來講，是非常的喜事，不知你亦有此感否？

同函奉上拙作二冊，祈爲評正，並盼賜覆，祝

快樂

此函發出後三天，她的覆信真的來了（寫得很誠摯），我們的朋友是交定的了，以

後的發展如何，容再告知，但我絕不會「另有居心」，此請放心，一笑！此請
敬安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五日怡保

十賭九輸

××：

今日的氣候，華氏表上是九十二度，真是熱得有點透不過氣來。吃完晚飯，再沖一個涼，我便漫步到離家不太遠的兒童遊樂場去納涼。本來照我一向的習慣，晚飯後，如果不是風風雨雨，我總是跑近打河隄的。今晚迫不得已要改變陣地，是我的舊鞋忽然不能穿了，早上才買了一對新的，穿起來兩邊腳跟痛得要命，不能跑長途之故。

兒童遊樂場雖在市中心，不過由於地方相當寬敞，綠草如茵，周圍又矗立着許多南國松樹，晚風輕拂，樹影婆娑，塵埃不及，空氣還是很新鮮，環境還是很雅致的。此場名爲兒童遊樂場，不消說，目的是供兒童玩樂，所以，場內的兒童玩物當然設備得很可觀，如鞦韆，蹺蹺板等都有，這實在是本市兒童其中之一的好去處。然而，除此之外，場內還擺有好多張長石椅，最近又建了一座音樂亭，不時有英國樂隊來演奏，亦是成年人業餘的一個理想遊憩所。

正當我漫步閑眺的當兒，我們的老友Y君夫婦也帶他們的兩個兒子來了。記得Y君結婚的時候，剛巧在我由港返家度假的期間內，及時參加了他的結婚宴會，但會幾何時，

他的大兒子今年已在小學二年級唸書了，時間雖說是摸不到嗅不到的東西，不過看見Y的這兩個兒子，這不正是時間的結晶嗎？想起老友這些年來事業大進，添福添丁，生活一天一天的舒裕，而自己不但還是和以前那樣抱殘守缺，並且更有點像是落魄書生了，能不感慨系之？而老兄和我同時離開大學之門，賴着福星高照，一下子便謀得一個好職位，加薪再加薪，現在已是月領五百多元的高級職員，你的職位可說沒有什麼動搖，入息也很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的孩子已上學讀書，而你至今還是孤枕獨眠的王老五，這到底是什麼道理？難道老兄自從在香港情場失意之後，真的心灰意冷，發誓非她不娶專情以終嗎？我真爲你可惜，佳人已隨他人去，而你卻一直傻頭傻腦地學着沈三白在「浮生六記」中所表露的對陳芸的那種「除卻巫山不是雲」之深情，老實說，這實在是太表錯情。你要知道，沈三白和陳芸畢竟是一對至恩至愛的夫妻，你呢？卻是佳人拋你他適，這怎能也和沈三白相比呢？天涯到處是有芳草的，何況又是她對你不起，趕快趁着綺年再去擇取吧，吊兒郎當的獨身生涯，到底是不甚好過的呵，哈哈！

孩子們玩着蹺蹺板，我和Y君坐在草地上談天，不久話兒轉到了你。據Y君說，你近來因耽於賭博，經濟上弄到很吃緊，不時的要跟朋友們借貸，以前所儲蓄的錢，看來也有點動搖了。聽了，我的心裏真爲你擔心，這種行徑，實在是一百份之百要不得呢！

聞名於世界的蒙特卡羅大賭場，我們雖沒有去過，不過澳門的公開的美麗堂皇的賭場，我們卻是見識不少。記得那時我們每次往澳門遊玩，順便進去參觀的時候，你總是激烈反對，一點也不感興趣。說真的，其時我對於裏邊所賭的番攤，撲克，骰子之類，也全是懂得的，但我們的進去，純是參觀性質而已，下注之事，根本就沒有我們的份兒。然而，我卻無形中於此感悟到一個真理，即十賭九輸的真理，你瞧：那建築得堂皇美麗的賭場，錢從何處來？那裏邊有如皇宮般的藝術化的裝飾，錢從何處來？不都是賭客所獻捐的嗎？而那莊家所請來招徠生意的花枝招展的美人，好言甜語，調情賣笑，多麼溫馨，多麼慇懃，其目的又是什麼呢？不外是想你袋裏的鈔票早日奉獻，向你敲破產的喪鐘吧了。

有一次，我在裏邊碰到一位在香港做出入口商的親戚，其時離開我們站着談話的地方不遠的某番攤台前，坐着一位穿着非常時髦的大胖子，他的面前置放着一大堆至少有數萬元的港幣。於是我順口對我那親戚說，那人的賭運真好，贏了那麼多錢。誰知他聽了只冷淡地笑了笑，接着他便真誠的向我解釋道：「你涉世還未深，這裏的情形你是沒有經驗的。告訴你吧，那人的鈔票並不是贏來，而是自己帶來的賭本，現在他雖是風頭十足，不可一世，但不用多久，他的那一堆鈔票就要完蛋了。聽說他是菲律賓來的大商

家，這幾天來已經輸了不少的錢。賢侄，說真的，做我的這一行，不得不時常陪着那班行家涉足此地，希望多聯絡一點感情，做多一點生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來香港的目的是讀書，暇時到澳門玩玩當然不要緊，但賭場還是少到為妙，要知道，如果耳聞目染得多了，難免也會躍躍欲試，一試上了，以後的情形實在不堪設想……。」老實說，我那親戚的一番話，雖不是什麼傳之不朽的箴言，不過卻是老經世故之談，其用心全是從至善之點來勸告我，希望我不要染此惡習，是值得記取和銘感的。說也奇怪，自從那次聽了他的話，以後我真的絕足其間。

關於賭而破產的例子，別人所講的且不必去理，就我親眼所見的在我們親戚之間的便有兩位，一位是因賭馬而弄到傾家蕩產，另一位是因賭麻將而幾乎弄到不可收拾：

前者開有一家相當有規模的餐室，每月的收入，千多元不算是一回事，出入有汽車代步，兒女們也都不愁衣食的在過着快樂的學校生涯。嫖和飲，似乎並沒有他的份兒，唯獨最嗜賭馬，就是外埠賽馬，他也必駕了汽車，邀幾位馬友親往一賭為快。說到他對馬的研究，我相信很少人能比他更高一籌，如那一種顏色的馬跑長途最好，那一種性情的馬跑短途最高明，馬的脚和尾怎樣，最適宜於熱天，耳朵和眼睛怎樣，在下雨的時候更是精神勃勃等這一套相馬經驗，他可謂無微不至。至於熟讀馬經，以及詳知各匹馬的

過去歷史，用「馬博士」這個名銜奉贈給他，他可謂受之無愧，這位對於「馬經」既淵博又強記的馬學專家，清代的那些熟讀十三經的經學大師，恐怕還比不上他的出色呢！可是，人家經學大師訓誥攷正，闢晦解蔽，在文學史上留下的是不朽的一頁，而他呢？卻弄到生意愈做愈蕭條，汽車也由小而大（指私家車賣了去搭巴士），最後更糟了，因債台高築，餐室被債主告官拍賣，至此，後果如何，不必說了。還算他有從頭幹起的勇氣，破產後立刻和人家當車夫養家活兒，不致淪於自殺。

後者任職於某商行，月薪四百元左右，一妻三子，家居在一個小山城裏，他的月薪，照理講，應付一家人的生活是綽有餘裕的。只因他就於麻將，每晚都和戰友在風扇底下，在他們的小乾坤中陶醉，這樣下去，初時還算他能自束，錢輸了就暫作旁觀，最多是月頭寬月尾緊，沒有什麼大關係，但後來的情形卻不對了，沒賭本便設法去借，於是所有的比較熟悉的朋友，都變成了他的債主。不特如此，由於他日常的貨物都向山城裏的數家雜貨店賒賬，賒款壓積了半年尚不清還，被老板們迫得透不過氣來，就索性靜悄悄的將住家搬離該地，以為這麼一來，什麼都可以一筆勾銷。但是「一山還比一山高」，你想逃賬嗎？天網恢恢，你是逃不了的。誰知他搬離了該地不久，欠賬的「通牒」(Notice)全都接踵而至了，這還能抵賴嗎？爲了這是要吃官司的事，不得已，他祇好

把家中有用之物拿去當舖當，才挽回了這一次的災禍。而他也就在這一次的大典當中發現了天良，慷慨萬分的在家裏的祖宗牌位前燒香立誓，如今後再賭就「什麼什麼」。老實說，他真不愧是個言行一致之人，從此他的確和賭魔絕了緣，步上了康莊大道。這二三年來，他除了還清朋友們的舊賬之外，還購了一間很雅緻的板屋，一輛 Motorcycle 也有了，生活一天天的舒快安樂。這多好！

以上我所舉的二例，好像祇是老生常談，但如果你等閒視之，將來必定會弄到不堪設想的地步，希爾深思吾言，立刻停賭，並戒絕之。暇時無聊，你大可以來找我們幾位老友談天論學，不然就靜靜地在家裏研究你的尼采，笛卡兒，黑格爾，康德……這不是更有意義嗎？

孟老夫子猶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希望你趕快請喝喜酒，已是哀樂中

年，還要等待幾時！一笑。此請

近佳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怡保

十年舊事翻疑夢

××：

昨晚約八時左右，我正在書房裏伏案搜索枯腸的當兒，有四位詩社的朋友跑上樓來，要我趕快整裝，因為他們有非常好的節目。其中二位，正是當年和我們在歡場中「並肩作戰」的「戰友」老Y和老W呢。我一時竟楞住了，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們卻故意守口如瓶，不肯宣佈，祇催促地說：「去了你自然就明白啦，包你滿意就是了。」

因為大家都是喜歡尋章摘句的熟朋友，我也即不了了之的跟着他們出門了。約二十分鐘後，老Y的汽車在郊外的一間相當雅靜的住宅門前停住了，而我也如被催眠般的隨着他們進去。你猜裏面的是誰呢？原來就是當年使你神魂顛倒的紅歌星C姐妹呵！風塵久別，香夢飄零，她們的丰度，雖還是和以前那樣的美麗綽約，但在言行上，無可否認的，已經是嘗過許多客路辛酸的成熟透了的佳人，顯出無比的穩重和幽嫻了。這一夕，酒畔聞歌，軟語溫馨，我們在某豪華的夜總會裏消磨了一個歡愉而又感傷的良宵。分別之時，C大姐含情脈脈的慰勸囑咐我明晚親自到她寄居的伯母家裏去，因為她要

我促膝長談。老實說，這個約會，就是風雨載途，我也是要去的，原因當然是我們尤其是你曾經和她有過一段不淺的交情，而另一方面便是後天她們就要前往星洲，乘郵船回歸香港了。這一次的萍聚，如果不多話當年，以後也許沒有什麼再重逢的機緣呢。

回到家裏，雖然已是深更，但那悠遠的早似被塵封了的記憶，卻好像抓住了機會那樣，立刻在我腦海中泛起秋涼，於是，我只好燃起一根香烟，在圈圈的烟霧中去搜索那往日的歡痕：

十二年前，整整的十二年，那時我還是個高中剛畢業的學生，而你也是剛攷完劍橋試以才華自負的青年詩人。我想，那時我們之所以會有那種風流俊賞的雅致情懷，可說全是在陳居士的詩社裏讀了太多的詩詞而受其陶冶所致。說到歌台這個玩藝兒，實際上很久以前早已興，並不是C姐妹所創始，不過在各式各類之中，C姐妹所領導的歌劇團卻是一枝獨秀，風靡全馬，這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C大姐本人，更是一個能編能導，能歌能演的活潑玲瓏的解語花，近水樓台，我們的一班以詩人自居住在怡保的「詩人」當然先親芳澤了。祇因為我們正離開學校，在學程上告一段落，而家庭環境也還不錯，不但一身輕鬆，並且對於謀職之事，也全不放在心上。因此，差不多每晚當我們聽完陳居士講學之後，我們幾位常在一起的好搭檔，都風雨不改的去做她們的願曲周郎。

那時的歌台是可以點唱的，由於我們差不多每晚都光顧，而且又是預先定下最前一行的桌位，所以，她們也逐漸對我們發生了興趣。就因為她們不時的在歌唱和舞蹈的當兒，故意的對我們送秋波，於是我們也胆大起來了。有一晚，你竟在點唱紙上給C大姐題了一首絕句，情思旖旎，字句馨雅，極盡羨慕的能事，也許是你的詩是真正的詩人之詩吧，一忽兒便立刻發生了效力，得承青睞。半個鐘頭後，持茶的侍女即送來了一個用粉紅色紙印製得很是精美的信封，等到拆開一看，裏面卻是寫在一張淺綠色信箋上的奉和詩，下署C××，這真使我們驚喜不置，原來C大姐還會作詩呢！她的那首詩，因時間隔得太久，我已忘記了裏邊的字句，不過詩格決不庸俗，是受過相當訓練的成熟之作，此詩我相信你迄今還會珍存着的，因為這是我們交情的詩媒呀。自此之後，不消說，我們成了她們遊山玩水的護花使者了。

記得那天正是農曆年初一的早晨。我一早便在店中忙着幫父親抄對賬簿，你駕了一輛你家新購買的準備用來運送錫米的吉普車，載着老Y和老W來找我了，原來你已跟C姐妹約好，要載她們去三保洞遊玩，於是，我也就向父親請了一個「急假」，和你們一齊出去。之後，我們即直赴她們寄居的地方，而她們也早已裝扮好，在等待我們了。三保洞之遊，登高閑眺，拍照品茗，談笑風生，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可惜那天的天

公脾氣卻太壞，遊了約二句鐘，便烏雲四合，要下一場濛雨了，不得已，我們祇好賦歸。由於吉普車的兩邊沒有遮蓬，半途即遇大雨，等到把她們送至寄居的地方時，她們早已是羅裙濕透，脂粉狼狽了。下車的當兒，她們豎起眉眼，嬌怨地說，下次再也不要跟我們出遊。雖是滿身濕透，不過我們卻覺得蠻好玩，很有詩意呢！那晚是初一之夜，當然我們又是台下佳賓了。

二月以來，大家的感情已感舊交。過此不久，因她們接了聘約，往安順埠獻藝，就在×月×日離開了怡保。猶記她們離去的第二日，多情的你，由於受不起「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戀情作祟，於是「召集人馬」，飛車直赴安順；那次在安順一連住了三天，而引起陳居士的一番微辭，老實說，這都是你太癡情所致，老兄實應負全盤的責任。那次的胡鬧，後來我在香港讀書在信中和那位肄業馬大的書呆老李辯論青年人的道德問題時，他還引用此事來攻擊我呢，以為我就是領銜的主角似的，而你那時卻在墨爾林「逍遙法外」。吃雞腿的是你，打屁股的是我，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有點不平，一笑。老李的那段話說得相當「刻薄」，茲錄出給你「見識見識」，還希你有機會見着他時，替我「洗清」一下，他說：「……所謂中國青年今不如昔，是極狹窄、極不歷史的謬見，這就是只讀古書的「好處」。現今中國青年不了解「咱們」文化的宏偉，古時青年又有

幾個能夠了解？而「傳統道德思想的純正」，我究竟不知怎樣純正法。傳統道德是不容許青年飛車去安順追歌女的，你知道嗎？……」呵，檢閱舊信，信上的墨跡似還未乾，但行雲瞬息，流水匆匆，曾幾何時，我們都已哀樂中年了，我吟咏着張春水的「十年舊事翻疑夢，重逢可憐俱老。水國春空，山城歲晚，無語相看一笑。荷衣換了。任京洛塵沙，冷凝風帽。見說吟情，近來不到謝池草。……」倍覺感慨系之！不知老兄還有往日的那種旖旎吟情否？

此後他們歌劇團雖往星馬各地巡迴獻演，但來來去去，我們還是常有機會聚在一起。一直到我們出國「深造」，有了「新發現」之後，便逐漸和她們隔闕了，以致音信杳然迄至今日，男人的心，有時也可真靠不住呵！「歡遊曾步翠巒，亂紅迷紫曲，芳意今少。舞扇招香，歌梳喚玉，猶憶錢塘蘇小。無端暗惱！又幾度流連，燕昏鶯曉。回首妝樓，甚時重去好？」張春水還有猶憶舊侶之心，而我們卻作太上之忘情，你叫我對她說些什麼呢？

今晚，我依時踐約，她早已穿上一襲深綠色的旗袍，備好了精美的點心「恭候」我了。那黑大的眼珠，那如蘭似麝的芳香秀髮，那講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腔的風趣小嘴，那嘴角上帶着酒渦的瓜子形臉兒，一切都和十二年前那樣，一點也沒有改變，唯覺身段略

胖了些，顯出了少婦的風情，而C小妹呢，再也不是天真爛漫的黃毛丫頭了，聽說她已和香港某商家的兒子訂了婚。C姐妹和我娓娓長談了許多往事，當然問起你的近況和住址，不消說，我都照實告訴了她們，C大姐說，她路過星洲之日，一定要和你相會，還要拜識你的夫人。我想，反正見面時，她會再告訴你她的一切，所以現在我不贅述了，只簡單告你的，即她如今已是某電影公司的股東，也時常上銀幕，可能不久也要結婚了。她不但見怪我們的忘情，還談得津津有味呢，她是決不會跟你算舊賬的，屆時望你必須和她見面。此請快樂。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怡保

莫妄論人非

××：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遶路應悲春畹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這首詩是李義山在白門（即今南京市）不得意時，孤寂地獨處於一所樓閣的遺懷之作。其時李義山雖然是不不得志，但他所住的樓閣對面，剛好卻是一富家小姐的深閨。於是詩人以失意為得意，隔個窗兒，在做着他的旖旎香夢了。詩和酒，再加上對窗的美人在夢中作伴，詩人的小乾坤可真多彩多姿了，這精神上的安慰，這種窮也開心的情懷，俗人豈可領略呢！而我此際的心懷，雖也有李義山的「寥落意多違」的境遇，然而，書齋倚欄，除了黑黝黝的一片，只有數點螢光，蟋蟀哀鳴之外，什麼都沒有，想起了老李的「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的旖旎情調，真是羨煞人！

假期裏，有二位在怡保居住的你的同事回家與太太團聚。因為大家都是老朋友，不消說，一有機會，我們便常在一起喝茶談天。我以前曾經聽聞過好些在貴埠居住的不甚深交的朋友談到你，說你在貴埠的言行非常不好，不但孤標傲世，什麼都瞧不起，甚且還

隨便地肆意攻擊別人，祇因那些話一直都出自不大深交的朋友之口，所以我總是半信半疑，不肯全信。不過聽得多了，我的私心也有點動搖起來；幾次三番，我都很想寫信問個明白，到底是否真的如此。後來我覺得這樣做，未免太過唐突，於是日復一日，一直延遲至今尚未動筆。及至學校放了假，那二位忠實的老友回怡保後，我才又將此事問起他們，至此，才確實地證明了外間所傳關於你的一切，並不是虛言。你的如此行徑，老實說，實在是你的不幸了。

有許多實際上是「半桶水」而卻自認爲了不起的人，往往產生一種錯覺：即以爲自我吹噓，極力去攻擊別人，說別人的壞話，就會抬高自己的聲價了。其實這種想法真是愚不可及。告訴你吧，故意攻擊別人，故意說別人壞話，不但不會抬高半點自己的聲價，還會從此降低自己的人格和倚禍於其中呢；孟子所說的「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見「離婁」篇）就是一句勸人不可說人之非的至理名言。說人之非，聖賢還認爲不對，何況人無非而故意講人之非？要知道，一個人的學問以及其爲人如何，惟有別人心悅誠服的叫好，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如果自己實在就是不學的老粗，那麼，就是用盡你的銀彈政策請那些跑腿們到處替你宣傳，但結果呢？你不特不能登大雅之堂，反而會招來識者的卑視竊笑，這即所謂弄巧反拙也。

我和你算是總角之交，但你由少年而青年的這一段期間裏，一言一行，並無半點倨恭傲慢的態度，一有什麼不懂得功課難題，也總是誠懇地向師友請益；就是往外洋鍍金回來的那些日子裏，亦是彬彬有禮，謙虛得不得了，誰知睽隔不到二年，你即作了一個如此的大轉變，這實在是我始料所不及。

我常覺得，一個出身於華校，在華校薰陶了十餘年的人，學問造詣如何，雖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對於中國的傳統美德仁義禮智信這些優良的倫理思想，我敢相信，誰都會有很好的表現，即他的一切言行，決不會放肆輕浮目無尊長。神經系裏既然早就種下了這種倫理美德的精華，難道出來做事不到二年，便這麼容易的將聖賢的垂訓忘得一乾二淨嗎？這真令人弗解。所謂「言人之不善，既傷人之陰私，又傷己之道德」，若果你還是一直如此下去，那以後你一定成爲人見人畏的人了，人生至此，何以立世？望你能接受我言，立刻停止那可惡的攻擊別人的言談。

記得清代大文豪大詩詞家龔定庵曾經講過一句這樣的富於哲學言詮的話：「聖人不言，賢人好言，愚人好辯。」他所指的聖人不言，即是老子所說的智者若愚的意思；賢人好言，即是闡揚真理，勸人行善的意思，如孔子週遊七十二國，蘇格拉底的在街頭說教都是；總而言之，聖者賢者，無論是談政治也好，談人生也好，都是以「善」爲至高目標，

發必當理的。但愚者之好辯便不同了，因為一入了辯的圈套，那就難免會強詞奪理，極其攻擊別人的能事，什麼都是自己對，人家什麼都非了。不問是非，詆訶毀謗，這樣，不到處得罪人，到處樹敵那才怪呢！對人既無好感，於己又無所獲，爲什麼要如此行徑？

同時，社會上還有一些人，往往以爲世界上的學問只不過是像一個小茶壺的水那麼多，得了一頂方帽子，就是喝完了那一小壺的水。而自己又是給人搶聘的「紅人」，於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若果有人實比自己高明，聲名比自己更吃香的話，那他就到處散布閑言，搬弄是非，一定要將人家的名望破壞，將人家打倒才痛快。但誰知聽他閑言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是被催眠了的傻瓜，等到一切真象都擺在面前的時候，被破壞的人不特不會毫無損傷，反而更因此受人尊敬，而他自己呢，不消說，人格就大成問題了。

讀過蘇東坡的詩的人，誰也知道，「春江水暖鴨先知」是蘇東坡的其中之一的名句，這一句詩，凡是沒有戶牖之見的讀者，誰也會誠心贊佩。但有一個反對蘇軾詩派的人，卻強詞奪理的說：「春江水暖我也知呀，那裏是鴨先知？這也算得好詩嗎？」雖然，只要是在有四季的地方居住過和有普通常識的人，誰都知道，冬天將逝，春天將要來臨的時候，是由水底，先暖起來的，而水棲動物以及愛水的動物如魚，蝦、鳧、鶩等之類，當然也是同鴨一樣的先感覺到，但是蘇東坡那時所見的卻是鴨，那麼，他寫鴨先知

有什麼不對？若果將所有的水棲動物都寫，請問一句詩裏怎能容得下這麼多東西？就是全盤寫下這簡直要成了動物學家的例舉了，還能算是詩嗎？他這句詩之所以好，除了聲韻優美，含有無限的詩味之外，更可貴的便是道出人人所知但卻忽略了體驗，他既然將我亦知道但卻忽略了體驗寫出，那我們實應引為知己，拍案叫絕才對。但那位仁兄，只因有戶牖之見，就不願採然詩境而「理直氣壯」地提出那些話來詬病。但結果呢？蘇東坡的「春江水暖鴨先知」不僅不被他的胡說攻倒，反而一直傳詠至今，人人稱贊。而那位仁兄卻也一直為人作為笑柄到現在，此可證明，不分皂白的亂攻擊別人，是全無用處的，那更談不上想趁此提高自己的聲價了，這也即孟子所說的「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的道理了（見孟子「難婁」篇）。

古語說：「責人以寬，律己以嚴。」「幽夢影」的作者張潮也說：「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這都是勸人為人處世，約束自己的言行必須嚴刻，待人接物必須謙讓溫和。惟有律己以嚴，才不會投機取巧不顧廉耻的去幹那不乾淨的勾當，惟有責人以寬，才不會到處得罪人，人見人畏。為人處世，我們為什麼不做一個出門到處有熱情歡迎的朋友的人，而要做一個人家見了唯恐躲避不及的人呢？願你深思深思！此詩

近佳

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怡保齊物齋

談讀書與從商

×××

昨晚到一位老友S君的家裏去玩，看到他們夫婦毫無半點富者的奢侈色彩，而所過的正是那種淡雅清高的洋溢着學術生活的氣氛，實在使我感動羨慕。這在一般的商人之中，能有幾人如此？記得鄭板橋有一首這樣的「閑居」詩：「懶慢從來應接疏，閉門掃地足閑居。荆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觴索楷書。柿葉微霜千點赤，紗厨斜日半窗虛。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筍紅薑煮鮑魚。」這用以形容S君夫婦的生活情調，可謂並沒有誇張。

S君是大學畢業生，不但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很好，英文也爐火純青，讀書寫作，是他最大的嗜好。祇因父親年邁，而生意的規模又很大，他又是獨子，除了他，根本就無人承此重任。因此，他大學一畢了業，迄今數年以來，一直都在主持生意，沒有在教育界服務。他們的住家，離開市區約二英里，屋宇雖是新建的，但決不宏偉富麗，祇是粉牆綠瓦，並有一個小花園，很是幽雅。而最可愛的是屋後不遠處，有一條河流，清流見底，佳林蒼翠，的是黃昏納涼和杯酒談心的好所在。屋內有四個房間，一間是父親獨

住，一間是他們夫婦住，一間是女傭人伴着他們的兩個四五歲大的孩子住，剩下的一間用做書房，書籍很多。客廳上則掛着數幅裱得很精緻的他們的教授惠贈的書畫。他的夫人是他高中時的同班，亦是大學時的同系，出身名門，性情嫺靜和婉，最愛中國的詩詞。以我所知，有許多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結了婚生了兒女，往往會被家務改變了心境，慢慢的與書本愈離愈遠，如果是家庭環境比較豐裕而又外向性重的女子，難免更要擺起少奶奶的架子，終日無所事事，逐漸惹上那種時下風氣，醉心於打麻將和跑夜總會。但S君的夫人，卻恰恰相反，雖然是有兩個孩子，家裏也富有，不過，她在白天授課之餘，總是就在家裏。在家裏，她除了管教孩子和孩子們逗着玩之外，書房就是她用心最多的地方。晚上丈夫回來了，更雙雙在書房中砥礪切磋。這種至高的樂趣，不學之輩，豈足與言。老實說，像他這樣的學者式的商人，而又有一位這樣同趣的恩愛的賢內助，世間能找幾人，S君真是一位最幸福的人。

中國一向的讀書人，老是視商人為俗不可耐，以致傳統地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士」「商」對峙的觀念。因此，一般受過高深教育（甚至受中等教育的亦有此觀念）的知識份子，大多不屑走進「商」的圈子裏，以為這麼一來，一切的清高超俗，立刻就要等同販賣走夫，隨俗沉浮了。而那派以風雅自持的詩人騷客，更是對「商」避之惟恐不及。

這種「士」「商」不能融合的觀念，在今日的社會中，可說是過了時的思想陳迹，我們實不該再存此態度，今日的社會，已經是晉入了學識競賽的時代，沒有相當的學識，就是想走入商界，在商界佔一席位，又豈是易事，若要在商場執牛耳，更非大學識大才能不可，大學裏之設有商科，便可證明讀書和從商，並沒有背道而馳。

無可否認的，一個人的思想受環境的影響很大，不過，人的思想，亦絕不是完全為環境所支配。如果我們做人有主旨，思想堅定，不管是處身于何種的社會環境裏，他不但能出污泥而不染，反而還可以支配社會環境呢。如我的朋友S君，在白天，他一直忙着商務，但商餘之暇，祇要他思想堅定，真正的抱着讀書寫作的宗旨，誰又能把他動搖？這不是一個從商和讀書都能兼收的現實好例嗎？

我常覺得，以前的那種讀書人，自以為是清高的寧願餓着肚皮，沾沾自喜于詩文窮而後工的生活方式亦不合於現在了，因為我很懷疑，一個人在饑餓不繼中，在妻怨子啼的環境裏，怎能提得起心情來吟詩作文呢？以是，現實的生活問題，我們是不能不顧的。

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份子，雖然不可老是被衣食奪去了原來的興趣，不過起碼的衣食，我們得先為之解決才能談到高尙的興趣的事。孔子以「足食」為第一要政，孟子的「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

己。」這都透澈地說明了生活問題之不可忽視。所以，唯有生活安定了，我們才能有平靜的心情和恒心來從事學術的研究或欣賞。欲求生活之安定，當然必須有職業，但大學畢業之目的，並不是一定要當教師的。做教師固然是好，但在不得已時，就是跑進商場做職員，這又何屈辱之有？在商場上有了經驗，以後自己有資本，也創立起一間來，做個學者式的商人，過着我那朋友S君樣的生活，這難道不夠理想嗎？

你由TW大學畢業歸來，理想中的職業，是獻身教育，任中學教師。祇因教育圈子裏粥少僧多，以致你回來了半年多，不僅找不到中學教職，連小學教職也茫無頭緒，不消說，你的心境是惶惶然的。恰巧今年二月間，某商行有一職出缺，通過你姐夫的關係，你才僥倖地獲得這個月薪二百餘元的工作，就因為你的理想是教書，對這個職位你一點也幹不起勁，因此，你一直都以抑抑不得志者自居。

你雖度過大學的歷程，也跑過不少地方，但不客氣的說，你的這種態度，畢竟還是涉世未深。你知道嗎？像你那樣的自以為是了不起的人物，現在還未達理想職業的正不知有多少，而你能獲得這份職位，已比他們尚在失業中的人幸運得多，這，你應該感到暫時的滿足才對，尤其是對工作馬虎，提不起精神和長吁短歎，更是不應該。若果你的自高怨言與卑視目前的職位的態度萬一給東主知道了，對你產生壞印象，請你另謀高就

的話，那你將怎麼辦呢？難道愁眉苦臉的在失業中過日，會比有一個不算十分理想的職業更好？你老是認爲，一進了商場，想讀書想研究學問，可說完了。這種想法，實在大有商榷之處：（一）有了職業，生活安定，絕對比在失業中讀書和研究學問更有起勁（因我不是餐風飲露者，我絕不相信餓着肚皮研究學問更事半功倍），（二）有了職業，生活和心情不消說是安定了，業餘之暇，你一樣的可以讀書和研究學問，未必是祇有教書才能如此。何況你任目前之職，並不是永遠斷身，一有機會，你不是還可以跑進理想中的教育界嗎？這兩點，你應深思。俗語說得好：「好來好去」，希望你對目前的工作，也好像是理想的工作那樣用心努力去做，將來有機會離開時，才不會給人留下個不良印象，這對你以後的爲人處世很重要，望勿等閑視之，更勿意氣用事！

我有一位老友，新近由TW大學畢業歸來，他也是和你一樣，以教育爲理想職業。歸來後，他數年前在某學校的教職當然是沒有了，而新的又找不到，但他的思想卻比你成熟得多，即在找不到教職之餘，無論是商場工廠，只要是正當的職業，他都樂意就任。上月，我的老友S君店裏的營業部，正要添一位職員，通過我的介紹，他履新了。他對此職不但不以爲是屈就而自欺自艾，且對工作特別熱心，S君覺得非常滿意，曾對我說，如果他能找到教職固然是好，如不，S君還打算不久給他擢升加薪呢。而工作之餘

暇，他一樣的可以讀書和研究學問，並無影響。原來他所抱的態度是：有職比無職好，有了職必須認真的去做，同時在商場中，也可以學到經驗。至於教職，他當然可以一面做一面進行。我以為，這十分值得你作為學習的榜樣。

老弟，一下子就達到理想的境域，並不是一件易事呀！大丈夫能屈能伸，這才是道理呢！祈勿灰心。目前的工作，好好的做吧。此請
進步



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二日怡保

不妨寂寞住天涯

××·

「病中草草度年華，睡起忽忽日易斜，抵死愁禁千斛酒，薄情雨送一城花。鏡湖烟水搖朱舫，錦里香塵走鈿車。此夢即今都打破，不妨寂寞住天涯。」這是陸放翁的一首「病中遣懷」詩（宋人的詩就是這麼細膩可愛，希你多讀，尤其是陸放翁的）。一個人風塵走馬，在宦海浮沉久了，嘗透了世味，體驗到就是富埒王公，到頭來又得到甚麼，何況還要患得患失？豈如潔身引退，在淳樸幽雅的鄉間看那「青山缺處月初上，孤店開時鶯亂啼」（亦是放翁詩句）過那著書吟詩的生活更來得悠然，更是不朽的盛業？於是，我們的詩人覺悟了，知道了寂寞的生活才是最可愛的。你瞧，疏雨池塘，滿灘鷗鷺，真把詩人樂壞了，唉，爲甚麼早不如此呢，乃嘆悔道：「老夫見事真成晚，浪走人間兩鬢霜。」

在仕宦的圈子裏周旋，一切都玩得膩了，到了年紀大了，才深深地體會出淳樸幽雅的鄉間的可愛，這似乎是暮年之人的消極心情。不過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生活早已是安定之餘暇，少在街頭徜徉，少在夜總會陶醉，甚而壓制慾心，不再賣力於奔競鑽營，

譚世取寵，轉將那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書齋裏「寂寞」地專心於學術的研究，我想，這總不致於是一種甚麼消極的行徑吧？老實說，胡鬧與喜歡活動的人，其人生情趣與意義，無論如何，是決不會比外表似乎是寂寞的人高明的。因為尋歡於物表，到底還是猶如小瀛三的出台博人一陣鼓掌而已，一幕演畢，也就完了，有甚麼意義呢？由是以觀，有深遠意義，永遠不朽的，畢竟還是陸放翁的詩和司馬遷的文！我的意思，我想，你是明白的吧？

來信說，你自從這個假期由大都市的檳城，轉職到東海岸的某小鎮任教以來，數月過去了，依然對新環境不大習慣；原因是該鎮四面皆山，人民的生活太簡樸，沒有一點都市的色彩，而範圍又是那麼狹小，沒有調劑生活的消遣去處，精神上很感煩悶寂寞。尤其是晚飯後在街頭散步歸來，就一直困在房裏，真有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感。而晚上過了十一時後，想出來喝杯咖啡，吃點消夜，更是不可能。到了星期日，則最是無聊。這些日子以來，工作和研讀之餘暇，幸好還有兩三位豪爽的同事下棋聊天，不然，真會被寂寞煎熬壞了呢。所以，你打算年尾非另改職位不可。

一個青年人，尤其是像你那樣的一向在大都市中生長的青年人，忽然處身於一個生活起居似乎與大都市脫了節的僻靜小鎮，這的確是不甚舒服的。然而，這種所謂的不舒

服，若以一些不喜歡讀書不知「詩是甚麼？」的普通人來講，可說不可厚非，但若以你這個醉心文史、熱愛詩詞的青年學者來講，那就難免會令人驚奇和惋惜。我卻認為，你有如此不受喧闐雜選的市聲影响的幽靜環境，和免掉許多勞神的交接應酬儀節，應該心情至為安寧，對學術更鞭辟入裏得其高境，以及寫作更文思源源而來和發人之所未曾發的妙論才是，真想不到你竟以此種能導啓人之性靈的好環境，視為是精神寂寞的根源呢。你的寂寞情懷，如果說是和正在打得火熱的戀人分開而產生，或每當風雨晦暝，落花飄砌之際更來得濃重，那當然值得同情（但你並沒有戀人），若祇因無繁華的去處，無大都市的熱鬧情調而如此，那就要教人搖首與嘆了。

須知，中外古今的通才，以及不朽的偉大著作，都是在寂寞的環境裏，在寂寞的心情下結的成果。釋迦牟尼的深山修行，陶淵明的脫離宦途，王陽明的對竹格理，孫貽讓的閉門注書等等，有那一個是在心思散漫中成之？一個面對書本，而老看時鐘趕九點場的電影，或一個提筆對紙，忽然朋友來叫，因為「麻將」差一脚非催他去湊足不可的人，在這樣的心情下，在這種環境中，他的學問能深入，他能寫出好文章，那真是天曉得。

老實說，幽靜的鄉間，是真正研究學問的人最喜愛的地方，這種地方，除了沒有市

聲和人事的纏擾，能使人精神內注，心境坦暢之外，那清新的空氣，和那簡樸的生活，更能使人健康長壽，體量清雅呢。這種好環境，有許多人一直向往都未得，而你得之，實應引為無上慶幸。

我有一位朋友，任某中學教職，是個有天才的畫家。住的地方是在鬧市。樓上有五個房間，他夫婦和半打孩子住一間，母親和妹妹住一間，兩個弟弟住一間，其他兩間租給外人，樓下是他們的生意。他下午一時多放學回來，澡還未洗，就在樓下看店，以便他二弟休息，等到三弟到來，才是他休息的時間。沖了涼，他便上樓改卷子，但這都是在孩子們的叫喊中完成的。有時他畫思來潮，裝起畫架，嵌上畫紙，想作一幅畫，誰知尚未落筆，那幾個孩子便歡天喜地的蜂湧而來，準備看爸爸「畫公仔」，不僅如此，他們還極力替爸爸作義務宣傳，介紹隔壁兩房的幾個孩子也來「欣賞」。說真的，在街頭賣膏藥的先生，敲鑼打鼓，目的是觀衆愈多愈好，但作畫則並非鼓吹生意，更不是當街表演戲法，而完全是跟寫文章一樣，非靈感洋溢，非精神集中靜靜地構思不可，將近一打的孩子呱呱叫的來看「畫公仔」，你想想，這麼一來，靈感不被嚇跑，精神不給擾散才怪呢。有時雖則他還可勉強下筆，不過一幅畫尚未完成之際，那班小觀衆看得手癢了，或是想助爸爸一臂之力吧，遽然也提起筆來替爸爸的畫添花，至此，不消說，甚麼都完了。

爸爸的傑作給摧了，當然不免氣忿，罵打之下，哭聲立刻就震瓦欲墜，這時，爸爸除了「收檔」之外，還有何辦法？我那朋友的天才，以及一些可能會得到畫獎的傑作，就一直這樣的被扼殺掉了。

他爲了不願教他的天才就此永遠埋沒，乃託朋友代尋一幽雅的房间作畫室。四月前，通過了一位同事介紹，他如願地在郊外租到了理想的房間。那所房子是新建不久的，主人是在教育界退休的年老夫婦，主人的兩位兒子都在外埠工作，陪伴着他們的是二十歲左右的女兒，她在本市某英校教書。房間租成的第二天，他便將家裏所有的書籍和畫具搬進去，佈置得真夠藝術。從此，業餘之暇，他便駕了汽車，往他的小乾坤中，過他的讀書作畫的悠然生涯。四月以來，大幅的畫，他已完成了六七張，書也讀了不少，他老說，此中的至樂，實非物質的享受可比。如此下去，不用多久，他相信他理想中的個人畫展，是開得成了。他亦是我們「詩社」的社友，有時晚上散了講，他便邀我們幾位特別談得來的喜歡讀書的朋友，到他的畫室去消遣。數瓶啤酒，一斤花生，幾包香烟，幾碟炒麵，我們就在他租處的小花園中席草而坐，開始我們的「魏晉清談」。月明之夜固然可愛，但半邊空濛，數點星星的半明半暗的晚上，又何嘗不充滿詩意呢！像這種至高的人生韻致，以及我那朋友的傑作能源源而出，這都是拜寂寞環境和寂寞心情所賜的。

這種寂寞中的至樂，這種寂寞中的人生意義，就於酒色財氣的豪華場所的人，難道會獲得嗎？

唯有寂寞的環境和寂寞的心情，詩人才能寫出綺麗深味的詩句，藝術家才能寫出第一流的傑作，學者才能立出精高的理論，文學家才能創出好文章，因此，歌頌寂寞。願你從此愛護此種好環境，並善利用之。

近數月來，我和幾位朋友一直在一位曾經留學日本的朋友處研讀日文，很有興趣，若能如願以償，貫通日文，真是一大樂事，多識一國文字，多好！此告。願請
教安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怡保

境當逆處要從容

××：

今早天還未亮，就開始下雨了，一整日之中，總是滴瀝不停，根本就看不見一絲太陽的影子。晚飯過後，照平時的習慣，是在河隄散步的時間。但傍晚時分，還是細雨霏霏，不得已，我只好打消出去的念头，靜靜地在書齋的躺椅上躺著，學那多愁善感的詩人，欣賞那芭蕉夜雨的韻律。半小時過後，也許是賞心韻事已經滿足，也許是愈聽愈無聊吧，乃毅然爬起身來，燃上一根香烟，在當天由吉隆坡寄來的一批郵購書籍中，抽出牟宗三先生著的「歷史哲學」打開開始閱讀。當我正在全神貫注地閱讀了七八頁之時，忽聞樓梯下邊有人喊我之聲，原來來人是老友L君。

朋友冒雨來訪，本來不算稀奇，但是一位老是見面的老友，冒雨到來，我無論如何總覺得必有些不大平常。L君上得樓來，除下雨衣，進入書房，我一面叫他坐下，一面吩咐妹妹到樓下叫咖啡的當兒，他即從衣袋裏取出一封掛號信交給我，說是你由北婆羅洲寄來的，是給他和我的。展讀來書，知你前二月忽遭意外的大破財，而弄到處境十分困苦，聞悉之餘，我方寸之間，立時掀起無名的躁競，傷心感舊，真是情何以堪呢。

你生長於北婆，父親在該地開有一間相當有規模的雜貨店。初中畢了業，你便接受住在馬來亞K埠的親叔叔的建議，來K埠繼續唸高中，你我和L君就是在這兒開始認識而成爲最要好的同學的。畢業之後，你還在當地教了兩年多的書，後因父親思兒懇切，和缺乏人手照管生意，你不得不離開馬來亞歸去。十多年來，你一直都在商場中抒展才能。五年前，你和當地的一位老華僑的千金結了婚，嫂夫人受過中等教育，秀外慧中，是位溫和能幹的賢內助，至今已子女二人，生活過得非常美滿。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雲」，前兩個月你們的生意忽被債主聯合告官來封；等到盡量籌款把所有的債務清還後，所剩下的也僅是一間空店舖和不多的現款了，一切都變成了要從頭做起。令尊數十年曲蟾修行，才化到龍身，初達規模，而只因一着之差，幾乎落得一敗蕩然，這不稍說是十分可惜的。你父親之所以會欠下這一筆巨款，弄到這樣的沒趣，一路來你全不知悉。後來才知道老人家靜靜地以店舖和產業作抵押，貸集重資加股與人開關錫鑛，而在節節虧蝕之下，還被狡猾的股東陰謀詐騙，把剩下的資金吞噬後才宣佈收盤之故。老實說，父子之間連這樣的大事，平日也不提及商量籌劃，實在是有點那個了。不過你不要怪他，無論如何他老人家的出發點總是好的。處境如此，所以你很擔心將來能否再可以繼續下去，以是寫信要我和L君爲你多多留意，看星馬有甚麼更好的機會。

你的對於將來的憂心，以及早作未雨綢繆之計，的確是值得同情和嘉獎。但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生的過程，誰敢說一直都風平浪靜的呢？若果一旦遇到困厄之時，就愁眉不展地鑽進那憂傷的牛角尖裏過那消極的歲月，這不但於事毫無輔益，更且會越來越壞哩。俗語說「境當逆處要從容」；儒家教人要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鎮定修養；這正可說明鎮定從容，乃是應付變幻不定的人事的一項最重要工夫，因為鎮定從容雖未能把大事化無，但至少要有把大事化小的效力。所以，目前你應該提起最大的精神，心氣寧靜地努力幹下去，如這樣，我相信，不久你一定可以挽回瀕於既倒的。而所託之事，我和L君當然也盡力以赴，勿念！

我有一位朋友，是書報雜誌批發商，批發的範圍甚是廣濶，生意一直都做得很興隆。人就是這麼奇妙的，到了經濟入息比生活所需大為過剩之時，閑散晏樂之心便即油然而生，漸漸地開始學作荒唐了。我那朋友，本來是個刻苦之人，向來營業之事，不問閑劇，都是由他一手處理，真是勤奮到休沐都忘的地步。自從閑散晏樂之心一生，他便把一位親戚叫來為他管理業務，以便有更多的時間與一班酒朋嫖友，做其狂浪作謔，逐色傳杯的享樂勾當，此還不要緊，最壞的是賭癮也隨着而至。到了積習既深，心神旁鶩，以前的那種做生意的熱忱，早就大大地消滅，一切的事都由其親戚發號施令了。誰

知他的親戚卻是一個詭計多端慘戮寡恩之徒，見了如此好入息，已是眼紅久矣，苦得是還無從下手而已。既是全權獨攬，可說時機已至，於是硬起心腸，決定「大開殺戒」了。那親戚用的是緩性的，但卻是無比毒辣的，分裂我那朋友和出版商手腕，偷天換日地慢慢地將那批發權轉移到他兒子的名下。一方面是我那朋友被賭和玩抽去了資源，一方面是其親戚故意拖欠出版商和配貨不夠給零售商，以是不用半年，出版商和零售商都另轉鋒頭，和他的兒子做了生意。結果，不用說，等到我那朋友清醒過來之時，大勢早就去了。

還算他是個很鎮定拿得起放得下之人，自從他慘遭此敗，知道了人心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之後，只是一笑置之，慢慢再起爐竈。首先，他立下了大決心，拋開那班酒色賭友，然後從容地到外邊視察商情，物色生意，等到一切都再三考慮，妥為籌劃之後，他的另一間專門經營買賣舊汽車的公司建立起來了。起初，他的生意並不太好，不過他卻非常有信心，不慌不忙的盡力幹下去。一年之後，他的生意是大有起色了，而現在更是多得應接不暇，財源大進，基礎可謂十分穩固了。有時晚上無事，我常到他的家中去聊談，除了有生意之約或和太太兒女看電影或載着家人作飯後兜風之外，真是沒有一次他不在店裏。他常說，設使當年慘敗之餘，老是垂頭喪氣，慌了手脚影响了精神，他相信

決不容易有今天這樣的成績的。

還有一位你是認識的，即風穎標徹曠達幽默的W兄。他的學問和書法，在我們的那班喜歡常在一齊談論學問的朋友裏，是最欽佩的一位。他是潮州人，是望族人家的書香子弟，少年時即一直受着名師的指導，在學問上打下鞏固的基礎，及長進大學，經史百家，詩詞曲賦，其水準都高於儕儷。只因日軍的炮火逐漸南燒，迫不得已，只好在剛唸完大學二年級的那年輟學，攜眷隨着父親南來星馬。不久，他父親便在星馬發了迹的鄉親們的翼戴協助下，創立了一間木薯粉廠。生意日日興隆，後來還買了許多園地闢為木薯場。而W兄一路來都在廠中做喪理。後因父親續絃，與新母親不能相容，才跑出來教書，我和我的認識，是十多年前他輾轉來到本地執教時開始的。其時教書的薪金還相當可觀，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綽有餘裕。大概在怡保五六年後，他便轉往T埠去了。

因為他自中國逃難來馬之時，所有的證書文憑都沒有帶着，所以一直都以臨時教師註冊。迨至後來必須於限期內繳呈證件，他由於無法遵辦，只好自動離了職，既然與家庭鬧了意見，不好意思再回去，離開了教職後，這不消說暫時是失業了。誰也知道，失業是一件最沒趣的事，不過他在失業的日子裏，不但不喪氣頹唐，還在拜託朋友介紹職位之餘，心安理得的非常從容地讀書寫作呢，他的那批寄給我的將近六七十首的詩詞，就

是在失業的三月餘裏的產品，而在這些作品中，我簡直找不到一首是帶着絲毫憂傷的灰色情調的。三月餘後，他便得到某市某書局之聘，任職於編輯部。履此職後約四月，他的胞弟南來，連他以前以為是遺失了的高中畢業文憑和大學肄業證書也找着帶來了。重又獲准了註冊，他便上午教書，下午至晚間六時這段時間在書局工作，每月領兩處薪俸，多有趣，誰說福無雙至？年前他還和夫人孩子來怡保作舊地重遊，在我家盤桓了一星期呢。

以上所述的，雖不是甚麼如醍醐灌頂使人讀後必能脫掉逆境的大故事，不過那兩人能轉逆境為佳境，至低限度跟那從容不迫臨事不慌張不憂傷的修養，有非常大的關係。老實說，那兩人的前車，實可作為你的借鏡，作為你學習的榜樣。鎮定地從容地慢慢幹下去吧！

俗語說：「運到盛時須儉省，境當逆境要從容。」我再引它一次，因為這的確是值得記取的前人的處世經驗之談，你大可試試，包管會有效驗。

北婆我已嚮往久矣，苦得是沒有充足的時間和充足的旅資，不過地主之誼，你遲早是免不了的，一笑。L君託筆致候。此請放心。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四日怡保

勤能補拙

×××

今日收到一封由香港寄來的我大學時的L同學的信，此信洋洋三千餘言，除了前半部是敘述香江的近貌和各師友的近況之外，其餘寫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是我的知交，廣東人，生長於香港。由於港九大部份的華校是以粵語教授，以及他是土生，與該地很有些淵源，以是大學畢業不久，他便謀得一中學教員的職位。月領港幣三百多元，生活過得很是安裕。在唸大學之始，我即和他締上交情，志趣投契，朝夕會談，成了密友。就因為這樣，我對他知之甚詳。老實說，講到資質，他是屬於中下的，但年終考試或期考的成績，他卻老是比一般資質比他好的同學優異。為甚麼會這麼奇妙？無他，是他比他們勤力得多多就是了。

說到他的求學精神，真使我起敬，而他的家庭，也不怎麼富有，父親祇是一間小規模的經營罐頭食物店的老板而已。他的店（也是住家）是在香港，而我們的學校是在九龍，宿舍也在九龍。那時我們的宿舍裏有一間不大也不小的圖書館，要參考學術上的某些問題，可說尚可應付。白天他上完了課回到店裏，因店裏人手少，他一直就得在店

裏幫忙做生意，非到傍晚七時關店不能休息。關了店，吃了晚飯，他至多是往附近的幽靜街道散一會步，即回到店中，青燈黃卷，在整理筆記和讀書了。祇因我們的宿舍有圖書館和我們幾位真心讀書的同學，以是，他自己在家裏研讀了二時左右，即約九時許，他便踏上腳車，腳車後夾着一包書和筆記簿，搭船過海，然後即由尖沙咀碼頭坐腳車到來界限街找我們，一星期中至少有五晚他必到。他來找我們，並不是約定看電影和逛舞廳，更不是打幾圈衛生麻將「消遣」，而是借我們的筆記簿參閱，把自己所遺漏了的補上，之後，他即在圖書館裏埋頭做他的研究工作，在這些時間裏，若果他有甚麼疑難，一定提出來跟我們討論，務必獲得完全明白而後止。由於他謙虛誠懇，勤力學問，這和我們幾位不遠千里離開家園到來立意求學的南洋學生，正相融合，所以，除非我們也不懂，否則，無不盡量告訴他。一直至十一時多，他才歸去（按我們的宿舍十二時便要關門睡覺，星期六和甚麼大日子例外）。說真的，就是在天氣好的春夏之際的晚上，這樣的往返求學，我想，很多人是辦不到的，何況是在秋冬時的冷風刺骨的時候呢，但他在秋冬的日子裏，也不例外。秋冬之際，躲在有暖氣裝備的房間裏擁衾高臥的富家子弟，見到他的這種不辭困苦努力學問的情況，不知會作何感想？他資質雖低，但勤學如此，這怎能不比那些資質高而不動學的人好？

他出來執教的二年後，研究院成立了，精益求精，他便盡量抽出時間和精神，繼續於晚間到研究院去上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文史，且已於前年畢了業，得到研究院的學位。祇因他既富實學，又工作認真，校方即於今年起，提升他為高中部的華文主任，薪金當然也跟着提高很多。此可見人的資質，高與不高，根本就沒甚麼大關係，最主要的是他勤力的程度如何，拋下勤力的種子，將來結果纍纍，實無待著龜。我的這位同學，就是其中的好例。

還有一位是我的堂弟，住在K埠。我在K埠唸高中時，他正開始唸初中。他不但天資低，而且很健忘，尤其是背書最使他頭痛，一課書非背幾十次不熟。我覺得，他父親祇有他這麼一個寶貝兒子，若果將來淪為老粗，實在可惜，反正我的學校，離開他的住家也不遠，爲了想使他成人，於是每日課餘之暇，我一定抽出時間到他那兒去，做他的義務家庭教師。諸如華文、英文、史地、數學等課程，他不十分明瞭的，我都平心靜氣地慢慢爲他講解，務使其完全明白而後止。暇時，我更不斷地向他灌輸種種做人的道理和將來的生活出路，除此，我還老是對他說，我們宗族之中，不僅人丁短缺，人才更不行，現在在星馬的數家，都看不到有出類拔萃的子弟，希望他能以身作則，激勵起他們作爲學習的榜樣，個個優秀出衆。所以，必須趁父母還過得去，能負擔一切求學費用之

時，勤力用功向學，以免異日做個不三不四的人。也許他是個真有志氣的少年，也許是他很受我的話影响的吧，他真的一直刻苦勤奮的幹下去了。初中一的年終考試，他的成績雖是在十多名之外，不過各科都及格。然而，由初中二起，他的成績卻一年比一年好了，初中三的會考，他還得到四個優等呢。

老實說，人的資質，實在是一件很奇妙的東西，資質低的人，若果渾渾沌沌一直懶下去，其資質不僅不會進步，更且還會變成更加魯鈍的可能；反過來說，若由此勤奮用功，那資質也必能隨着日子的過去而提高。我想，古人所說的「豁然貫通」的境界，大概就是指思力一旦開朗銳敏之謂吧，不過我得特別聲明，不勤力，是決不能自動地得此「豁然貫通」的開朗銳敏境界的。我那堂弟，後來果是如此：由進入高中以迄於畢業，每一年的大考成績，他總不會在七名之外，而高中三會考，我記得他也是四科優等。高中畢業了，他便依着我的提議進入英校八號班，這時，由於數年來的不斷勤力，他的資質早已大進步，以是再過二年，他的劍橋九號班文憑也拿到了，並且是二等。中英既通，他即離開校門，到某衙門任繙譯，現在已累遷為高級職員。他之所以會有今日的這個比較好的職位，簡直都是由勤力中得來，設使當年因資質不好就輟學出來社會謀生，他不能學貫中西且不必說，就是生活，我相信也決不會比今日的舒服的。而聽說，

去年他還攷到巫文高級文憑呢。寫到這裏，想及他一日日的進步，而老大哥的自己，還是依然故我，書生不得志，撫今追昔，能不赧然？十多年前的光景，似乎猶如昨日，但十多年後的他，只因動力發奮，已不同凡响，你瞧，一個人的動力向學與否，與其將來的苦樂，關係是多麼的重大！你由於趕不上功課便要自動退學，如這樣，十多年後的你怎樣，你不難想像了。

你知道嗎？今日的社會，已非三十年前的可比了，大學畢業生在此時，要得一個比較理想的職位已經不易，何況你還是高中二的學生？而你所以要退學，其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你家庭的經濟成問題，而只是趕不上功課，弄到各科都不及格心灰意冷所致吧了。自己的資質比較差，再加上心灰意冷，提不起精神努力向學，這除了愈弄愈糟之外，還有甚麼？老弟，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你也學我上面所說的那兩人那樣，抱着「勤力克服資質差」的決心，努力勤奮幹下去，我包管你的成績一定大進。

輟學謀職，或在自己的店裏做生意（按指你家的雜貨店），未嘗不好，不過，趁此綺年，趁此家裏還不真正需要你幫忙的時期，多讀一點書，多求一些學問，得一張文憑，這無論從何觀點來看，誰都不會持異辭的。有了實際的學問，和有了一張萬一需要時可以呈交的文憑，這只有百益而無一損。

古人說：「勤能補拙」，這句話實在並非虛語。在讀書人之中，老實說，具有天資標令舉一反三的所謂天才的，真是少之又少，而在那許多學者文人和偉大的專門人才之中，我更相信有百份之九十多都是由勤力所得的成果。所以，資質差是不要緊的，只要勤力用功，將來一定可以「豁然貫通」，達到學問成功的境地。同時，我對你更有一個提議，即你不但必須唸完高中，還要繼續完成大學的學程。這並不是大難事，更不是癡人說夢，勤力用功即可如願以償。所接受我言，從此勤力以赴，停學之念，萬萬不可再作！

宋王安石在其一篇「傷仲永」裏，說江西金谿有一個名叫方仲永的天才孩子，五歲便能指物作詩。事聞於邑，很多邑人都去賓客其父（即討好他父親），甚至有以錢幣求其子的作品的，他父親見有利可圖，利令智昏，以是日携其子環謁邑人，以作搖錢之樹並顯耀其天才，不再使他繼續讀書。只因一直虛耗歲月，從此再不在書上學習，所以，仲永到了青年時，天才已逐漸衰退，甚至連詩也不會寫了（見商務國學基本叢書「王臨川集」下冊卷七十一）。言外之意，是慨歎天才不是足恃的，唯有勤力才是成功之正道。

別再自我頹唐，勤力用功吧！此祝

學進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怡保

